

年

卷

期

1

1

第

第

R
810.5
236.2

南風文社

第一卷 第一期



南風

社

1933-1934

日一月一年二十二國民

五子

文學上的主觀論與客觀論

詩騷中所表現之清秋

我們來提倡小劇場運動

論歌謠

藝術之社會底意義

李石岑先生訪問記

但丁與焦陀

哥德評傳

最後的生命

歐游通訊

夏炎德

陳鐘凡

顧仲彝

姚名達

胡秋原

龍旭光

華林

章石承

任竹安

薛覺民

南風文社

本刊於印刷未完時因編輯者離滬未能
親自校閱致排版參錯與原樣出入甚多
而出版時期亦一延至今有負知愛諸先
生盼望之盛意謹此致歉

南風文社白

南風

第一卷
第一期

鄭洪年題

國印



文友社徵求社員!!!

- 1 每人每年納社費洋五元
- 2 贈書券洋五元世界名著社會落伍者一部短篇小說選一冊文藝之友半月刊一年文藝論集女朋友的詩半價券雜誌優待券……等十種
- 3 請開明姓名地址性別年齡連同社費掛號寄下收到即將社員證書券等寄奉
- 4 社員著作可介紹發表或出版
- 5 社址上海武定路紫陽里一七七號

(社章備索)

△三卷一期要目▽

△三卷二期要目▽

△三卷三期要目▽

新時代月刊

曾今可主編

作家像

郭沫若 巴金 魯迅 田漢 華林 芙美子

成功與成名……曾今可
文藝風景……沈從文

插圖

劉海棠作裸女及巴黎意大利等處風景畫數幅

新的開始……曾今可
都會文藝的末路……毛一波
野渡詩集序……章衣萍
上海風景線……巴金
日本女作家印像記……崔萬秋
秋……沈從文
夥伴……漫鐸
石頭皇后……羅西
逃……金丁
詩……陳夢家方瑋德卞之琳等

國內文壇消息……
世界文壇消息……
柳亞子孫佳訊惠留芳等

Ballad……拾名
詩，作品與作家，文壇消息

沈從文
王墳
曾今可
崔萬秋
楊昌溪譯
袁牧文
沈紫曼女士
盧劍波
天喬女士
麗尼

劉海棠展覽會序……吳鐵城
劉海棠展覽會序……曾今可
北遊通信……巴金
病……沈從文
紅一點……崔萬秋
賊……曾今可
公主和她底婢女……天喬女士
在那流泉底下面……麗尼

上海武定路紫陽里新時代書局發行

期脫不向

南風發刊辭

理論

文學上的主觀論與客觀論

夏炎德

藝術之社會底意義俄國——佛理采

胡秋原

詩騷中所表現之清秋

陳中凡

我們來提倡小劇場運動

顧仲彙

論歌謠

姚名達

但丁與焦陀

華

哥德評傳

章石承

詩歌

創

題自畫佛像

張鳳

七月之晨及其他

任風

七月之晨 病 新年之來臨

作

春光

絲絲

介

我們將把握一切及其他

萌東

我們將把握一切 我的詩 給詩人 我的丈夫

小說

介紹

我徘徊於初雪之上 小小的山林
及時採花及其他
及時採花 漁夫寡婦 深秋黃昏
我倆分離時

彭成慧

石承

最後的生命

「好的他田家」

X 校長

宗琳

任竹安

介紹

為人作嫁的人生

(法國——蒲耳陀)

夏炎德

大旱(保加利亞——米納天)

龍旭光

瑪杜發谷(法國——梅利美) 温梓川

雜文

李石岑先生訪問記

——哲學對話

歐游通訊

龍旭光

編輯後記

薛覺民

文壇情報

國際

本年的諾貝爾與霍

桑旬獎金得者

歐洲文壇新鬼錄

法國

美國

英國

德國長篇小說新著

國內

武漢文藝的一瞥

文藝學院籌辦先聲

孤帆書店

新書預告

中國現代文藝家印象記

彭成慧 溫梓川 編

紅豆詞 甲集

章石承編

這裏面包括很多文學家，藝術家，我們祇要從「紅豆不堪看」的寫照，如果我們要瞻仰作家的豐彩，我們祇要從「紅豆不堪看」的寫照，如果我們要瞻仰作家的情形，這部書來，便可以知道紅豆詞的

是必須一讀的，而且文字的講求，辭句的流利的講求，辭句的非常的朋友們，對於愛好文藝內出書的幫助。約一月

家槐小說選

何淑蘭編

凡是曾經讀過文藝月刊，小說月報和新月的人，沒有不知道何家槐先生的小說的，何先生的小說，輕淡雅緻，好像吃口香糖一般，愈嚼愈有滋味的，本書選；他最精美的貓，湖上，竹布衫，漁船，車水，牙痛，黎和白蓮藕粉等八篇，約五萬餘字，有巴金的序，郁達夫的題字，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定價六角)

熱情的青年們，你們的衣袋裏，應該時時的帶着這本嬌小玲瓏的冊子。

揭穿了了的夢
一個戴小帽的女人

徐轉蓬著

沈從文代表作
論詩雜記

劉大風編

孤帆詩選

胡公碩選

沈從文代表作

何家槐選

揭穿了了的夢

章石承著

一個戴小帽的女人

徐轉蓬著

這裏面包括五十首新詞，是作者年來一些淚和夢的回憶，牠有熱烈的溫情，牠有纏綿的綺思，更有如訴如泣的序言

南風

發刊辭

南風，吹，吹，吹，
她將吹動人們的情絲，
轉將振動我們的心弦；
她是彌絲的使者。

南風，吹，吹，吹，
她不像東風那樣地頹靡，
又不像北風那樣地凜冽，
她是輕快清和而又自由。

南風，吹，吹，吹，
她帶來了域外的心音，
還帶來了古代的色香；
她在我們面前輕拂。

南風，吹，吹，吹，
她吹過布爾喬亞的衣，
也吹過普羅勒塔利亞的肩；
她在普天下無私地吹着。

南風，吹，吹，吹，
她將吹個不住。

文學上的主觀論與客觀論

夏炎德

一

文學理論的領域，到今日幾存在着不可解的謎了。文壇上的現象日形複雜，見解愈趨紛歧；往往一個問題的提出，必有無數不同的答案，互相引起劇烈的論戰，甚至在瑣屑處加以繁膩的辯解；以至愈加討論，愈加模糊，愈加探索，愈加迷惘。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各種各樣的理論，不能專從它們局部，或皮相上去觀察，而應當從它們所屬根本的範疇上去識別。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這是誰都承認的話。那末在這一點上，文學似乎應當有一個基本的統一；不過所謂人生的表現這句話，只是一個空漠的大前提，各時代各個人對於表現的看法不同，所得的結論也不相同。這些各不相同的結論，形成了文壇上紛歧複雜的意見。這些複雜的意見固然各有各的立場，而歸納起來，却顯然逃不出兩個範疇：有的人從內在的主觀的發出點，認為文學是個體（作家）的表現，有的人從外界的客觀的出發點，認為文學是環境的（自然與社會）的表現。這二者，雖同樣的為表現，而其間却有雲泥之差；從前者，我們名之為主觀論者，從後者，我們名之為客觀論者。一切不同的理論，最初都從這兩大分野產生，最後也可歸之於這兩大範疇。

這樣，主觀論與客觀論的交涉遂成為文學理論上的中心問題。

一一

主觀論者的根本觀念，就是把文學看作是作家個人心靈的表現，不是個人生活的表現，更不是社會生活的表現；他們拋開環境的影響於不顧，拋開社會的現象於不顧，祇求着理想，美與意志的實現。主觀論者大半有觀念論的傾向：歷來的主觀論者不是觀念論的哲學家，便是相信觀念論的藝術家。

近代德國光輝的思想界巨魁黑格兒（Hegel）在哲學上是一個卓越的觀念論代表者，同時在文學上是一個主觀論的集大成者。他的兩卷「美學」（*Esthétique*），充滿着熱情與精神，在藝術的領域上被稱為立起一個崇高的紀念碑。黑格兒完全以抽象的方法在形而上學上解釋藝術；他說「美是一種理念」。這是他美學上的基本概念，由這個基本概念，他確定了美的定義，說美是「理念的感覺之化象」，算是感覺形態下理念的表現。由這個基本概念，他又認定了藝術的任務，說是「藝術上之需要美是從現實的不完全中引出」，把美假定在理想優於現實的基調上；由這個基本概念，他更認為藝術的目的，便是在「將理念與形態的同一性，示之於眼前，於想像中，因之藝術是現實與形態中的永恆，神聖與超絕之真理的表現」；這樣，他把藝術看作是一種無地方性無時間性的一種不變不動的東西。黑格爾的基本概念是「理念」；但是理念是一個什麼東西？我們除了知道它是形而上學上的一個概念外，不見有別的。

英國唯美派的寵兒王爾德（Oscar Wilde），也是一個主觀論上極有貢獻的人物。他以卓絕的文采，提出一種新奇的學說，聳人聽聞。他最崇拜美，把美當作世間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東西；因此他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藝術除出他自身之外，什麼都不表現；藝術有獨立的生命，祇在藝術本身的路上纔有藝術的開展」。進一步，他又主張藝

術從人生游離，超脫人生，所謂：『現實的事故，都足以爲藝術之累。一切藝術的壞處，都從實感產生，自然就是明白，明白的就不是藝術』。更進一步，他說：『這個世界是由「歌唱者」與「夢想者」所造成的』。所以他以爲巴爾札克(Balzac)以「人曲」(Comedie Humaine)創造了十九世紀的法國，畫家杜爾納(Turner)以他的傑作創造了英國的霧；這就是說，不是藝術模倣人生，倒是人生模倣藝術。王爾德的基本概念是超然的(脫離人生)美；但是這種美，我們在他的以至其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未能發現。

法國的英雄主義者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也是一個有力的主觀論者。他主張以普遍的同情與大勇的信心，鼓勵一切人的前進，把他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他的根本主張，就是要以意志克服命運，所謂：『如裴德芬(Beethoven)那樣，抓住命運的喉頭而推倒它。』『我是與虛無戰鬥的生命。』『我要把握永遠戰鬥的自由意志。』他主張戰鬥，所以理想出一種英雄的典型；『把窗子打開來，放進天空中的自由空氣！集合於英雄的事業的靈感之下』。他的文學的宗旨是要人們養成堅強的意志，超脫於機械的物質主義，使人感到生的趣味。羅曼羅蘭鼓勵人們以堅強的意志去戰勝環境，這種用心確是值得歌頌，但是他單注重個人的意志，却不曾注意到集團的意志，側重於理想；而忽視了事實。這種意志與理想忽略了集團的意識與實際的現象，是了能達到彼岸，我們不能無疑。

主觀論者把內心當作出發點，因此以理想，美，與意志的本身爲單位，不承認文學有什麼條件。他們只是以爲文學是個人的靈感與天才的表現，藝術家需要離開人間，去孤獨地完成他自己的使命，易卜生(Henrik Ibsen)以社會問題劇作者而晚年揚言『孤獨者是世間最強的人』。他們既主張惟有個人的靈感纔是創作的泉源，自然也主張藝術是不需要人間的，叔本華(Schopenhauer)甚至說雖宇宙失其存在的時候，藝術還是存在的。在主觀論者中，最執

拗的人對於環境與社會生活一切都是忽視的；比較圓通一點的人，只是承認作者本身的生理心理對於作品許有些許的關係，大體上，還是承認偉大作家對於人間的影響，而不承認環境對於作家的影響。總之，在主觀論者看來，整個文學的過程，是從內部伸張到外部的，其影響也是從文學以及於社會。

二

客觀論是與主觀論相對立的。客觀論者也承認文學是通過了作家的心與手的產物，不過不承認文學僅僅是作家個人靈感所能夠產生的。他們要考究這種作品的泉源，作家何以會產生這種作品，這種作品是因何種影響而產生的。這就須要從自然條件上，從社會條件上，去作一番科學的研究。故客觀論者多從實際方面去考察，有唯物論的傾向。

從事自然條件的研究者，大都看重地域性與民族氣質對於文學的影響。這種研究，在自然主義的的時期，最為風行：主張氣候決定說的有杜布 (Du Bos)，主張種族成見說的有斐諾 (Jean Finot)，主張河流文化說的有巴克爾 (H. T. Buckle)，而比較最有名的是泰納 (H. Taine)，因為他是集這些見解的大成者。泰納對於文學的解說不限於自然條件，而他的貢獻却祇在自然條件一方面。他根據科學的分析，認為文學作品的構成，在後面有三大因子决定着。

第一是「種族」。由種族的遺傳關係，形成一羣人的生理心理以至語言習慣的差異，而影響到文學上的差異。第二是「環境」。所謂環境，他包含着自然的地域氣候與人為的政治社會諸條件，對於地域與氣候他非常注重，并說明希臘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的不同，是由此二者形成的。

第三是「時機」。時機含有模倣的意思：就是前者藝術品的存在，影響到後者藝術品的類型。

泰納所提出的這三個因子，站在科學的立場上研究，足使形而上學的主觀論失色，在文學理論上是一個極大的貢獻。他以客觀的眼光從自然條件上分析文學的底蘊，我們確是無可非議，不過自然條件的變化歷時很久，影響於文學非常微弱，而且其關係是極間接的，非常淡漠，在近代文學急劇的轉變上，我們要了解文學的礎石，必須找求關係更密切的直接決定的條件。

這個直接決定的條件無疑的是社會的條件——即社會生活。不過單說社會生活這話未免太模糊，所以對於社會生活的機構，也須加以簡單的說明。

社會生活的基礎，依科學的社會學的解释：乃是一種社會的生產方法。社會的生產方法可以支配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經濟生活是社會的下層基礎，決定了種種的制度文物，一切上層建築的東西；思想文學等等都是屬於社會的意識形態，而與下層的經濟生活相諧和的，實際上是為下層基礎所決定的。經濟的生活變動時，一切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學等都將更換一個形式。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同時也被應用到文學上的。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表現，社會生活是以生產方法經濟關係為基礎，所以把文學的淵源窮究根底便是受經濟關係所支配。不過在社會構造上，從最下層的生產關係到最上層的文學作品決不是直接地相作用，只是間接地相作用，中間夾着無數複雜而聯繫的關係；如果貿然說某種文學受某種生產關係決定，這容易變成一種機械的定命論。由生產關係直接產生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環境，這個社會環境包括着經濟關係政治制度，又產生着與之相適應的道德，宗教，思想，風俗，趣味等等，一種精神的霧圍氣，而文學藝術就從這霧圍氣中產生，反映着社會的全景。

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Engels)等在生前呈獻出了整個社會的體系，自己却將在政治經濟以及哲學上研究，對於文學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東西，不會有過明確的說明，因此後人對之有許多曲解的地方。不過這是解釋上的問題，並不是根本的問題。他們所提出的整個的體系既是合理的，那末為社會體系中之一的文學當然也可以從這方面解釋。文學在整個社會機構上的關係，經了許多的探討，普列哈諾夫(Plenarow)曾決定了如下的方式：

- 一，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
 - 二，由這發展階段所決定的社會生產過程上人類的相互關係；
 - 三，表示這些關係的社會形態；
 - 四，適應這社會形態的精神與風氣之一定狀態；
 - 五，由這狀態所產生的趣味，傾向，好尚一致的宗教，哲學，文學，藝術。
- 這個方式把文學的根源已羅列得很清楚。他認為文學的最後須從生產力的階段上得到了解，但是中間所經過複雜的過程，又不能不明瞭。

由上兩種解釋，我們可以知道：客觀論者對於文學的見解，認為文學是由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決定的，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形成了一個環境，作家在這種環境中生活，即使他由自己的思想情感寫出他的作品，而這種作品顯然不能逃出他環境的經驗範圍。所以在主觀論者看來，整個文學的過程是由外部決定了內部的，其影響大部分也是從環境以及於文學。

四

主觀論與客觀論的見解恰恰成爲一個對照；主觀論者完全承認個人的力，而不顧環境之力，而客觀論者承認環境爲主體，而把個人的力從反映環境上去解釋；前者循着演繹的次序，從文學的本身推向到文學的影響，後者循着歸納的次序，從文學的泉源綜結到文學的作品。這是兩者根本的不同點。

主觀論者注重超然的神祕的理想。你如果去問他們爲什麼注重理想，他們一定會回答你理想優於現實；而且還津津樂道着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劇中的英雄比實有的英雄更卓越，密爾登(J. Milton)詩中的天國比人間更美麗。但是如果你更進一步去問他理想是從何而來的，他們顯然不願意回答這問題，也不能回答這問題。

客觀論者承認一切文學的表現，只要他不是出於一時的高興，都有他的泉源可找。他們也承認文學上有理想這回事，而認爲理想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將告訴你屠格涅甫(Turgniev)的「羅亭」(Rodin)是俄國封建時代尼古拉斯(Nicolas)專制政治下的人物，孚祿倍爾(Flaubert)的「波華荔夫人」(Madame de Bovary)是法國大革命後中產階級得勢時的人物。

這樣主觀論者或許要說，那末莎士比亞的英雄密爾登的天國終不見得是何種環境所產生的吧？這樣客觀論者必將回答他們莎士比亞的英雄固然不是當時英雄的寫照，然而他從社會過去的遺產即歷史中得到啓示，密爾登的天國固然不是社會上實有的境界，然而他從中興紀基督教的經典中找到他的源泉；所以文學家所表現的事事物物，看似與時代及實際生活無甚關係，而實際都是從這些形相之中表現出來的。他們的表現力逃不出一個社會經驗的範圍；

就是在表現一種與事實隔離的理想，而間接仍是一種社會生活的表現。浪漫主義的文學大家承認是理想的成分最多，最從事實游離的，就如穆塞（Musset）的詩是最富於幻想與感傷的情緒的，地寫的飄然的戀愛詩使人感到忘我與沈醉，但是他的詩是戀愛失敗後苦悶的象徵，而戀愛的失敗又由於當時固有理倫觀念的打破，女子的貞操淹沒於資本主義方興的社會中，表現出他追求過去的幻影的苦痛；所以他的詩即使是理想的，還得是基於實際，即使是浪漫的，還得基於現實，再如法國寫實主義小說的巨子孚祿倍爾，他生長於中產階級穩定的時候，他本身也是中產階級的一員，而他自己說描寫中產階級的生活，於我是奇異的不快，而且他的小說實際做到了那樣。那末在普通或許要以爲這是寫實小說的一種矛盾；然而不論他讚美那個時代，咒咒那個時代，他還是那個時代的產兒，爲那個時代所限制；讚美中產階級的巴爾扎克是寫實小說家，比孚祿倍爾更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左拉（Zola）也是寫實小說家。所以即使是超時代的著作家，其本身還得是這個時代的。

文學作家不能離開他的環境而生活，他的思想情感也決不能離開他的環境而獨立。我們在世界找不出一個完全孤立的想像與情感，故客觀論者把文學當作是時代社會環境的產物，以及藝術家爲四周人們所閉却的美的情緒的蓄音機，爲我們所首肯。

但是主觀論者爲什麼執着他們超然的理想，美，與意志，而不承認現實的理想，美，與意志呢？這是因爲他們僅僅在文學本身索解文學，不能了解社會的機構，以及文學在社會機構上占着一個怎樣的地位；所以當客觀論者提出文學是社會生活表現與根本爲生產關係所影響的話，必爲他們所忽視，而且他們實際上也不能看清從最下層的生產關係到最上層的文學創作，其間存在着無數曲折與錯綜的關係，他們執此而就機械地去曲解客觀論的體系，也是

必然的事。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不能從文學源泉方面看文學，於是有觀念的主觀論的見解；反之，看清文學的源泉，從社會機構上去理解文學，則有科學的客觀論的立場。

五

客觀論的立場是從事實歸納到理論，文學上一切的現象都可由此解釋而毫無障礙。即從史的方面看來，一個時代的社會形態形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流派；譬如，宗法帝國興旺的時候有古典主義的文學，中產階級勃起的時候有浪漫主義的文學，資本主義穩定的時候有自然主義的文學，大戰後高唱社會改良主義的時候有新浪漫主義的文學，以至今日社會主義思潮亢進的時候有新寫實主義文學的誕生。這些流派不特在內容上各自成爲一個系統，而在形式上也成功了一個特殊的定型。所以在大體上，文學受客觀條件所決定，可無疑義。

這樣，執着主觀論的人或許又要問既然一個社會的背景決定文學的流派，那末爲什麼各個作家的作品又各異其趣呢？於是他們必然會提出特殊的天才與偏愛的趣味等概念。

這些問題，在客觀論者回答起來，也非常容易。客觀論者承認一時代的社會生活在大體上決定了總的流派，在部分上也承認各個作家有各個作家的表現方法；然而各個作家的不同點，並不是玄妙不可測的，而主觀論者所提出的特殊的天才與偏愛的趣味，也可以加以一種科學的解釋。所謂特殊的天才，並不是什麼天定的奇才；申言之，一部分是由於作家體格的關係，如腦力特別發達的，善於思慮，帶有神經質的，適於想像；一部分也由於教育的關係，如在家庭學校要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造成他文學的才能；還有一部分是由於遭遇的關係，一個人生在一個非

常的時代，有一種特殊的遭遇，會使他生出偉大的作品，莎士比亞如果不生在四海昇平的伊利薩白時代，也許他就不能創出那樣光輝那樣宏富的戲曲，雨果（Victor Hugo）如果沒有流放到 Guernsey 島上面，他決不會著出「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海上工人」(Les Travailleurs à la mer)及「笑着的人」(L'homme qui rit)那樣後期的得力的小說，所以天才是一種體質或環境的勢能所造成的，這在行爲主義心理學可有正確的解釋。所謂偏愛趣味，並不是作家生就了的趣味；申言之，不外是他在所處環境中所感到的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 由這個第一印象再吸收相似的資料，加以進一步的修養，遂成爲作家的一種偏愛趣味。要之，主觀論者所認爲最主觀的東西，客觀論者也可解釋得很清楚。故所謂主觀論，乃是那些不能理解客觀的事的人的玄想的結果。

六

在事實上，既沒有用主觀的見解能解釋的事理，但是在理論上有主觀論的存在，又是目前的事實；而且，主觀論在文學理論上過去往往占着極大的優勢。

主觀論與客觀論的分別，非常簡單，便在看清現實與不看清現實一點上，可以決定；不能看清現實的，有理想的玄學的主觀論的傾向，能看清現實的，有實際的科學的客觀論的傾向。因此，我們更可從時代的劃分與階級的劃分上決定主觀論與客觀論。在時代上觀之，當社會穩定的時代，整個的社會機構沒有動搖，從最上層的文學到最下層的經濟基礎，不容易看清其間間接的關係，於是易爲主觀論佔優勢；而到社會動搖的時代，整個的社會機構在最擺動的時候，最上層的文學因經濟基礎的動搖而發生波動，這時容易發見其間轉輾影響的間接關係，於是客觀論必

爲人所注目。在階級上觀之，布爾喬亞的生活因爲比較穩定，經濟對於他的生活不成問題，故易於流入觀念生活，在文學上偏向於主觀論，而普羅勒塔列亞因爲生活不能安定，經濟給與他們一種威脅，故容易看破現實的生活，在文學上相信客觀論。

現在，時代在暴風雨中動搖不定，布爾喬亞在沒落的過程中；客觀論從被閑却的時代底層下伸張出來有壓服主觀論的傾向，這是必然的趨勢。

文藝概論

夏炎德著

內容說明

本書共分八章。第一章緒論：說明藝術與生活之關係，文藝在藝術上的地位，文藝的本質及文藝之義解。第二章文藝的要素：說明情感思想想像及形式在文藝上的重要及其運用的方法。第三章文藝上三種性的表現：說明文藝爲個人性、國民性與時代性的表現，其中解釋，頗多新見。第四章詩歌，第五章小說，第六章戲曲，對於詩歌小說戲曲之源流，因素，種類，規則，特質及其運用，均有解釋。第七章文藝批評：說明批評之重要，任務，及中西文藝批評之概況。第八章文藝思潮：自文藝復興起以至現代文藝之諸流派，均有簡明之敘述。書中說明用語，多引名家，所舉實例，尤增興味。全書八萬言，解說透切，文筆精鍊，爲時下一完美之文藝理論書。書於一年半前脫稿，現已付印，不久出版。

上海四馬路

開明書店刊行

藝術之社會底意義

胡秋原譯

俄國佛理采 (Vladimir Eriiche)

在太古時代，和在文明極低的階段上，藝術表現為生存競爭手段之一；但在文化較高的階段上，在分為階級支配階級和服從階級的社會的，藝術就表現為階級的自己鞏固，階級鬥爭，及階級底支配的手段之一。

一，階級以前的社會之藝術——狩獵社會——農耕社會

我們沒有正確地知道藝術發生于什麼時候，因為人類的太古時代，我們還不大明瞭。

然而關於這遠古的時代，關於人類的少年時代可以下判斷的某種材料，是依然存在的。在南部法蘭西的一個洞窟中曾掘出了在牆壁上描着雄野牛之類的東西，並且在這同一的窟中，發見了優秀地彫刻着大鹿和鹿像的鹿角。顯明地，這是遺留到我們時代的最古藝術底紀念碑。這些分明地是屬於在我們的地球的歷史上之所謂「第四期」的東西；（即新古石器時代——譯者）當時，歐洲人還營着漁獵的生活，住在洞窟之中。于是，在這和我們隔得極遠的時代，在還沒有社會組織和發達的智識生活的時代，那種總得稱為藝術家的人們，是已經出現了。但是，到底什麼東西使他們那麼做呢？

這質問，我們是不能正確地回答的。然而如果注意到野牛或鹿是洞窟人狩獵的主要的對象；洞窟人物質的生存，他們的康健和生活，是依據于狩獵的成功，那就可以同意于這樣主張的一些學者了：他們主張，這些畫家之創作是有用的，就是作一種手段，使狩獵的獲物服從自己，使這些為洞窟的居民食料的動物屈服于自己的勢力，同時作為一種手段，在狩獵的必要與習慣之精神中來教育年輕的人們，也是可能的。

藝術——在這裏是繪畫——因此，是并非只從對於洞窟牆壁或鹿角裝飾的努力而起的，乃是從更為散文的要求，從某種的自覺——藉那具有（在這裏是自己減輕生存之競爭的）魔術咒術之類的意義的，動物之再現的方法——而起的東西。是從有史以前的人類完成生存競爭的武器的同一的要求而起的東西。

在我們，要達到關於有史以前時代我們的祖先之活動和生活的足以信賴的某種結論，是非常困難。在這方面能夠提示，我們若干本質的貢獻者，是對於現在原始民族，對於所謂未開化人，對於阿非利加的 Bushmen，澳大利亞人，愛斯吉摩人等等的觀察。

在這些未開化人之處，有在胎生狀態的各種的藝術——舞蹈和音樂，繪畫和詩歌，以及最後，可以稱作化粧術的那身體裝飾（文身）的藝術。

一切這些種類的未開化人的藝術起源，對於我們是很明白的。在一切這些東西之根底中的，當然是那為了在自己及他人之中喚起一定的感覺起見，使他們服飾身體，以一定的形式再現一定的動作，以一定的形式結合言語和音樂的那種「美的」特殊感情。但是，這美的感情，是生產的東西。那是生存競爭的過程中，作為減輕為生活鬭爭的階段而發生的。

如果未開化人或將自己的身體刺花，即以一定的加彩色的線和圓塗體，或以羽氏裝飾自己，那麼，這是他或者爲了使未開化的女人中意，或者爲了威嚇敵人而做的。在第一種情形下，「藝術」也是服務于種族的生存之目的。

舞蹈，也是服務于這種族的生存和繁殖的同一目的，——在原始民族那裏，這舞蹈，無疑地是「藝術的」感情的最明瞭的完全的表現。在原始的舞蹈之上，可以非常便當地究明它的社會的意義——關於一般藝術之社會的意義之間接的證據。

這樣，在澳大利亞，有名叫「科羅波羅」(Koro boro)的舞蹈非常流行，這是決定地因各種事情在各種狀態之下舉行的，——在狩獵前後，軍隊出發前後，或終結的時候，和平締結的時候等，都舉行的。男人舞着，女人們演管絃樂的脚色。這一個狀態，已足雄辯地證明了。一個人愈巧妙地不倦地舞蹈，則這個人就分明地越是更好的狩獵者和戰士，并且同時，他越是強有力而且巧妙的狩獵者及戰士的新的後輩之好的父親。換言之，舞蹈和化粧同樣，是間接地服務于種族的繼續和改良之目的，即在生活中極日常不可缺的，而又極物質的目的。這同一的舞蹈，通常也在行軍的前夜舉行。在這時候，這舞蹈是具有使被遣赴于戰爭的人們鬥爭心昂揚起來的任務。部隊越在戰鬥的精神中，則對於勝利和獲物的機會，就越多。最後，這舞蹈也在講和時舉行。這時候，已經不是一個種族，而是兩種族舞蹈了。……舞蹈使他們——剛纔還是敵人的人們——在共同的情趣之中結合起來，使他們相接近，將在他們之間再生起來的關聯穩固的。

在許多未開化種族那裏，也有詩歌存在。——這當然是非常原始的東西，常常是由同一的言辭的反覆，或拉長而發音的感歎聲而成立的——在這時候，這些「歌」通常是同樣地以極度密接的形式和狩獵或和戰爭聯結着的。

如果在這種狀態上——雖然是少——來眺望原始種族的藝術，未開化人的藝術，那麼，我們就看見：那是以一定的形態（身體動作之一定的再現，言語和音響的一定的選擇，一定的種族之裝飾方法）喚起一定的感情或情趣，使許多人們統一在一個感情或情趣中的。於是這時候，這些感情或這些情趣，對於最適於生活的標本之形態上的種族之保證的生存及其繁殖，是必要的東西。

換言之，藝術是從社會集團的要求而產生的東西，是履行對於社會極不可缺少的機能的東西。即使是在像未開化那裏存在着的原始的姿態上，如果沒有藝術，那麼未開化人們，處理生存競爭的複雜事務，就將更其困難吧。

如果我們現在再走上人類之發達的階段，如果我們從那狩獵和戰爭的原始種族的部落，移到那已經多少有熟練的肉體勞動存在，有履行這社會上不可缺少的勞動的人們的一定的範疇——運負重物，將麥粒碾為麵粉，以獨木舟渡海，紡織絲布等等勞動者或女勞動者們階級——的那社會領域中，那麼，我們就看見：就是在這個早有充分高度文明的地方，藝術也是從勞動過程之中——作為組織和減輕這社會上不可缺少的勞動的一種手段而產生的。

從尚沒有脫出未開化的生存的人們起，至早已踏上文明之路的人們止，在所有的民族那裏——在古代埃及或印度，中國或日本，芬蘭族或日耳曼族那裏，希臘人或斯拉夫人那裏等等，都有許多的勞動歌，即伴着種種的種族之肉體勞動的歌。這時候，最古的原始的歌，是單從同一的音響或音響的（無意義的）言語而成立的，稍為後期的歌，就已經顯示真正的歌的實例。從勞動的嘴裏所叫出的音響而發生的這些勞動歌，分明地追求着一個目的。什麼目的呢？就是——減輕勞動；為使勞動儘可能地成為生產的起見而將勞動着的人之動作秩序化。有時這些勞動歌，由二部分成立——其一是勞動的監視者，勞動的組織者唱着，他方面是勞動着的人——或者在這情形下更正確的說，

勞動着的人羣，勞動的伙伴唱着。在這時候，勞動歌不但用以減輕勞動而已，並且是以爲那集團的組織之手段的。……俄國「Durinushka」是真正地這樣起源的東西，是具有這種意義的東西。從這勞動歌，後來就發生詩歌了。詩的本質，無非在高低，強弱，長短的綴音的規律的交替之中。於是。這所歌之根本的本質，詩作的這樣技術的本質。無非是律動地（Rhythmically），即在規則的交替上）再現着勞動時手或全身所做的動作的那勞動的後身。換言之，有韻律的詩歌，是由勞動之律動而生出來的。

社會上不可缺少的勞動——在這裏，有詩歌之搖籃。詩歌，在本源上，不外是減輕和組織會支持了社會集團又繼續將牠支持下去的那勞動的一種手段。

勞動歌，的確是歌；即是言語和節奏結合起來的。這時候，——節奏不外是最初的聲音，以後模做着那或籍音樂樂器之助，由勞動着的人胸中迸出的，或者由某種勞動者的樂器而奏出的音樂的東西。這樣，音樂就昇到爲其源泉之一的勞動那裏去了。

和勞動歌（言語，音樂）同時，產生勞動的舞蹈。勞動者跟着勞動歌之音樂，在他們舞蹈之形式上再現他們在勞動時所做的動作；在這時候，勞動的舞蹈足以用作將來的勞動之預習，用作勞動之訓練，使勞動者準備着去最好地完成他們底勞動的。

大家都知道，俄國的農耕歌「我們就這麼下種，下種了」等，是可以指出作爲一個例子的。

勞動歌或勞動舞蹈，從半未開化人起至已踏入文明之域了的人爲止，都決定地在所有的民族那裏，在地球上的所有部分的民族那裏流行着，如果注意這事實，那麼我們就能夠從這裏做出這樣的結論：藝術——詩歌，音樂，舞

階——完全不是作一種獨立的東西而存在的，它乃是勞動生活的一部分，勞動之產物，同時是勞動之——一切文明化了的社會之根基——組織化的手段。

藝術，決不是「無用的東西」，乃是履行着當時最有實生活的使命的社會底機能的東西。（註一）

原註一——關於藝術和宗教的關聯，又關於宗教的藝術，在這裏我們暫未說到。

二、封建武士社會之文藝——埃及，中世紀歐洲，十八世紀日本

如果我們還向上走幾段，跨進那在階級的原則上組織化的社會之中，那麼，我們就看見：在這裏，藝術首先成爲那想以一定的形式鞏固自己的階級支配的統治階級所用的手段之一。在這意義上，藝術和法律，哲學，科學同樣，是所謂「意識形態」或「上層構造」「意識形態底上層構造」之一；爲意識形態的藝術和別的意識形態的上層構造之間的差異，只在這一點：即藝術是在人類底心理的其他方面，並且同樣由其他方法而起作用；哲學和科學是藉抽象的思致和論理的證明之方法訴諸人們底理智，反之，藝術是藉所謂藝術形象之助而在人們底感情和想像中發生作用。但是一切意識形態一面以各種各樣的方法在人類心理的各種方面作用，同時都追求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說——如何（或在抽象的——科學的或哲學的思想的形態上，或在藝術形象的形態上）來確保着支配階級之支配地位，將它似乎「道德」的，足以爲其支配之根據的社會關係——即那從這社會關係引出的人類相互間的道德的關係，以及在這社會關係的土壤上發生，同時使他們更堅固地生存着的道德的性質，加以理想化。

藝術在階級社會上所履行者，實在就是這一個任務，——這是不難確證的。一切時代一切民族底藝術底一切歷

史，都高聲地證明着。……

在權力到處屬於封建階級，地主軍人階級的時候，在到處都保持着社會的封建的組織的時候，藝術是在理想化的形象上，確保那封建世界，封建的諸關係，封建的氣質之壯大與規律，等觀念的。……

這樣，在此際，任憑我們取怎樣的時代怎樣的民族為例，也是決定地完全同樣的。

如果我們移到幾十年前的，那權力在以王和 Pharaoh（古代埃及的王及王族之稱——譯者）為頭的地主軍人們手中的古代埃及，那麼，我們就看見：在這裏，藝術最要緊的是服務於這一階級的。爲了 Pharaoh，爲了貴人，領事幾千奴隸的建築師就建築了巨大的石造的墳墓與金字塔；爲了王爺們底光榮，有時爲了地主們底光榮，彫刻師建立了他們底巨大的彫像。Pharaoh 或其從僕——文臣武將的勳功——這種東西，是埃及的草紙書，埃及文學之古代的紀念碑的作品之內容。事實上，在埃及歷史底較後期，我們同樣地可以看出勤勞者們——釀造麥酒者或搬運者等等的彫刻表現。然而勞動，在這裏既非表現爲苦役，也非表現爲功績。通常，在埃及底墳墓底浮彫上，勞動表現着的時候，這正是從封建地主的觀點看的，——幾十幾百的奴隸，並無不平地在田圃或船上作痛苦的勞動，而在他們之中或在他們之上，加上了地主，主人，那經濟生活的組織者的姿態。這樣，藝術是藉文學和彫塑之上的生活之一定表現方法，在「軍人底功績是偉大的，王與軍人如神」這種意識之中，在「奴隸底勞動是當然的」等等這種意識之中，育成了支配者和被征服階級的。

如果我們從古代埃及移到中世紀的西歐，這樣地越過一千年移到不同的顏色與不同的種族，完全不同的文化的民族，那麼，不管在這時代及種族的出生和氣質上的這些差別怎樣，我們在這裏也看見：藝術也成爲支配階級與其

氣質之理想底觀念化的同一的手段——即一方面成爲在理智之中將封建的秩序更堅固地確立着的手段，他方面成爲在指導的上層階級之道德和情趣的精神之中育成支配階級及征服階級的手段。

封建時代底中世紀文學，是專表現那到了最非凡的最空想的地步的——並且在無事的閑時就有戀愛事件的——建立了武功的軍人——騎士的；好像在這地上除了這些「高貴的」騎士以外就什麼也沒有的，似乎值得人們注意的唯一的的事件，就是戰爭與戀愛。可以取任何的騎士小說來看一看，——它不外是封建階級底氣質之空想的輪廓上的理想化了的表現，它使騎士階級中的讀者和聽者喚起對於封建的氣質之根本的基礎的尊敬心，使別的諸階級聽者們——如果有這種聽者——對於封建階級底偉大和優越，不覺肅然起敬。這樣，封建藝術是專表現身穿鉄的甲冑的帝王或戰士們的；這些人當時在經濟生活的領域上是主人，是土地底新的部分底戰勝者，是防禦敵人保護住民的人，——一言以蔽之，是社會生活底組織者。既是如此，將他們描寫成這種東西，彷彿像完全是非人間所有的偉大，圍在不滅的力底光明之中的人物。……

騎士對於自己領主的忠順，是詩歌中所理想化了的主要的封建美德之一——例如古法蘭西關於羅蘭(Roland)之傳說……最足以表現詩歌對於封建階級所有的直接的生活意義。……

日本的「侍」(Samurai)——舊日一種騎士——譯者——無論與埃及封建貴族及法國騎士如何不同，但我們在日本，在歐洲封建制度已經滅亡的十八世紀，看見同一之封建氣質，同一之封建藝術。

騎士("Samurai")之對於自己的「大名」("Daimio")——領主——之無條件的忠順——這是十八世紀日本文學之通常的題旨。例如有名的「四十七侍」之小說。……十八世紀日本文學之另一紀念物的戲曲「寺小屋」，更足以表現

騎士對於自己領主的忠順性之更顯著的功勳。……總之，封建時代之日本文學，是用作封建階級道德之理想的手段，這文學，以這種道路，也移到社會其他諸階級「人民」了。

三、資本主義社會之文藝——初期與工業技術社會

我們從封建埃及社會，從西歐或日本的社會，移到資產階級社會時候，則藝術在這裏——雖然那內容是完全不同形式或技巧也同樣地完全不同，但關於這些我們在這裏暫不說，然而就其社會本質看來，是作同一的東西而存留的，作為足以為協力體現自己階級的「自我」的手段，作足以將自己和別的各階級區別出來的手段的同一階級意識形態而存留着。

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是完全沒有封建制度之殘存物了。有的是商人和航海業者的社會，這些人們底城塞是阿姆斯特丹的股分交易所，是安心地飽滿着愉快地過日子的社會。於是小市民社會，就依自己底相貌，創成了和封建制度沒有什麼共通點的藝術了。

在這裏沒有王，沒有騎士，也沒有戰爭事件和「忠義」的動功。——代替這一切，在我們的面前有家庭的安樂。場面，家庭之演奏會，舉行婚禮的酒店，輕佻的惡戲者，清潔無塵的愛之家，村底慶祝日，遊蕩男子們的毆鬥。

十七世最著名的荷蘭畫家——Jordens, Ostade, Teniers, Jan Steen, Terboreh 等等之畫的內容，就是這種東西。在這些畫之中——有當時的荷蘭小市民階級之全精神的相貌；小市民階級底生活，在這裏是表現成爲所有一切世界中最好的東西，唯一值得注意和有興味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用心從十七世紀的商業商人的荷蘭，移到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的西歐，由資本主義所改造，工業資產階級成爲支配階級的歐洲，那麼我們就看見：荷蘭底家庭生活底小市民的繪畫，在這裏是換爲完全另一典型的生活繪畫，爲那以新的支配階級之工業技術的活動之讚美高歌的繪畫所代替了。畫家們是着手以色彩和光線，來再現那曾以爲毫無「藝術的」興味的題材——越河而架着巨大鉄橋，包在工場底煙囪。煙裏以電氣之光聯貫着的巨人似的工場，由幾百小小的好容易纔看得見的勞動者們所使用着的珍奇的機械了。甚至特別的博覽會也舉行了，——例如將許多這種繪畫或圖面，圖表，採作爲產業及技術底進取性和力與偉大之讚歌，作爲代替封建時代帝王和戰士之指導者的位置的工業資產階級光榮底讚歌高唱而收集起來。在德意志，就有這種博覽會。

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即在過去讚美騎士和武士的文學中，也曾努力鞏固自己爲支配階級——這是我們可以看出來的。法蘭西大革命的前夜，法蘭西革命會以笛德羅（Diderot）爲代表，他曾大聲地宣說道，——王與戰士是已經夠多了。將「本來面目的生活」給我們看看吧，將「第三階級」的人類——將商人和資本家，給我們看看吧——云云。

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這資本家就成爲生活的主人了。左拉（Zola）在小說「金」中，在那使巨大資本迴轉着的資本的股份王阿里斯迭特·沙加爾之容姿上創造那古典的姿態。這是真的膨脹了的企業的創造者，夢想將自己及他人底黃金投到阿非利加底荒漠的曠野，以爲「如果要以魔術的咒令，到一切死沈沈的地方創造着都市和港灣和運河，那麼，這個死的曠野將活躍而奔流吧！」。在代替中世紀的王或軍人們而執着人類的船之舵的這階級看來，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了。在神話似的富和技術中全副武裝的這階級，要在大洋之川建設電力的鐵路。牠要將亞美利加和歐羅巴聯絡起來，在數小時之中——如在凱拉曼（Kellermann）底小說「隧道」之中所描寫着的一樣——，幾普特的商

品和幾十萬的乘客即可從這大陸移到那大陸。在資本之力和偉大之前跪拜吧，——不管數千的勞動者掘着隧道成爲白骨而橫臥着，不管幾十萬人在飢餓和疲倦裏苦惱着，海底路成萬骨枯——然而，這算什麼呵，這算什麼不幸呢！代替軍人封建社會，資產階級輪到自己的交椅，創造自己藝術，作爲表明自己底社會精神之本質的特別手段，作爲確立自己底階級意識的特別手段了。並且藉這「自己的」藝術之媒介，使別的各階級服從於自己的勢力，於是確保着自己之階級的支配。

四、勞動階級之藝術

然而作爲歷史的交代，在十九世紀，那完全不同的組織的階級，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出現了的時候，雖說這階級底地位是怎樣地苦悶，這階級是怎樣地將精力完全使用在別的各种他們更爲本質的工作——勞動底組織和政治的鬥爭中，但這階級依然以許多畫家和詩人爲先鋒，努力要在藝術上鞏固自己，並且藝術是從那方面將這階級所特有的，而對於這階級不可缺的心情和努力鞏固於他們的藝術之中——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無產階級的藝術家們，自己在藝術上，在理想化英雄化的勞動底姿態上來表示其社會精神的本質。例如，就有那只將無產階級，只將煤坑和工場及田野和港灣的無產階級，只將物質的價值底創造者，只將人類底養育者，加以創造的繆涅 (Constantin Meunier)，他使一切這些的姿態結合在一個雄大的企圖之中——雖然可惜這企圖是並沒有充分，沒有完成的東西——「勞動」的雄大的紀念碑之中；在其中，表現從少到老的勞動的人類年齡的彫刻，是讚美在田圃，在炭坑之中，在港灣，在工場勞動的浮彫。事實上，繆涅的形象，是將勞動階級當作只是埋頭於自己的勞動之人，既未指示出這勞動在資產階級社會奴隸化了的事實，也沒有再現鬥爭的一切要素。但是這勞動階級，是充滿

這種心情的，即是那將在共產主義底體制之中連帶其階級意識的心情——英雄主義和偉大的心情，勞動是給與生命和創造生命的這意識的。對於這英雄底勞動世界神往，英吉利的社會主義畫家克蘭（Walter Crane）作對於古代的封建的模倣，同時，將國際性的調子，帶到例如在讚美五一節的畫紙上了。

在將各國的勞動者結合於一個沒有境界的家族裏的，這理想化了的勞動的姿態的世界上，那形成這階級的特徵的若干的情趣是還不充分的。這從一方面說來，是自己的集團的聯關性的意識，是個性只有作為集團的一部分纔強有力的這意識；並且在機械同結合於一個鋼鐵的組織，藉不能分離的同志的堅固的感情所膠結着的這階級看來，是無任何不可能的事，無任何不可打破的東西，他將把一切的社會秩序上下轉換，於是，將清掃一切舊的生活，一切舊的寺院，一切過去的惡和不幸，那時候，在王和軍人，商人和銀行家的世界上，將有作為掃蕩的旋風的「破局和奇蹟」的創造者青年斗篷眼的部隊在驅馳吧。無產階級所有的這些心情，有我們的詩人卡斯階夫（Kaslova）在其「警笛」等敘事詩上，放在藝術的形象中了；在這敘事詩裏，「奇蹟和破局」的使節是在居民之恐怖中，努力要將一個封適合的可取的位置，付與在宇宙中的我們的遊星。

這樣，各個階級，一面將那由經濟生活上的自己的地位所決定的心理底本質，印在藝術的形象之中，同時借藝術之助，在那對自己保障生存，勝利和權力的心情，或理想精神中，養育着自己的人員，並且間接地使社會上的其他集團服從自己之精神底社會底努力。（註一）

（譯註）此篇譯自佛理采（V. Friche）之論文集「藝術學之諸問題」。下面一段是論藝術作風與社會生活的，已另譯載「學藝雜誌」。

介紹 胡秋原教授譯著

唯物史觀藝術論——樸列汗諾夫之研究

神州國光社版

歐洲文藝思潮史（上中下三卷）

神州國光社版

藝術社會學——佛理采著

神州國光社版

歐洲文學史概論——佛理采著（與方天白先生合譯）

神州國光社版

馬克思主義之光下所見的文學

讀賣書店版

第二卷 藝術之起源與發達（與徐翔穆先生合譯）

亞細亞生產方法與專制主義

神州國光社版

蘇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陳碧生先生合著）

神州國光社版

燈下集

神州國光社版

詩騷中所表現之清秋

陳 澧 玄

「風」騷爲古代文學上兩大寶庫，然「國風」多寫實之作，無多詩意的描寫。如「豳詩」云：「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八月其穫，十月隕穽，」及「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新樗，食我農夫」。都直陳其事，不加渲染。「衛風」「氓」之什「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兩句。亦無多興趣，惟「秦風兼葭」云：「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純從想像上取境。令讀者倘見秋水長天中，霜露橫空，葭葦披拂，不可謂非秋日佳什。

騷人善感，尤多比興，「九歌」雖屬神曲，其「湘夫人中」「淅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兩句，能將湘水秋色，表現無餘，晉人謝莊作「月賦」引用此兩句云：「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遂成一篇之警策。宋玉「九辨」，獨悲凜秋，其寫氣候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憐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沅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懣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以「天高氣清」四字表現秋日長空之明淨，「收潦水清」四字表現江潭秋水之澄澈，確見詩人體物之精審，非粗率浮淺者所能領會。下寫蟲鳥云：「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噉噉而南遊兮，鷓鴣啾啾而悲鳴；獨申且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鋪敘雖詳，確歸平淡，

僅「申旦不寐」，接下「淹留無成」，見秋士之感喟耳。

漢武帝劉徹「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魏文帝曹丕「豔歌行」云：「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俱不能出「九辨」範圍。晉潘岳「秋興賦」云：「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雉，游氛朝興，槁葉夕殞。……蟬噫噫而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侵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朧朧以含光兮，露淒淒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闈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直將宋玉「悲秋」引申敷衍，不見新意。

「古詩十九首」今世認爲漢民間作品，其「明月皎夜光」云：「明月皎夜光，促絃鳴東壁，玉衡指孟冬（應云孟秋，余別有考。）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又「東城高且長」云：「迢迢風動地起，秋草萎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飭局促！」雖極樸素，極平凡，而感慨遙深，音長節短。晉陸機擬作，去此何啻千里。

王讚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兩句，頗覺淒厲，惜下文不能充暢言之。張協「雜詩」云：「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騰雲似涌烟，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造句雖日工巧，亦無新意足云。至陶潛「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乃獨提出黃花，爲秋色代表，其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更於采菊之時，別有會心，高人深致，非目光拘滯於物色者所能比擬。

客冬滬變，暨南新邨淪爲戰區，敝齋儲藏，盡付劫灰！茲就記憶所及，聊供一得，他日有暇，再爲南風社諸英續言之。二十一年十二月書於真茹之延秋室

我們來提倡小劇場運動

顧仲彝

中國的新劇運動隨着政局的混亂經濟的恐慌而日趨於枯竭敗廢的境地，這真是藝術運動莫大的悲哀！我們的大戲院依然演着祖宗傳下來的舊戲，或是改頭換面的「改良」京戲；而愛美劇團，仍然如螢火似的時明時滅，發不出什麼大光來。我們的戲劇運動就讓他這樣的消沉下去麼？不能，不能，我們一定要想法找一條出路！

大戲院因開銷浩大，一切辦法不能不從營業上着想，以迎合社會一般人的趣味。愛美劇團的團員都是有正當職業的，大半以演戲為公餘的消遣事情；所以演出的成績，全憑團員一時興致的濃厚，和贊助人的踴躍。因為是非職業的，領袖人物因職業經濟等等問題，往往不能始終貫徹，照着計劃行事，甚至於往往因一二人的關係把全團體瓦解。因此要希望愛美劇團來維持新劇運動的命運和使命，真像把國家的大事交給小學生一樣的難乎其難。

還有一層，現在中國寫劇本的人真是少極了，一則固然是因為戲劇天才的缺乏，但最大原因是因為劇本市場的呆滯。老戲院子不用新劇本，文明戲不需要什麼劇本；買劇本來當消遣唸，天下沒有這種傻子。單靠愛美劇團和學校劇團去推銷，那一年演不上兩三次，一年銷不掉兩三百本。因此書店的老闆誰肯做這種包虧本的生意，而新進的作家誰願意寫勞而無獲的作品？戲劇的前途怎麼能有進展？

我們來提倡小劇場運動

小劇場是小規模職業的與非職業的混合的組織，有愛美劇團的興趣，嚴密的組織，持久的計劃，不變的目的，領導時代的精神；不趨俗尚，不計商利，大家以志同道合為號召，共同嘗甘茹苦的謀新中國戲劇的發展。

要進行戲劇運動，我們先來提倡小劇場運動！

陳鐘凡先生之一二大著作

中國文學批評史

全書十餘萬言，首論文學之義界，批評，次分周秦，兩漢，魏晉，宋齊梁陳，北朝，隨唐，兩宋，元明，清代，九章，於經，史，子，詩，賦，詞，曲，駢散文各體作家，均詳為批評，此書乃陳先生多年心得之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唯一名著，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韻文通論

全書二十萬餘言，分論詩經，楚辭與詩騷之比較，論唐五代及兩宋词，論金元以來元金北曲，共九章，於古今韻文之淵源，背景派別，變遷，體製，作法，靡不詳採博引，參以己見，示學者以金針，為研究中國韻文之寶筏，中華書局出版

論歌謠

姚名達

——浙江歌謠第一集序

我對於歌謠沒有用心考察過，但覺得有幾種意見要發表：

第一，我想：文字未發生以前，歌謠早已發生了。人類最初沒有用文字表現情意的本領，却已有用歌聲代替內心的技能。不過歌謠雖比文字發生更早，但文字發生以後，歌謠仍舊自成一系，口耳相傳，一時不會寫成文字。這是因為上古書契文字刻在甲骨上很不容易，文字只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東西。字數較多的歌謠是在竹簡發明以後才寫成文字的，推其時代，大約在西周中年。

第二，我想：「詩經」就是最初的歌謠集。並不是聖人編輯的經書。那些成文的詩的原形只是有聲的歌，有由平民衝口而出的，亦有由學者雕琢而成的；有合乎音樂的，亦有不合音樂的。牠——詩經——只是許多歌集中偶然保存的一種，並不是孔子苦心孤詣編成的。二千年來不知枉費了多少腐儒的心思，可憐他們始終不曾尋出半點道理。

第三，我想：衝口而出的歌纔含蓄着真實的情感，寫成文字的詩却不免帶虛偽性了。古今的詩集，滔滔皆是，但真能表現作者的真情的恐不多有，惟有最古的歌集——詩經——和最近的歌集——如「吳歌」，「浙歌」——始可窺

見赤裸裸的內心。

第四，我想：歌謠是勞苦和煩悶的民衆，尤其是被壓迫被束縛的婦女的呼聲，不比詩詞是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無病而呻吟。過去的文學史家只知道研究詩詞的豔麗，却忽略了歌謠的真摯。

第五，根據上述各理由，我想：從歌謠可以窺見真實的民情風俗，比研究現實生活還要格外容易明顯。寫文學史者，與其研究高文典冊，不如搜尋方志俗書。研究社會問題者，與其調查呆板的風俗，不如搜集流動的歌謠。

洪亮先生輯寫浦江歌謠，並將擴之爲「浙江歌集」，我不禁爲之一喜。古來的民歌，因無人輯寫而湮沒的，真不知幾萬千。若一向有人注意保存，從事民情的研究，我民族也許不致像現在一樣的虛偽，浮夸，敷衍，怯弱。如今好了，「吳歌」有集，「浙歌」有集，將來各省齊全，民情大顯，政治社會爲之一變亦未可知。近時內政部下令搜集民歌，可謂難得，則各地學者聞風興起，想在意中。那麼，洪先生的一番苦心不致辜負了。

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姚名達。

昨晚隨便寫了上面幾句話，今天纔看到本書的各篇序文，又覺得那些平庸的意見沒有發表的必要了。但是，究竟寫已寫了，受了洪君的囑託又難於失信，只好擺在後面吧。

十四日達。

但丁與焦陀

華林

佛羅杭司城，爲意大利之雅典，是文藝復興之母地，在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土耳其攻破君士坦丁，希臘學者，遂到意大利，其時谷司穆(Cosme de medicis)創設『伯拉圖學院』，佛羅杭司鄉野中，尚有當年遺迹在焉，馬謝勒(Marsile Ficin)講學其中，於是伯拉圖之愛情，與基督之思潮，遂產生復興之嬰兒，最先則爲但丁與焦陀在中世紀黑暗之冤獄中，已領導此文明，指示光明之前途！在一千二百年，佛市爲教黨掌握之下，後爲王黨所戰勝，互相爭奪，人民復起而自治，亦不能久持，未到一千三百年，佛市復屬教黨勢力所支配，其時但丁年幼，日見教黨王黨相殘殺，思改造一種新理想之國家，而統一意大利，一千三百十年，適呂克尙布之王昂利第七，被舉執政，但丁在流亡中，頗信賴之，但王不久即死，但丁遂不能實現其好夢，千三百二十七年，客死他鄉，誓不以遺骨歸故里，詩人拜特亞格亦因救祖國而不遂，在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含恨以歿，由此足見但丁之生世，至感悲憤，當一千三百〇四年，佛市因黑白兩派之爭鬥，全城大部毀滅於火，千三百二十五年，又有極恐怖之水災，外患侵入，內亂紛起，但丁既不能見容於故鄉，流亡幾同乞丐，其時畫家焦陀(Giotto)與但丁爲契友，但丁創造『理想世界』，焦陀則創造『形象世界』，但丁在『神曲』上讚美焦陀，焦陀在壁畫上表揚但丁，他二人生世相同，個性上一者熱烈，一者沉默，但

同爲祖國增莫大之榮光，意大利北部巴多城中，留下他們神聖之紀念，爲後人所追慕而歌頌者也。詩人但丁，以超拔不羣之性格，負挽救祖國偉大之使命，既不能見知於當時，更不能見容於故鄉，只拜倒在愛人 BOCCA 面前，而以古人 *Virgilio* 爲伴侶，人生就是冤獄，舉世變成窮荒，於是悲憤而作『神曲』，曲中分地獄淨罪界與天堂三部分，地獄就是當時意大利之象徵，謂『拋去一切希望，便入此門』，在淨罪界中，遇見中世紀游唱者 *Troubadour* 『紹爾德』，後由他愛人『拜阿持利司』引入天堂，足見但丁尊崇愛情，人世亦惟有愛情，能把人提高到最高之理想！藝人焦陀，在一千二百六十六年，生於但丁故鄉之山村中，初爲牧童，後隨師謝馬璧，就學於佛羅杭司，作品以姿態動作，表現豐富之內生命，反抗比讓丁之藝術，而尊崇自然，其壁畫散見各名城中之廟宇，惟以阿謝司 *Assise* 教堂中最爲名貴，表現聖佛昂梭勿 *Saint Francis* 布道之生活，在自然之景物中，含有無限之神祕，焦陀極富於慈悲之熱情，而有嵩高之信仰，他的影響之大，自復興以來，所有藝術家，無不推崇他爲鼻祖，他在形象上色彩上，爲開創近代藝術，惟一之創造家，實非過言也。

青年欲求出路，應打破這陳腐的環境，常常與自然接觸，而諧和其身體與精神，希臘教育，注重詩歌音樂體操，兒童在未思想之先，有充分之感覺，而培養其自然之情緒，現在中國教育，把美感犧牲在利益上，把天才犧牲在羣衆裏，故青年無力衝破環境，而創造一種新生命，此急宜注意，而糾正之。

哥德評傳

章石承

一，哥德的幼年

佛郎克府 (Frankfort am Main)，位於德國底中部，是一個文物上很負盛名的城市。萊因 (Rhein) 河底帆影，北海 (Nordsee) 底濤聲，把這個商業化的中心，充滿了無窮的詩意。

在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正午，當佛郎克府那高聳入雲的禮拜堂頂底鐘樓上的鐘聲正響着十二下的時候，世界上添了一位偉大的詩人，這位詩人便是約翰沃爾夫根哥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哥德的家庭，是一個幸運的中產階級。雖然他的祖父，曾經做過裁縫，可是到了他的父親約翰蓋斯勃哥德 (Johann Caspar Goethe) 便從事於法律的研究，而且做了皇家顧問。他的父親在中年的時候，纔娶了佛郎克府官長的女兒琦麗莎白 (Kotharina Elisabeth) 做妻子。琦麗莎白是一個年輕而活潑的女人，她給他們的家庭，充滿了柔和慈愛的情調。她不但給她的子女們很好的教養，而且還趁着圍爐閑話的時間，講述些有趣味的故事，啓發他們對於文學上的追求。我敢斷定哥德的天才，確實的受了他的母親不少的影響，她給他一個活躍的，奮進的品性，她給他一種超凡的想像的才能。可是他的父親呢？却處處表現着誠懇和嚴肅的品性，他傳給哥德的是他聖潔的真誠，專一的品格。關於這些敘述，哥德有四句詩，可以引來證明。詩是，

父親給我以軀體，
並與編莊性格理，
母親給我以歉愉，
並與嗜愛小說意。

哥德的兄弟們雖然很多，可是在襁褓的時做，多天亡的凋零殆盡了，所剩的祇有他的妹妹谷麗琦亞（Cornelia），在哥德的兒時，她便成了哥德唯一的伙伴，就是後來，他們兄妹的感情，還是和兒時一樣的融洽。

一七五九年，七年戰爭（The Seven Years' War）發生了。法兵在不久的期間，佔領了佛郎克府。領兵的杜郎中尉（Count Thorane）便住紮在哥德的家中，這件不幸的事，雖然給老哥德無窮的憤怒，可是年青的哥德却得因而增加了許多的經驗；藝術家的往來；法國戲劇的賞鑑，使哥德對於愛好藝術和戲劇的心情，漸漸的生長，戰事停止後，哥德的生活，又回到當年的狀況，仍舊安心的讀書，不過，這時做，那寂靜的止水，忽然又掀起了一個微波，也就是我們的詩人領嘗戀愛滋味的開始。哥德十四五歲的時候，非常的惆悵，他在一羣隣居小伙伴中，認識了一個美麗的姑娘葛麗琴（Gretchen），我們的詩人便和她發生了熱烈的戀愛，記得一次當瑟約第二在佛郎克府舉行加冕禮的慶祝裏，這一對小愛人也把整個的世界忘記了，儘量地欣賞這熱烈的狂歡。那夜，哥德提議各不回家，於是他便和葛麗琴同坐在窗前，低低的談些溫柔軟語，來消磨這個長夜。但是不久，葛麗琴便輕輕的投到哥德的懷抱裏，頭枕着他的肩兒，先自睡着了。這時，哥德的心頭，充滿了說不出的愉快，他要狂歌，但是他又不敢，怕驚醒了他的愛人；他要跳舞，但是他也不敢，怕驚醒他的愛人。他祇有閉着目，咀嚼歡樂的情懷。低微的風，吹着柔媚芬

芳的香味，使他跳躍着的心兒，在無邊際的歡愉裏沉醉了。早晨醒來，他纔發現他的葛麗琴已經悄悄的立在梳妝台前，理她的雲鬢，她聽到哥德起身，便回轉身來，對他嫣然的笑容，哥德趁此便熱烈的和她狂吻。葉上的露珠，透過朝陽，似乎在歌頌光明的永在。可是不久，因為葛麗琴的緣故，薦了一個朋友給他的外祖父，充當司法上的官員。這個朋友本來不是哥德的知交，竟做出犯法的事件，因之，哥德和葛麗琴都受了不可避免的牽涉，結果，在審判的時候，葛麗琴很冷淡的把她和哥德的關係宣佈了，她說她把哥德祇當着小孩兒看待，對於他的感情，也不過是姊弟的愛而已。哥德所幻想中的美麗的夢兒，被她輕輕的揭破了，一種意外的傷心，使得我們的詩人感覺到人生的疲憊，他的枕邊總是給淚珠溼透的，葛麗琴在這當兒，也無可奈何的離開了佛郎克府。

這次的戀愛，在他的生命上有很重大的意義，他在詩與真理 (Dichtung und Wahrheit) 和浮士德 (Faust) 裏都有很詳細的敘述。

一七六五年的十月，他那時纔十六歲，奉了他父親的命令離開了佛郎克府到萊勃茲 (Leipzig) 大學去肄業，他幼年的生活，就這樣的結束了。

二、哥德的大學時代

哥德到萊勃茲大學以後便熱忱的專心他法律的研究，可是這種研究，對於他似乎不十分的適合，於是他又開始他文學的追求，他認為在佛郎克府那時候所研究的，太淺薄了，他覺得他現在好像轉換了一頁新的生命，他從事於創作技巧上的工夫，潛心於藝術原理上的修養。他追隨萊城美術專門學校指導者屋塞 (Oeser)，並且因之而認識了

屋氏的女兒菲弟黎克(Friederike)，屋塞給他以學術上的滿足，菲弟黎克給他以精神上的歡愉。但是，不久，他又拋棄了這種藝人的生涯，去寫美人醇酒的詩句。本來萊勃茲這個地方充滿了青春的熱。芬芳的美酒，兩瓣的朱唇，已夠給我們的詩人沉醉，加之他的遊侶布利希(E. W. Behrish)的領導，更使得他拼命的狂歡，結果他竟在一家常常去的咖啡店裏和店主人的女兒盛可夫阿娜(Anna Katharina Schonkopf)發生了戀愛，他爲了她寫了多少熱情的情詩，她也曾爲他唱了多少甜蜜的歌曲，一切同遊的伙伴們都以爲他們的愛情快要達成成熟的時候了，誰知道哥德竟因爲阿娜的態度，有時候冷淡，就生了種種揣測的懷疑，我們知道固然有了懷疑，纔能夠表現真忱的戀愛，但是也因爲有了懷疑，便足以演出戀愛的悲劇，我們的詩人，不幸地也做了悲劇中的主角：他因爲懷疑阿娜不忠實於他的熱情，於是就常常給阿娜以精神上的痛苦，阿娜本來是一個坦白的，天真的女子，她受不住這苦酒的領嘗，她突然的離開了他的懷抱，允許了人家的求婚。關於他這回的事情，在他那時所寫的新歌集(Neue Lieder)裏充分的表現出來，集中所說的Annette就是阿娜的化身。新歌集於一七七〇年出版，韻節是簡單的，辭藻是雕琢的，大約他那時的詩，還沒有有怎樣的成熟。同時，他又著了兩篇短短的詩劇，一篇是愛人的狂態(Die Laune des Verliebten)一篇是同犯者(Die Mitschuldigen)，這兩篇詩劇都是運用十二言詩體(Alexandrines)而寫成的，愛人的狂態是一個獨幕的牧場喜劇，牠的內容完全是我們的詩人戀愛事件的反照，同犯者好像是一張很陰暗的圖畫，牠以下級的社會做背景，在這篇戲劇裏，喜劇和悲劇是不配稱的參雜着。

哥德在萊勃茲放浪了三年，最後不幸的患着很重的吐血症，於是他便結束了他萊城的狂歡生活，回到他的故鄉，靜靜的調養。因爲在他的嚴父監視之下，他感覺到生活異常的單調，加之又有什麼頸瘤，喉痛，層層的向他侵襲

，使他意外領受心靈的空虛。他的病延長了很久，最後還是得到一個醫生的祕方纔把他治好了。從醫生的祕方上，他感到鍊藥的趣味，於是在他的養病的期中，專心於鍊藥的試驗，同時，對於化學，也有相當的努力。在這個時候，他因為他母親的緣故，認識了克萊登布（Fraulein Susanna von Klettenberg）。克萊登布是一個虔信宗教的小姐，是一個年齡已經很大的小姐，她相信世界上無所謂憂愁，更無所謂煩惱，祇要你相信上帝，一切總有歸依，一切總有安慰的，她用她柔和的溫情來撫慰哥德，她用她宗教的人生，來安慰哥德，使得心頭正受着重創的哥德，在寂寞的，空虛的環境裏，得到一個靈魂上的滋潤。他因為她的感化，也就把餘閒的時間，消磨於宗教的研究。他稱她為一個「美麗的靈魂」。

他服過祕方後，不久就完全痊愈，他的身體也漸漸的復原了。於是他的父親又命令他到斯特萊市堡（Strasbourg）去完成他的法律的研究。

一七七〇年的四月，他遵着他父親的命令，離開了那銀灰色的故鄉，向斯特萊市堡去開拓他新的命運。這對他的整個的思想似乎又起了一個轉變，當他踏進斯特萊市堡的時候，那巍峨的高特式的建築物（Gothic architecture）——斯城的教堂，很快的奔入他的眼簾，喚起了他對於德意志和民族的觀念。

在那時的斯特萊市堡，還是在法國的佔領之下，因之風俗民情，多染上了巴黎的情調，尤其是音樂和跳舞的狂熱，差不多佔據了青年們整個的心頭。哥德這時也因為友人的介紹，到一個法國跳舞師那邊學習跳舞。不久便認識了跳舞師的兩個女兒，她們熱情的指道他，殷勤的伴他跳舞，柔和的琴聲，雜着嬌憨的笑語，再有那婀娜的腰肢，迷人的眸子，使我們熱情奔放的詩人，又沉醉在她們柔溫的懷抱裏了。他深深的愛着那嬌柔的少女，但是她的姊妹

却非常的愛着他。他們在琴韻幽揚的聲裏，曼聲低語的歌唱着，跳舞着；他們在銀燈乍上的時候，互相的誦着熱情的詩歌，讀着浪漫的小說。他們的人生，好像如玫瑰一般的嬌嫩，永遠的繫在幸福的線上，可是那個少女，已經有了愛人，四角的戀愛，終於是走上悲劇的道路。這時，跳舞師暗暗的叮囑他的幼女，教他趁她姊姊不在那兒的時候，告訴哥德他的技術已成熟了，無須再來學習。少女當然遵照着她父親的話，瞞着她的姊姊，向哥德宣布了。在那臨別的當兒，少女也深深的吻着哥德，也感覺到離別的悲哀。在他們蜜吻裏，她的姊姊破門衝進來了，她傷心的狂吻着哥德，哥德帶着淚珠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離開了她們的家庭。

哥德在斯特萊市堡重要的時期，要算是和當時著名的文藝家赫德爾（Herder 1744—1803）的相會。那時赫德爾因為患着眼疾，在斯特萊市堡醫治，逗留了很久的時間，因之哥德使得和他時相過從。赫德爾曾對他的未婚妻說過，哥德是一個很有為的青年，祇可惜輕浮了一點兒。赫德爾對於哥德的指示是非常的嚴肅，動不動就聲色俱厲，因為他想用這種方法，來矯正哥德的錯誤和輕浮。而哥德呢？這時也虛心靜氣的受赫德爾的呵責，在這些呵責中哥德得到了他所渴望的學問。赫德爾教導他高特式建築的意義，啓示他自然界純潔的柔媚，鼓起他對於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深情，引起他對於康德（Kant），哈曼（Hamann）的認識。從赫德爾的指示，哥德纔轉換他舊日的方向，去領嘗一種偉大的自然詩學，從事於古代文學趣味的追求。並且他由此知道一種文學作品的成功，不在於專事模倣，而在乎把自己研究的心得，創出一種新的體裁。

哥德他因為受了赫德爾的影響，便從事於民歌的搜集，從這時起，他纔認識了民歌的價值，同時，他也用了民歌的體裁，寫出了很多熱情的詩句。

西風挾着奔馳的海水，向寂靜了的海岸，捲送過來，在兩種衝突之下，激起了一片的浪花。人生的意義，在那一剎那間深深的暗示着。這時確當一七七〇年的十月中旬，我們的詩人因為得了友人的介紹，和一班同伴，到距離斯特萊市僅十餘里射山海畝（Sesenheim）城的村莊裏去拜訪一個中年的牧師，這位牧師是哥德一個友人的親戚，爲人非常的誠懇，尤其對於他的職務，特別的忠實。那天，在那綠樹叢遮的陰裏，他們找到牧師的住宅。寒暄後，主人給他們殷勤招待，賓主之間，非常的愉快。傍晚，他們都陸續的告別回去，祇賸了哥德和他的友人還逗留在牧師的家裏。這時，牧師的女兒步麗容菲弟黎克（Friederick Brion）從郊野回來了。碧汪汪的眼波，黃澄澄的頭髮，柔媚的，活潑的豐姿，立時的印入了詩人的心坎。這時，哥德的朋友，正和牧師談着家事，菲弟黎克便輕輕的坐到哥德的身畔，和他低聲曼語的閒談。那時正是十月的中旬，月光非常的幽美，於是她又伴着哥德趁着月光，到附近的郊原散步。在散步的當兒，哥德從她的談話裏，知道她沒有定婚，知道她沒有愛人。這個探聽，使熱情的詩人心頭充滿了說不出來的愉快。秋風掠過了鬢絲，月光照澈了郊野，這時候，這一對熱情的青年男女，完全的沉醉在愛神的懷抱裏了。後來，這種熱情依舊像烈火似的燃燒，繼續了下去。一七七一年的初夏，菲弟黎克病了，很沉重的病了，這時哥德也從城中趕來，殷勤的看護。在無聊的當兒，他爲她低誦着情詩，安慰她病中的歲月。後來她的病也漸漸的痊愈，而我們的詩人，逗留在她的身邊已四個多禮拜了。哥德回城後，便忙着整理功課，到七月裏，他的大學生活就輕輕地結束了。在他將離去斯特萊市堡之先，他特地的騎着馬到射山海畝的村間去，和他的菲小姐告別，當他騎在馬上臨走的當兒，菲弟黎克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如癡如醉一般的呆立着，兩行活躍的淚珠，從她那天真的無垢的面龐上簌簌的滾下。這時哥德祇無言的揚起了鞭兒，竟忍心的離去。後來這位，可憐的少女，竟爲着哥德的原故，拋棄了她的青春，一

生沒有出嫁。而哥德呢？雖然也曾經在不少的時間裏，爲她相思過，爲她懺悔過，可是，他終究對於這個少女的悲哀，沒有能減除一二，這是哥德一生最大的薄倖。他自己在的詩與真理裏也沉痛的說：「我自己雖然是受了絕大的不幸，但我是不能夠寬恕我自己的」。又說：「我要憑藉我的作品做我的懺悔，讓我那陷於罪惡的中心可以得到釋放，在我的戲劇蓋志（*Gotz von Berlichingen*）和克拉維哥（*Clavigo*）裏面的那兩個輕薄男子的收場，就是心中懺悔的表現」。這件事，確實在我們的詩人的靈魂上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創痕。

三，哥德與狂飆突起運動

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在文學上一個最大的騷動，便是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興起。而浪漫主義在德國的活躍，又稱做狂飆突起（*Sturm und Drang*）運動。所謂狂飆突起運動便是指破壞陳舊的，追求清新的，而且是澈底的破壞舊的，熱烈地求探新的運動。這種運動之所以像狂潮一般的發生於德國，是因為德國當時七年戰爭的結果，使一班人民的肉體上，精神上，陷入非常疲憊的境界，於是他們便對於從來的專制主義，武斷政策，發生極大的厭倦進而從事於破壞的運動，這種運動便形成了追求靈魂的解放，情緒的放縱，和新生的探索的狂飆突起。

對於狂飆突起的運動，我們的詩人總算是當時一個健將，並且是一個總其大成的人。哥德他自從回到他的故鄉佛郎克府以後，雖然也曾執行過律師的職務，可是終於爲了他興趣的原故，沒有多大的成就。他在佛郎克府高呼着自由，革命，回還自然，破除社會上封建的規律的思想。他當時也曾辦了一種報紙，鼓吹狂飆突起的思想。他最崇

拜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因為莎士比亞的戲曲，是不守什麼規律的，打破三一律的。所謂三一律就是包括動作的一律，時間的一律和地點的一律。動作的一律是說把戲曲的情節或事件統一於一個目的之下，時間的一律是說事件必須發生在二十四小時以內；而地點的一律是說事件必須發生於同一的場所。哥德同情於莎士比亞，他的戲曲蓋志初稿這時便脫稿了，他送給赫德爾看，赫德爾說他是被莎士比亞所誤，因為初稿還沒有十分的成熟，便沒有發表出去。直到一七七三年的春天，哥德把牠重加修改，纔大膽地出版了。蓋志是一部描寫平民與貴族衝突，而以德國過去歷史為背景的劇曲。劇中的主人翁蓋志是一個十六世紀的勇士，豪爽任俠的草莽英雄，他反抗強權，他維護公理，因之他便豎起旗幟，和當時專橫的主教以及朝廷的好臣們爭鬥，從主教那邊，他降服了他總角之交魏吝金 (Weislinge)。魏吝金是當時德皇寵倖的人，也是主教的心腹，現在歸順了蓋志，並且和蓋志的妹妹瑪麗熱烈的戀愛着。在他們婚禮快要舉行的當兒，主教却想出了美人計，派那妖淫的風騷的美人阿德兒濟德 (Adelheid) 對這降服了的戰士魏吝金施以引誘，果然，魏吝金竟拋棄他熱愛的瑪麗，悄悄的回到主教的身邊去了。他感謝主教做成了他們的姻緣，他竟幫助惡勢力在德皇面前忘恩負義的勸德皇派兵去搜捕蓋志。在大兵包抄中，雖然經過幾次的抵抗，蓋志終於被捕而入獄了。當魏吝金見到他們，尤其是見到他曾經狂愛過，而被他拋棄了的瑪麗的時候，也觸發天良，起了懺悔的心緒。不過，他仍迷戀的他的妻子阿德兒海德，沒有給他們以營救。而他的妻子，已投入他一個侍從的懷抱裏，後來并藉着侍從的手，把他毒死。此時，在獄中的蓋志因為憤恨真理的失敗，惡勢力的伸張，不久就抑鬱而死了。在死前幾分鐘，他還高呼着自由，自由！他的妻子也在他的身旁一聲聲的附和着。這樣全劇就告終了。哥德把蓋志發表出去，德意志的文壇上，好像就來了一陣狂風暴雨，把沉寂了青年的心頭，吹起熱烈的情緒，大家都說蓋志是

德意志當時唯一的傑作。詩人蘇巴特(Daniel Schubarth)在一個雜誌上，曾批評他這部傑作，這樣的說：「蓋志的讀者們，請把你們的手按在心頭，仰起頭來，感謝德意志的藝神，她在現在這黑暗的時期，很難得的給予我們一個莎士比亞。」可見蓋志在當時深入人心了。哥德他寫蓋志是打破一切舊的束縛，找出新的出路。蓋志裏表現一種少年活潑的氣象，一切的描寫，總是非常的切實而自然，對話更是簡潔，確是得到莎士比亞的神髓。

一七七二年暮春，他奉了他父親的命令，到魏刺拉(Wetzlar)的帝國法院裏去充當一個見習法官。在這兒，他對於法律上還是沒有什麼特殊的進益，可是在他生命的歷程中，却又留下了一個永磨不滅的痕跡。

在六月九日的晚間，哥德因赴一個鄉間的跳舞會，認識了一位魏刺拉帝國判官亨利布夫(Deutscher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Adam Buff)的女兒夏綠蒂(Charlotte Buff)，夏綠蒂那時剛剛纔有十九歲，黃金般的柔絲，翡翠般的碧眼，溫柔，天真，而且還具着待人接物的才幹，在哥德所見的異性裏，她要算是一個最美麗的最有才幹的女郎了。所以不久我們的詩人，便和她發生了火一般熱烈的戀愛，但是妙齡的夏綠蒂已經許配給公使館的一個記室克斯特納(Kestner)，而克斯特納固然是哥德的情敵，但同時却偏偏又是他的好友。哥德爲了這個絕望的，刻骨的相思，也不知道嘗過多少意外的痛苦，也不知道流過多少絕望的眼淚，並且也曾幾次萌着自殺的念頭，後來終於爲着成全他朋友的好事，在九月十一日留書與夏綠蒂，忍痛地離開了魏刺拉而回到佛郎克府。在他回鄉之後，不久的期間，便得到他的同學綺露塞冷(Jerusalem 1747—1772)爲着愛他友人霍爾德(Herd)公使之妻失戀而失殺的消息。於是舊愁新恨，一齊湧上他的心頭，他便在這失戀痛苦的侵凌中，寫出了一部偉大的失戀史。這部失戀史便是熱情的青年們奉爲聖經的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這部書在一七七四年出版後，不僅是德國

的當時，爲牠震動，就是整個的歐洲，也都是洛陽紙貴，因牠而自殺的，更是不少。他這部書裏所描寫的多半是熱烈的情感和厭世的情調。爲了要領略牠的滋味，現在把牠上面寫得最緊張的一段，抄錄於下面：

「……他失望到了極點，投身跪在綠蒂面前，緊握着她的手，把來壓着自己的眼睛，抵觸自己的頭額，她的心中好像突然預感着他將有自殺的行動一樣。她的感官混亂了；她緊緊壓着他的手，把身子靠近他的胸部，傷心底俯身就他，兩人灼熱的頰部互相挨接。世界已經消滅了。他伸手挽着她，把她緊緊擁在胸上，把無數猛烈的接吻掩覆她戰慄着，吃格着的嘴唇。——「維持！她用一種窒息着的聲音叫出，一面把身子撇開，一面又叫：「維持！」——無力的手兒把維持底胸部格開了她的胸部；——「維持！」她莊重地又叫了一聲，極令人肅然生感。——維持沒有抵抗，讓她離開了懷抱，失神底伏在她的面前。她凜然離脫，心中淆亂得異常不安，激顛在愛與怒之間，說道：「這算是最後一次了，維持！你永遠不要再見我了。」——投一瞥愛憐橫溢的眼光，在不幸者身上，匆匆地跑進隣室裏去，隨手把門掩了。維持伸手去挽她，但是沒有挽留得着。他倒在地上，把頭靠着寢台，就在這種姿勢之下，他經過了三十分鐘。直聽到有種聲響，他纔回復了元神。女僕走來，想準備夜餐底桌面了。他在房中走來走去，女僕去後，他走到隣室門前，低聲叫道：「綠蒂！綠蒂！你只再說一句話！說句請了吧！」——她沒有做聲。他等着又央求，又等着；她終不做聲，他纔撇開了身子，叫道：「訣別了！綠蒂！永遠訣別了……！」」

少年維持之煩惱是前後兩部用書簡體而合成的小說，據我的意思看來，哥德他這部偉大的作品却多少總受了法國盧梭(Rousseau)之新哀綠綺思(La Nouvelle Heloise)和英國雷加生(Samuel Richardson)的珀媚娜(Pamela)的影響。

牠的前部是充滿了一種生活的愉快；後部是充滿了一種毀滅自己的心情。這兩種絕對不相同的成分，一經哥德表現出來，便是天衣無縫。在藝術方面，已經是完全的成熟了。

哥德回鄉後，在萊因又發生了新的趣味，新的吸引。他的舊的創痕還沒有醫好，他又和魏蘭（Wieland）的朋友的女兒馬喜梅痕（Maximiliane von Tarnoch）戀愛，但是不久兩方面都把這件事像朝露一般，淡淡的消逝了。

一七七五年他和佛郎克府已故銀行家的女兒李麗（Lilli Schönermann）認識了。李麗在當時的佛郎克府，要算是最漂亮的女人，她有迷人的眸子，她有俊俏的風情，佛郎克府的青年，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也不知有多少，而她獨垂青於一個浪漫的詩人，這確是哥德不幸中的幸運。他和她由初逢而熟識，由熟識而相親，但是李麗是富人家的女郎，處處總要過富麗堂皇的生活，使哥德感到牽就的麻煩。他爲了這點，曾寫了一首美麗的情詩「新的愛新的生命」，詩是：

心，我的心，到底是什麼原因，

使痛苦給你相侵？

這是怎樣一個奇突的人生！

你的面目我已不能認清。

逝去了，你舊時煩惱和苦心，

到何處相尋？

也喪失了你安適和辛勤——

但，你如何竟到這步的途程？

是不是被那可愛的面龐，

和她的青春之光，

和充滿了溫情的那雙，

將你縛牢了不放？

我擬與她分行，

我擬硬起心腸，

但又被一種無邊的力量，

將我牽還她的身旁。

我逃不出她的情網，

破壞牠，我又不肯試嘗。

但，我親愛的姑娘，

竟緊緊的繫住我，不肯相放。

我祇在她座下投降，

我祇依她指示前航。

這改變是怎樣荒唐，

愛呀，快把我釋放。

哥德當時和李麗的愛情，已經完全的成熟，並且在他們緊抱的狂吻中，李麗已允許了訂婚的蜜約。可是因為門戶的懸殊，雙方的家庭，總有堅決的反對。雖然李麗曾願意和哥德逃往美洲，而哥德終於負了她，藉着到瑞士去旅行的話，輕輕的逃開了這迷人的少女。他到瑞士去，原想藉此把李麗忘情，可是却意外地增加了對她的思想。當他重返故鄉，曾靜悄悄地偷到李麗的樓前，窺看她的行動。在那兒，他聽到李麗悽怨的歌聲，而這些歌聲，却是他從前爲她所寫的情詩譜成的，這時他知道了李麗愛他的心是如何的切，愛他的情是如何的深，但是在那舊禮教重重壓迫之下，熱情的詩人，也祇有唱着失戀的歌曲了。幸而在一七七四年的十二月裏，魏馬(Weimar)王子奧古斯特(Charles Augustus)因爲到巴黎去，經過佛郎克府，和哥德相遇成了莫逆之交，這時，一七七五平，奧古斯特已襲了王位，在十一月裏，特地邀請哥德到魏馬去，哥德也樂得趁這時機，忍着滿眶的熱淚，離開了他的故鄉，離開了他的愛人李麗。

四 在魏馬及離去後的生活

哥德到了魏馬，在當時宮廷上佔了一位很重要的位置。他和王公奧古斯特維持了五十餘年的友誼，在他的生命史上，確實是最重要的二頁。一七七六年六月他被任爲樞密參事，此後便漸漸的過着多方面的工作生活，如管理鐵

略，建築，美術，稅務以及軍事。一七八二年他做了樞密院長，同時，因公爵的推戴，德皇也加封他以貴族 von 的頭銜。哥德本來是一個熱情的詩人，他在政務之餘，和魏馬宮廬長的夫人斯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常通信札和詩歌，又發生了熱烈戀愛，但斯泰因夫人淡淡的對付他，甚至於拒絕他的殷勤。當時斯泰因夫人已經有了七個孩子，而且她比哥德又大七八歲，所以要來得持重一點。她的態度愈冷淡哥德追求她的熱情却愈增，像狂了似的愛着這半老的徐娘，結果又使他產生出多量的作品，所以一般人說斯泰因夫人對於哥德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作品與他自身的品格上。

哥德在魏馬所寫的作品，有同胞(Der Geschwister 1776)、水上靈歌(Gesang der Geister ueber dem Wasser 1779)、伊菲琪尼(Iphigenie auf Tauris 1777)、哀格蒙特(Egmont 1788)。他的作風，已經從奔放的狂瀾，轉變成平靜的止水了。同胞這部書是哥德和李麗及斯泰因夫人的關係回憶的紀載，是帶着所謂 Dramatic Satire 而寫成的。

一七八六年九月哥德因為厭倦了政治的生活，祕密地，偷偷地從卡斯巴(Karlsbad)出發到他久已憧憬的意大利去。他旅行的路程經過閔尼溪(Munich)，於十月二十九日達羅馬(Rome)，他在羅馬住了很久，他把一部份的光陰消磨在創作裏，一部份的光陰却花費在古代遺跡的拜訪上。因此，對於藝術的認識，在這些地方，他得到不少的啓示。一七八七年春他由羅馬旅行到尼泊爾(Naples)，西西里(Sicily)，七月纔回羅馬，歸途上又遊了文藝復興的搖籃——佛羅杭司(Florence)。哥德，他直到一七八八年的四月二日纔離開了羅馬，回到他第二個故鄉魏馬。對於這次到意大利的旅行，哥德他自己也覺得這是他生命中達到最高峯的一個時候，在以前他從來沒有像這樣完全的清楚

的認識世界是什麼，天才是什麼？在魏馬時，他覺得狂飈運動不能夠再鼓起他的同情，可是到羅馬後，第一件事又使他認為這種運動，尤其在德意志，是必要的。總之，這次旅行，對他是增加了無限的偉大。

哥德從羅馬回到魏馬以後，和一個文書官的女兒鄔必絲(Christian Vulpius 1765—1816)戀愛，不久便結為終身的伴侶。一七八九年小哥德就來到人世了。而他們正式的合法的結合，却遲到一八〇六年才舉行。

哥德在這時候，寫成的作品，有：羅馬哀歌(Römische Elegien 1795)戲劇托素(Tasso 1790)、征法(Campagn in Frankreich 1829)神狐(Reinecke Fuchs 1794)等。

從意大利回來的哥德，因為娶了鄔必絲做妻子，大受了一班朋友的反對，就是赫德爾夫婦對他也疏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使他感覺到寂寞和淒涼。幸虧不久和席勒(Schiller)結交了。在起初哥德是厭惡席勒那種特殊的戲劇的根本思想，席勒也懷疑哥德的人格，彼此的隔閡是極深的，直到一七九四年大家纔有了一個相當的了解。哥德在未交席勒以前，也祇認識世界，而對於自己却沒有深刻的認識。及交了席勒，席勒處處指示他，鼓舞他，使他明白了他的自身。有人說，哥德如果沒有席勒，他絕不會有今日的偉大，席勒如果沒有哥德，也不會有大量作品的產生。所以當一八〇五年五月九日席勒死耗傳來的時候，哥德悽慘的連說了幾聲：「他死了」，便用雙手掩面而哭了。一八〇六年他以席勒鐘跋(Epilog zu Schiller Glocke)獻給他的亡友。

在一七九四年到一八〇五年之間，哥德寫了許多不朽的名著：如威廉梅詩德(Wilhelm Meister)，黑爾曼與多羅日亞(Hermann und Dorothea)，浮士德上部(Faust)等。他的這部教育小說威廉梅詩德總共費了十八年的工夫，纔得完成的。最初發表的一部，叫做威廉梅詩德求學的時代，一八二九年他又寫了一部威廉梅詩德遊歷的時代

，這部作品雖然不是由整個的事實產生出來，但總是由整個的主義產生出來的。而黑爾曼與羅多日亞一書，席勒會說牠是哥德生平一部登峯造極的藝術品，同時也是德意志文壇上一部威權的著作。德國文學家希來爾(Schlegel 1767—1845)批評這部書說：『黑爾曼與多羅日亞是一部大規模的，最美滿的藝術作品，內容充實，情感真誠，是以代表德意志文化和平民生活，這裏面是充滿了世界的大智慧，和大教訓。』

五 哥德的暮年和浮士德

一八〇五年以後，哥德漸漸的感覺「老」的侵襲。同時外界不幸的刺激，紛紛地向他環攻。一八〇八年他的母親逝世，一八一六年他的夫人身亡，一八二七年斯泰因夫人去世，一八二八年他的知友奧古斯特王公也離開了人間，他不禁長嘆着：『活得愈久，經歷的事變愈多。』

在他的暮年，他唯一的工作，便是完成了他第一部大傑作浮士德。在浮士德完成的次年三月十六日我們這位詩人便因冒涼而生病，在二十二日也離開了這凄冷的人間了。

哥德從二十三歲起到八十三歲止，用了五十年的工夫，纔把這部偉大的傑作完成。全篇兩部，及前獻辭，舞台上的序曲，天上序曲三篇，是總共一萬二千一百一十行的大詩劇。第一部二十四場，用一貫的情節組成；第二部分五幕，不相連絡的。牠的情節大略是：——神和惡魔在天上起了爭執，決定在浮士德身上打賭。在第一部裏浮士德想要去探求生的真意義，拋開了倫理，哲學，法典，專去從事實際經歷而求解答，於是惡魔乘了這個機緣，引誘他去領嘗人生的各面，先以酒來誘惑，又拿色來勾迷，想把浮士德驅入墜落之路，一切濁世的肉慾，浮士德雖然也會

狂歡的享受，但是不久他又感覺到不能滿足，并且結果還留下永久的悲哀。第二部裏的浮士德已漸漸的覺悟，他拋棄了個人的慾望，去爲人謀幸福，爲一切有益於人類的工作而工作。結果他找到他的答案：爲人類造福就是人生，人生只是奮鬥的過程，於勝利終於屬於神了。盧文（Ludwig）說：『浮士德的兩部象徵哥德的一生的兩個時期。前部描寫處於熱情迴水中的他，但見人生的外面，但求個人的享樂。後部是說他看透了感情，沉埋在理智的方面，在那兒他認識了爲人類的運動纔是享樂，纔是純美。』確實的，哥德把他自己一生的經歷，完全訴之於這部偉大的浮士德。在前部裏，那種個人享樂的狂歡，總是隱藏着他少年時代的浪漫事業。及至在後部，他已看穿了人生，認識了自己，所以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表現，這是代表他暮年的時光。凡是一個活躍的青年，奮鬥的中年人，以及成熟的老年人，所飽嘗經歷的故人情，這部書裏，都一齊包入了。牠確實是一面明鏡，你可以在牠裏面時時看見你的面影，時時發現你也曾經走過行程。牠可以安慰你，牠可以鼓舞你，牠并且告訴你，人們生在這世界上，無論怎樣的不幸，困苦，絕望，祇要抱定向一個美滿的目標，努力的前進，最後總可以得到解放的。現在我且拿哥德的話，作爲本文的結束吧！哥德說：『我的作品，就全部來說，是合於一班有志追求世界人生的最深的意義的人們受用。如果祇就各部來說，那祇是合於那些向詩人追求悲歡的人們享樂』。

題自畫佛像

張鳳

十二月二十日裝詩冊封面作

這勻姿替月，

不動如如，

於意成何說？

莫不是輪轉兼金，

莫不是機迴璇玉，

十日並推行，

行健毋撓屈，

一點中心荷蓋露，

穩不傾斜折，

「雄猛進」！

意若曰。

看奔來眼底，

萬象昭蘇，

各挾飛騰意。

有的是買笑鬚掀，

有的是含沙影忌，

張脈一時興！

曲盡羣倫至，

大算乘除都了了，

不作腌臢計，

誰抿嘴；

睹開氣？

七月之晨及其他

任風

七月之晨

在東方燦爛的朝霞中，
我遺留下我深夜的長夢。
待人間從蒼茫裏醒來，
這彩霞已消逝無蹤。

野草帶滿了淚珠，
這不是向朝陽泣哭。
日曬風吹喲，
滿野依舊新綠。

遠方有人歡笑着向我直走，

向我點頭并招手；

鳥兒告訴我：

那是路旁的楊柳。

路人經過我身旁，

他們留給我無限的悲傷——

淡漠地看一看，

依舊去追趕前途的渺茫。

病

朝陽照到我床上，

我接受它無極的慈祥；

但我的生命已是衰弱而黯淡，

我怕看到這輝光。

門外年青姑娘的聲音，

含着無限天真的熱烈與感歎；

這是東方吹來的風嘯，

帶來了甜蜜的傷心。

鳥兒朝朝在歌唱——

向人間呼喚秋況。

歌聲與落葉啾，

正好將我埋葬。

我立在窗前去尋覓「人間」，

「人間」更真實而沉重地現於眼前。

但我微笑了，

我看到那渺茫的天與地之極邊。

新年之來臨

東方的曙色侵入窗裏，

寒壁慢慢地脫下它深夜的黑衣。

是誰在空中凄然地長笑？

是誰在牆角深深地嘆息？

噓噓噓，

寒風送來最初的鐘響。

是急逝的波濤嘯，

在秋風初起的海上；

是顫抖的哭號嘯。

母親追尋她失蹤的兒郎。

「好的他田家」 (巴中民聲)

(一)

好的他田家 苦了我田家 說聲派烟稅 團總派 甲長派 浮派濫派 指名官
派 胡鬧鬼派 硬起心腸由你派

(二)

爲了耍巴士 所以刮巴士 講到收洋錢 場上收 鄉下收 明收暗收 不把手
收 只怕天收 謹防屍骨無人收

春
光

絲
絲

風臨柳折腰，
雲飛花微笑，
日出露珠嬌，
鳥歌音波渺。

小牧童，且莫嘯，
如你愛惜春光，
那末小心地逛；
切莫把它嚇跳。

小牧童，且莫跳，

草兒也是遊春客，
那堪牛羊儘糟場？
留心他的纖腰！

流雲漫樹梢，
草兒低頭笑；
風渡過平原，
天籟齊奏了。

「我們將他把握一切」及其他

萌東譯

我們將他把握一切

我們將把握一切，認識一切，

我們要貫徹到深淵之底，

像五月裏黃金色的百花，

陶醉於青春之心。

我們的豪膽無限，

我們是 Wager, Seonardo, Jitian.

我們新博物館的建築，

好像 Montblance 的圓頂屋。

Angelo 的大理石的結晶中，

Parasade 是全部的驚奇。

那好像電流般的在我們羣衆流動，
誰敢否認這不是創造之力？

我們，栽培芳蘭。

又搖薔薇的搖籃：

當耶穌講愛的時候，

我們不在猶太！

我們敷設着 Parthenon 的基石，

我們又敷設着 Pyramids 的基石，

我們把所以的 Sphines 神教……

花崗山石都掘出。

爲的不是我們麼？那 Sinai 山上

燃燒着的草叢中……

山風炎之中……

太陽般的赤旗輝煌。

我們將把握一切，認識一切，

我們要貫徹到土耳其玉色的空間。

這是多末快慰，

百花在五月間得到了給與生命的晴雷。

——麥拉西摩甫 (M. P. Gerasimov, 1889—)

我的詩

我歌，但是我真是在歌？

我的聲音已在戰鬥中慌亂了，天也震盪。

我的詩……在那平凡的色彩中毫無光輝。

我不是在華美的演壇上面，

我是狂喜地沉默着，

在那「純真的大眾」面前。

我的歌音，

不像 Violin 那樣無聊的呻吟，

我的背上有著悲苦的遺產荷載。

我不是 Mdsē 神的崇拜者，

我最明朗的詩——就是每天每天的讚美。

祖國的百姓呀勤勞者！

我在期待着你們的審判到來！

你們！在我是一個正直的審判官，

你呀！是我希望，思想，信仰的表現者。

你呀！你的義犬——在黑暗的人間，

白德尼 (D. Bedny, 1883—)

給詩人

你不得不像旗樣地傲慢，

你不得不像劍樣地尖銳，

你不得不像但丁「地獄」的焰，

繞在你的類間。

把自己的明眸注視萬物，

你必須做一個冷靜的證物者，

你要時常作臥薪嘗胆的準備——

這是你唯一的美德。

大概人生常有

吟詠美詩的方法，

你，應該向快樂的

幼年時代的言語去探求。

你要有——

擁抱着愛人時候般的熱烈底堅強！

就是到了宣判死刑，

也該把苦痛讚揚！

朝的夢中，夜的深淵之中，
你把命運的私語捉住，
在這個荆棘的世紀中間，
常有詩人可貴的花圈發見。

——勃留沙夫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他，
不是光滑的頭髮，
不是渾身芬芳貴族般的顏面，
沒有甜蜜的微笑，也沒有彷徨的明眸，
他決不是那樣柔弱的青年。
啊，不是那樣的人兒！
他穿着胸前污穢的外套，
他是一個旋風般的山風一般的散髮底巨人，

我們兩人的靈魂融合於自由的結盟。

我們的勞動時代沒有教會也沒有神聖。

他的手上不帶白色而是鋼鐵般強硬。

他的眼中沒有疲勞也沒有倦怠——

他窺透遠遠的未來，

他的山風一般的胸前呼吸着火炎，

他的心裏燃着爭鬥的愛。

他在山風與電雷之中探求幸福，

他的全身是巖石，是緊張，是金屬。

他不圍華貴的領帶……

他以傾醉的汗流代替他們悲傷的靈魂，

我們兩人不往無人之島前進，

也不提燈去探求幸福——

我們在人塵交響的都會，

在集團的勞動之中發現神聖的工作。

——蒲伊考惠 (Buikova,)

我們將把握一切及其他

我徘徊於初雪之上

我徘徊於初雪之上，

心中——白百合花驚醒，

夜星在我的道上照明，

像一盞青燈。

我不知道這是黑暗還是光明？

這是茂林中的風聲還是鴉嗎？

在田野恐怕沒有冬季，

祇有白鳥羣集在草地。

美麗啊，你銀色的世界！

輕快的霜寒，把我的血液溫暖！

白樺的裸胸，

長時期地壓迫在我的身前，

哦！森林和烟影啊！

哦！雪野的快樂啊！

我的兩手擁抱，

楊柳的腰。

——伊賽甫 (S. A. Essenin, 1895—1295)

小小的山林

小小的山林，草原和遠景，

月光滿地淋。

忽然

響出了撥的小鈴。

雖無美景，

但，這是我不能忘懷的路程，

個個俄人

我們將把握一切及其他

我們將把握一切及其他

都要在這道上行進。

哦，搖啊！誰的搖啊！

山中響着枯木的葉音。

我的父親是百姓，

我是百姓的子孫。

我蔑視你們叫我是

有名的詩人。

我永不相見——

這沒落的鄉村。

只要有一次

見過這里的土地與自然，

與那白樺的小足接吻

他一定喜歡。

假如把俄國的許多青樹，

作成花輪在寒凍與葉音之中跳舞，

如有這樣快樂，

我也不會再有哀訴！

哦，手風琴啊！死的毒藥啊！

到我的耳邊了，

不只惡魔底名譽

還要通過虛無。

伊賽爾

伊賽爾

伊賽爾

伊賽爾

伊賽爾

伊賽爾

我們將把握一切及其他

及時採花及其他

彭成慧譯

及時採花

欲採薔薇應及時，
流光輪轉總難編，
今朝吐豔仍含笑，
明日花殘剩故枝！

天上明燈是太陽，
長空閃閃放毫光，
輪高便見行程短，
急短行程易落崗！

年少時期最可珍，

青春熱血總騰騰；
此時錯過時惟惡，
更惡時期繼上升！

珍重韶華莫覩，
趁時好待結良緣，
青春一次空虛度，
大好時機再得難！

——海里克 (Robert Herrick)

漁夫深婦

寒空縹緲竟依稀，
陣陣漁船去又歸，
雨浪隨風翻白色，
白鷗啼處涕沾衣。

海上遙看風正狂，
風狂雨暴黯然傷，
她心已倦游塵海，
長日悠悠竟誓將！

遼遠天空色淡灰，
孤蓬一任浪花推，
漁船上下重來往，
一葉孤舟去不回！

——西蒙士 (Symonds)

深秋黃昏

深秋月色動黃昏，
薄霧淒迷小徑門，
祇是疏星才幾點，
驚殘隱約月明暈！

夜深掠過黑谷峯，
株株樹木色怱怱，
幾如黑海朦朧月，
消失天空暗淡中！

迷離小徑霧深籠，
漸向黃昏作怔忡，
祇是情人常踟躕，
依依悄對暮天空！

——西蒙士

我倆分離時

我倆分離時，
緘默與流淚，
半碎贖心靈，
一別況數歲。
汝頰白且冷，
更冷汝之吻；
確哉那時光，
預兆此煩悶。
清晨之露珠，
沾冷我之額；

Byron 作
石 承 譯

有如一預言，
我今之覺得。
汝誓已全虛，
汝譽亦輕薄；
我聞汝之名，
亦覺無顏着。
我前彼言卿，
如喪鐘觸耳；
顫慄據我身——
親愛汝乃爾？
不知我識卿，
識卿且深刻；
久久我憶卿，
情深言難述。

祕密我倆逢，
無言我憂慮；
汝心竟遺忘，
汝意復欺背。
此後幾多年，
我倆若相會；
我何以對卿？——
緘默與流淚。

最後的生命

任竹安

文，我親愛的孩子：

你離開我快六年了，好一個長久的時間啊！每天我有很多的時間來想念你，但越想起覺得遙遠。我的兩眼已一點什麼也看不見了，常是靜靜地坐着或睡着。沒有人來和我談話消遣。好在我是孤獨慣了的，也不覺怎樣。

昨天落虹村裏孟家的三孃來到我家，大約是要長久地在我家住下了。她的姑姑纔死去，家裏已經沒有人了。你知道她是知書識字的，但因此人們說她命苦，所以青春就死去了丈夫，現在又死了姑姑。雖剩下幾畝田，然而有飯吃也不見得就會使將她快樂。有人勸她再嫁，她聽了並不發怒，真出乎我的意料，她只是笑一笑說：「再嫁總是痛苦的，因為我的靈魂將得不到歸宿處，我只願孤獨地生活下去。」

文兒，三孃就住在我隔壁，她常來和我談談話。我想以後每禮拜或是每三四天就請她替我寫一封信給你，好在 她也是無事的人。

伯祖母 六月十四日

一一

親愛的孩子：

夏天來了，世界好像變熱鬧了些。孟三孃每天陪我坐在客廳前的樹陰下做些活計，時間也就很容易地過去了。荒野吹來的微風驚動了綠葉，一陣索索的響聲，使我感到無限的惆悵與渺茫。一個人的眼睛永不能再光明了，只是用兩耳來聽取這宇宙的一切，這是怎樣一種神祕的悲哀呵！這樹，是一株高高的石榴。孟三孃告訴我，此時正開放着如火似的紅花。我們談到石榴的酸或甜的美味，又談到這樹的歷史。我告訴她，這樹的年齡已快到六十歲了。我已經是七十六了，這樹就在我結婚後不久栽的。栽這樹時，正是我家興盛的時候。每天有人替它澆水，人人都愛護它，有時都站到它面前，用那懷着無限希望而又帶些擔憂的神情看着它。最後，鼻裏哼着，嘴裏笑着，又嘆息着，走了。到春天，新栽的石榴發芽了，再過些時，開花了，最後居然結了十幾個石榴。那時它比我高不了多少，沒有人時，我也喜歡站到它面前去和它比，並且細心地去它的每條枝，每個葉，每朵花，以後它長得更快，漸漸的高了，大了，像年青的小夥子似的強壯。每個夏天都照例，地結滿了石榴，給孩子們吃，給客人們吃。在中元節或中秋節的夜裏，胆大的孩子們高高地爬到樹頂上，把一個個紫紅而新鮮的石榴摘來丟在站在地上的人們的衣兜裏，石榴皮上帶着些微微的露珠，人們的手觸到它時，都感到一種微妙的靈魂上的濕潤。……

伯祖母 六月二十日

親愛的孩子：

我昨夜睡前飲了杯茶，在床上儘是不能入眠。四周都靜悄悄的，我似乎感到這黑暗比往夜濃厚。夜更深時，老鼠出來了。老鼠走動的聲音使我覺悟到這臥室的空大和我的寂寞。我的身體不想動一動，我想我是躺在曠野，不是躺在那如死去了的深深的巖谷中，周圍不會再有什麼騷動了，殘缺的月光和天上的星呀，雲呀，都僵硬了，死了。我若是翻一翻身，似乎是可以立起來了，慢慢地離開這臥室，扶着我的拐杖，走到一些似乎曾認識的路上，這路，曾引導我來，也仍將引導我去，前面一片模糊的灰白色，我似乎可以看到。再翻一翻身，我又回想到這臥室的一切了：床後立着一隻古舊的木櫃，木櫃上還放着老鼠咬壞了的箱子，這些都是五六十年的我的嫁妝。雖然都陳舊了，然而還可以用的。櫃裏的幾套布衣服，我死前已夠穿了。床前一張小桌子依舊放在六年前的那地方，你大約還記得。桌上有一盞豆油燈，我雖是用不着它了，放着似乎也多少能給我些安慰。還有一個小木匣子，裏面放着我的木梳，和梳落下來的髮。這髮都是白的，並且很凌亂，但我總有些留戀，不忍將它拋棄。一隻小皮箱，裏面放着你幼年的玩具，一直到現在我還替你好好的保存着。說來也好笑，你每次寄照片回家來，人們都說你長大了，但我總有點不相信。然而事實上我知道你是會長大了的，世界不會停留着等待我們。

我住在這房間裏，也快六十年了吧，我十七歲時出嫁，——十八——十九歲時你伯祖父死去，到現在真快六十年了。你今年是二十幾歲了，你總還記得，你的母親多病，你從小就和我在一處了。你幼時是怎樣地好強呵，連你的父親也不能屈服你。你怕讀書，你的父親不知爲你着急了多少。到八歲時你的母親死了，你居然很聽話，肯讀

書了。

伯祖母 六月廿三日

四

親愛的孩子：

白天裏無事，孟三孃很願意替我繼續昨天的事寫下去。我想，你是十五歲時離開家到省裏去念書的，從那以後，祇是暑假和寒假纔回來幾天。但這幾天裏於我真是熱鬧呵，房間也似乎小了，老鼠也似乎不鬧了。……但你離開我又是六年了，我已是衰老，我不能想像到能再和你相會，未來的想像似乎已從我的心中逃避。我寂寞時只是去回憶一些過去的可愛的事，這些事我曾經是回憶過千萬次的了。

孟三孃要我講講年青時候的事給她聽，但從什麼時候講起呢？我祇記得我的眼睛從年青時候就不大好，但我怎敢去開口向長輩們要求醫治呢？我雖是知道我總有瞎了的一天，但祇要不在我還能做事時瞎了就好了。是的，六十歲以前我還看得見做針綫，我常偷空替你補些破衣或做些別的事。我隨時想努力去做些我所能做的事，這雖是我的習慣，但也是爲的去得到一種生活的自信與安慰。我總覺得我是孤獨的，無兒無女，你的父親雖是很孝敬我，但我的心裏有許多想說的話是無處可說的。

昨天你的繼母和你的嫂嫂吵嘴，吵後兩人都賭氣睡倒床上去了。吃飯的時間快到了，兩人都不起來去預備。我走到你的繼母房門口低聲地叫她，她不答應，又走到你的嫂嫂門口低聲地叫她，她也不答應。我不敢再多說了，一個人去靜悄悄地坐着，但心裏是怎樣地焦燥呵！

五

親愛的孩子：

這幾天來我不想多說話，我想使全家的人都將我忘却。我像幽靈似的，天剛亮就起來了，扶着牆壁慢慢地走出臥室去。天黑了，又慢慢地走到床前。昨夜，在堂屋裏多坐了些時。神桌上的燈光可以給我一片模糊的光明，香爐裏的香味也給了我多少寂靜的安慰。孟三孃是個沉靜的人，她似乎比我更容易沉入深思。她雖也和我坐在堂屋裏，然而竟沒有一句話。她曾去添了幾次燈油和爐香，假使不是夜太深了，我倆真想將這安靜的時間延長下去。

伯祖母 六月三十日

六

親愛的孩子：

昨夜夜深來了一陣大風雨，我從夢中醒來，感到這風雨將我和人間隔絕了。大自然的一切騷動，於我都是覺得很寂寞的。這騷動的來去太渺茫了，雖也有深夜裏被驚醒了的人，然而誰又願意去講一句什麼呢？

今天我本想將衣服給你的嫂嫂替我洗，天雨，我又不好開口了。

屋子已是年久失修，昨夜的雨漏了許多在樓板上。天亮時，孟三孃到樓上去看了一眼，她告訴我這大樓是空虛着，只堆着些破碎的傢具和書籍。在灰黃色的牆上，留下許多一條條的雨水經過過的痕跡。從前你和你的哥哥在牆上畫的山和山上的小兔，都模糊了。

伯祖母 六月廿四日

『這大樓是空虛着！』多麼使人恐懼的一句話呵。我記得以前會常常堆滿了穀子，『壓彎了樓板，』這是家裏的人們自豪的話。這話真是驕傲得可愛，全家的人們整年的勞苦，都在這句話裏得到安慰了。但現在的大樓常常是空虛着了，全家的的人們都生活於憂鬱中，明年，後年，大約也不過如此。我已是如此地衰老了，我每夜都在無力地祈禱着全家的幸福。然而不敢向人們說一句什麼話，因為恐怕人們藉故責怪我。

伯祖母 七月七日

七

親愛的孩子：

我想我並沒有什麼罪過，然而我活得這麼長久，在這家庭裏這總覺是一個多餘的人。人活老了，自身會感到很大的空虛與寂寞。同時代的人們都死去了，一切的事也都過去了，我常常驚訝我是怎樣生活過來，。我想到青年的你們將來也會有我現在這樣的感想時，我真替你們傷心。但你不必為我有什麼感慨，我這樣一個懦弱的女子，雖是很平凡地過了一生，但我並沒有什麼留戀與悔恨。我雖也曾有過無數的夢想，但這無數夢想的發生與毀滅都祇我自己知道，我想，我是已經很小心地，悄悄地生活過來了。

生活太固定了真是一種痛苦。譬如當一件不幸的事發生時，我須得忍受着看着它的開始，它的經過，和它的結束。中間我絲毫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與時間，而我每天又有那樣多的時間來記憶一切，從來我所遇到過的不幸都很清楚地留在這腦裏。我沒有更好的方法，祇是期待着死亡來解救我。

伯祖母 七月九日

八

親愛的孩子：

昨夜也許因爲月光很好，你的父親夜深還未曾睡。我聽他走到石榴樹下，不久，傳來了一陣琵琶的聲音，我平靜的心被震動了。很久，很久，這聲音似乎是更美麗更悲哀了。最後，我不自禁地傷心地在床上哭起來了。我奇怪我還能哭。隔壁的孟三孃未曾聽到我的哭聲，我哭後很久纔睡去。

伯祖母 七月十五日

九

親愛的孩子：

我患痢疾，好幾天了，我疲弱得不堪。我本不想告訴你，但我恐怕從此我將與世界長別，不能再向你說什麼了，所以我給你的信仍舊繼續下去。

我不怕死，我只怕這纏綿的病。孟三孃常在我身邊照拂我。我真說不出來的感激她，但總覺不安心。病裏想不起什麼來，實際的痛苦已佔去了我的一切。

黯淡的燈光放在桌上，孟三孃也睡覺去了，她以爲點上燈可以不致使我太寂寞。我迷糊中似乎看見你回來，頭髮長長的，匆促地走到我床前，但低了頭，沉默着不和我說一句話。我從被裏伸手去拉你，但我的手所觸到的，是堅硬而帶微涼的牆壁，我只好無力地將手縮回。

在病裏，人們無論是同情我，討厭我，我都感到不安。但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次了，我能忍耐下去。

伯祖母 七月廿一日

十

親愛的孩子：

我痢疾已好了。但左腳脛上又因生瘡而腐爛了。瘡周圍的肉變了紫黑色，我整天整夜疼痛，不能安眠。從夜晚呻吟到天明，天明依舊不能得到一點安適。這呻吟聲似乎會變成堅硬的冰塊，和烏黑的煙氣，壓迫了我，窒息了我。我總是要死的，但爲什麼死得如此痛苦呢？

你的父親會早已將我的病狀告訴過你，但我不希望能和你再見了。我真想不起什麼了，在這最後所感到的只是廣大的絕望後的平淡。這樣，我辭別這人間是很容易的了。

伯祖母 七月廿五

X 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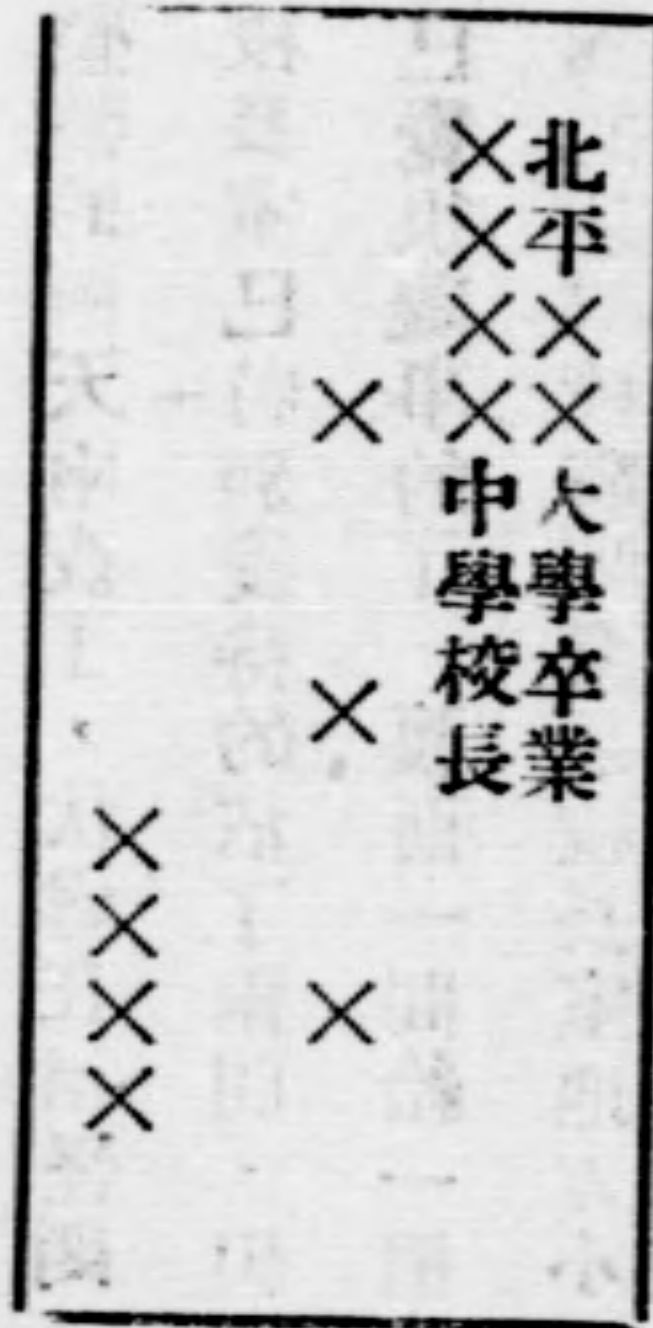
宗 琳

算來已整整的兩天兩夜了，伏處在這怪悶人的屋子裏。

雖說是校長室已特別優待的佔了兩間，但因房屋建築得特別，外面一間是大門所在，各色人等來往進出，放了一個臉盆架已覺很礙事的了，裏面一間給一個土炕佔去了五分之三，窗下再放了一張四仙桌，——照例該說是寫字台，但不知爲的是學校窮呢還是校長室地方小，我們X校長室裏是僅備一張四仙桌，——四仙桌本是人家隨意小酌用的，側邊沒有抽屜，函件往來和在這主案期間的紛繁的表冊，固然可以用去補壁，掛在四周，但撕兩本去了皮面的辭源，幾冊破爛的地理圖，一部詩韻合璧，和一個小提箱，却無法處置，因此不得已左側又放了一張書桌。四仙仙桌和書桌成了個九十度的直角，在這直角裏坐下了我們的X校長。處在這不足四平方呎的平面的空間內，加之校長軀幹的特別肥碩，自然更顯得緊擠起來。

這屋子，原來也許是僧房或方丈室，和尚嗎？八大皆空，蒲團靜坐，住這樣的屋子，自然綽有餘裕，但現在，是校長！雖然我們X校長半禿的顛頂和所抱對於辦學的雅小車主義，與其頂必禿和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和尙初無二致，而且是暗相吻合；但事實上，X校長的禿頂，有他那隻刻不離頭的大禮帽作掩護和家有校長夫人的鉄

證，也夠作證明我們X校長確是校長而非甚麼禿驢了。校長，誰能否認我們姓X的不是校長呢！看！手下有一百五十多個嘍囉，——不！該說是學生或高足，——六個教員，三幢蓋有紅瓦的，自然是校舍，連大帶小四個校役，有課桌，有一隻自鳴鐘，有搖手已活動了的一把鈴，——注意！并非和尚的鐘，圖書館裏還有僅有的一部木刻的已被蛀蟲剝蝕了的許氏說文。既是學校，那末一廟之主是方丈，一校之主非校長而何？如果人們還不信我們姓X的確是一位堂堂校長時，那末我還可奉送一張卡片為最後的證明。這卡片原是我們X校長見縣長或教育局長時用的，為節儉起見，自無做宋體印一百張的必要，美術教員閒着，不會叫他用毛筆寫幾張簡直不像校長了。於是鉛畫紙剪成長方，美術教員於奉命令之下，小筆一揮，更可出門見大老了。



正因為確是校長而非和尚，住這樣狹窄的屋子便有感不適了，尤其在目下這種尷尬時節。

說是「伏處」，本來是為我們X校長保全體面的措辭，若是為寫實計，該說是「軟禁」的。軟禁！好一個慣熟的字眼兒，通常是出諸政治機關的，而現在，輪到我們X校長頭上來了。憑了個大學畢業，憑了奔走十年的經驗，到而今，只落得個軟禁之刑，想到這裏，不禁英雄氣短，珠淚雙掉了。現在，X校長頹然地倒在炕上，兩眼瞪着，對了四周的一切發呆。

從新算起，確已整整的兩天兩夜了！

這時是第二日行將閉幕，第三夜不久開展的時候，仲春時光的夕陽，被高聳的西山遮着，提早收去了它的光輝；本來是并不十分透明的表心紙糊的木條窗的屋內，更顯得暗澹，而且帶幾分淒涼。窗外，屋後，不時的揚起一陣脚步響，接着的是喜讕，竊竊私語，甚之是漫罵。

「——剛纔上廁去咱看見紅着眼啦！」

「——真的？」

「——誰來哄你們，明明是哭啦！」

「——哈哈……一陣閑笑。」

「——小車推不動，放下好啦！哭有烏用！」

「——咱的好校長，怪可憐的商量着放了他吧！」

「——呸！苦肉計當心！」

「——」

「——真紅了！真哭了！」

「——讓咱瞧瞧！」

「——一陣擁擠，一陣閑笑，X校長羞的重又而朝裏；但眼前金星亂迸，盡是一隻隻圓溜溜的烏眼珠兒。」

這些，在平日，我們X校長早就跳起來實行他的耳瓜子主義了。就如三天前，我們X校長以史地教員的名義去X年X期上歷史班時，剛進教室門，忽然一聲「他媽的校長」直衝前來，X教員瞪起雙眼，見是左側一個小學生在罵，心頭火起，立刻回敬了校長原職，說時遲，那時快，伸出空着沒有辯書的左手，就是拍的一耳瓜子。那學生好個神天起了個霹靂，痛固不在話下，X校長這種捷速的手巴子實在出於他的意料。後來雖有個年齡較大的學生站起來說那同學罵的是本村小學的校長，他不該不收女生，但X校長的判決理由書是：「凡校長都不可罵！先打一下耳瓜，待下課後聽候處分上」全堂默然，X校長痛快地現着勝利的微笑，開講他的帝皇家譜。但如今，人面依舊，時境全非。現在是在關「學潮」啦！被「軟禁」啦！雖欲打，也不可得了。左掌心癢得有些發熱，憤火中燒，不得其道而洩，真是恨事，他簡直氣極了，氣的連連一個睡態的勇氣也沒有了。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鬧學潮，也曾見過來。民國八年在北京時節，那次學潮也算得大了，雖則那時自己只知去記漢文帝之後是漢景帝，興化縣江蘇有一個，福建也有一個，未曾躬與其役，但聽說打的是曹陸等所謂賣國奸臣，與校長無關也；民九卒業之後，爲飯碗十年奔走不暇，雖則自己在XX師範和XX中學也曾捲過舖蓋，但這是因自己不爭氣，史地教的不高明，這是趕教員的學潮，雖已和五四微有不同，但仍與校長無關也。這次好容易來這裏，佔得了一個校長，滿擬「十年來奔走不暇」的暇幾年，不料却又活該倒霉，好幾年不看報章書籍，原來學潮已由對賣國賊而轉到教員而轉到校長頭上來了。

想到這裏，X校長不由的搔了個案牒。回頭時，窗前嘍囉已去，隔院子傳來一片京胡京戲聲。夜之神已伸展了

它的雙翼籠罩着大地了。眼前四仙桌和課桌的輪廓漸模糊，只是黑模模的一片。想抽身起來點上燈，得些陽氣，但無力的四肢，懶得動彈，眼看着周圍的一切，在視線下向黑暗中消逝了。

睡不着，沒奈何，又回到追憶中去：

學校是私立的，做個校長少不得受校董們的擺佈。就像這一次開除一個學生，憑良心自然說不過去，不禁起不與那個學生懷恨的校董的再三叮囑，飲水思源，少不得昧了良心幹一下。原冀驅走喪門星，可以過太平天下，却但料就此弄得一發不可收拾。「壓力愈大，抗力愈大。」記得這是中學時代物理學生牛頓三大定律之一，但原以為只是物理學上的牛頓馬嘔，和做校長無關的，現在想來，却頗堪咀嚼了。董事嗎？只董事而不董錢，向他們要錢沒於想，開除學生却叮囑再三，這其間似乎有些不公尤吧！而現在，事情弄到這步田地，却由我一個人在此受罪，他們是無憂地高枕在家中。這還不明明是利用我將我當作傀儡的一幕活劇！在我，本來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但他們，是地盤所在，勢力所關，現在是自己的盤據場，將來是子孫的噉飯地。想到這裏的X校長，確乎有些後悔了。

後悔還得怪自己。憑了在大學苦苦的四年，落在這找不出第二個同樣資格的人的縣份中，十一年來，仍落得如潦倒，不怪自己不爭氣怪着誰？這次年底下被鄰縣初中的新校長辭退下來之後，正苦悶着「不知來年又在何處」，好湊巧來到了這裏，而且居然是校長；雖是個破爛不堪的私立中學，但好好地幹起來，在這樣文化低落之地，也太有希望。少不得憑了辦學成績和卒業資格，再交上他一個紅運，放個把教育局長過過癮……那時候，那時候啊！黃毛妻子成了局長夫人，貓女犬子成了公子小姐，肥碩的身軀一搖一擺地出入縣府，也夠風光的了。思潮擁到這裏的X校長，下意識地將左手一舉，撲的一聲落在炕沿上，覺得冰冷，又頹然地縮了回去。莫明其妙地將自己順手

打了一巴掌。

一巴掌確有些見效，明明已清醒過來了。史地系出來自然只懂得史地，勞什子的教育學心理學太玄虛了，既不立志研究教育，管他則甚！因此當董事長書面請他做「校長」時，也曾費了幾分鐘考慮，但因飯碗不容你一日空着，便答應了下來。既來之後，學生又不知趣，歡迎新校長大會還得由自己發起召集。在歡迎的前夕，照例也擬了一篇第二天宣布施政方針的腹稿：第一段自然是老套的半進半退的自謙；第二段該是本人辦學的目標，這在早已聲明並非志在教育的X校長確是頗費躊躇的難題了！「爲革命，」他媽的，一年前革命高潮裏雖已將建國大綱二十五條背熟了，革命也未給我這樣努力革命的人以報酬。現在教學生去革命，何苦來？「革命」是「革」不得的！「爲人才，」這似乎較妥當而且也冠冕堂皇，但真的要造了人才把咱的未來教育局長搶去不成？自己拆自己的台，太不成話了！我們X校長是王陽明學派的信徒，知行合一，腦裏并未想到「說話」和「事實」有何區別，不慣於放空炮的。這時候急了，在四平方尺寬的空間內亂轉，眼見得歡迎會將因此目標之未確立而減色！「減色」！「色即是空」，「遁入空門」，「出家」，「做和尚」，X校長知道既是減色，必得從「色」字着想，心經上說「色即是空」，「空」，具體想來自然是指入大皆空的和尚，再想到自己住的是以前的僧房，勢該從和尚頭上去找！至時，觸景生情，靈機頓悟，想到了「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名言，噯！這也能算是辦學目標嗎？這倒變爲無目標了，那不打緊，原來一件事的目標該活動些才是啊，須知就是孔子，也是聖之「時」者也，活動得快了，便近於「無」了！「做和尚」，「當校長」，「尚」「長」二字恰巧是一韻；加之現成的禿頂，咱老X真要國家立下一紙休書，將黃毛婆退了出家了！但唯唯，誠若先生之言，對學生真能這樣宣布嗎？那倒底不成話說。那只好這樣，橫豎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不外是做到那撞到的意思。

，不如落個現成，說是莊稼人的「推小車」吧。推得動推，推不動拉。這與「和尚說」相去不遠。但顯然，這個「推小車說」有個大優點：推小車的是莊稼人，校長而如莊稼人，豈不是平民化革命化乎？做了敷衍因循的事而尚能得此美名，何樂而不爲！至於「推小車」之下加以「主義」二字，那是目下的流行病，無用思察而即得的，推小車主義，推小車主義，我們X校長找得了辦學的哲學之基礎了！新校長萬歲！至於施政方針第三段的辦學方法，那倒是較容易的事。辦學爲學生，方法也就是對學生，先生講，學生聽，不聽怎麼辦？打啊！用戒尺嗎？那成了私塾了，現在明明是中學；用手，打巴掌，不，不叫巴掌，叫「耳瓜子」吧！這自然也該加上「主義」二字。耳瓜子主義，耳瓜子主義，我們X校長又找得了辦學的方法了！新校長萬萬歲！「推小車主義」，「耳瓜子主義」，加上自己的「混飯吃主義」，一樣是個三面主義，也有革命性，已有連環性，更有X×性……施政方針的腹稿既成，歡迎會自因之而增色。當夜，便呼呼熟睡，做了個生平以來未嘗做過的甜夢。萬歲！萬萬歲！局長！夫人！公子！小姐……

說是「呼呼熟睡」，說是「甜夢」，那是指自己召開歡迎會的前夕的事，現在，僅是兩個半月後的現在，明明是圓睜着兩眼苦的合不攏來！生來未有的甜夢，愜當地說：該是一切前程的由動搖而流於幻滅的悲哀！

將近夜半了，除了西上山傳過來一聲聲「咯咯咯咯」的梟鳴頻添了心頭無限的悽愴外，四圍是死也似的次寂。連前兩夜澈夜不斷的一二人底脚步聲，今晚也好似不聽得了。「怪可憐的，咱們商量着放了他吧！」一句悠悠的話重又現上思潮中來，真的嗎？說的雖未免太挖苦，但惟願能如斯！

覺得和前兩夜有些異樣的X校長，心上又由懊哭，後悔而轉向另一方面了。校董們固然不好，但學生們實在太可惡。尤其還有二三個年輕同事，也暗地裏幫着學生拆唱的台。與其這樣屈服於年輕小鬼們之前，不如索性給校董

們利用一下，把些手段給小鬼們看看。私立學校，受不着官場節制，董事長在本地四近，誰都見得怕，而且他老閱歷已深，又做過什麼議員，少不得靠他有辦法，騎虎勢成，還是投降了老派，將錯就錯，一直錯到了底吧！橫豎憑你搖尾乞憐，對於血氣方剛的小鬼，是無效的，教員，辭退！學生，開除！方洩我心頭之恨。

急劇的轉變有如暴風雨般地向X校長心頭襲來，它刮去了悲哀的黑影，帶來了新生的勇氣。這勇氣，使X校長一發走下炕來，拖着鞋，挨近傍晚時被戳破的窗紙洞口往外瞧。院子裏被微弱的星光映着，依稀地還分辨得出對房階沿的石級。側耳靜聽，確是死也似的沈寂。「放了他吧！」一句話重又在腦膜上一擊，「逃」的一字便接着清晰地顯現出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真的，走爲上着！

心頭好似有小鹿兒在撞，趁了這般勇氣，連一秒鐘的考慮也不待，立刻，回過身，提上鞋，把被蓋好，中間隆起，整一整長袍，舉手抹了一下在眼眉頭將乾未乾的淚痕，便臨手蹣跚地開始扮演金蟬脫殼了。

走到院子裏，劈面從不知什麼地方刮來一陣涼風，身不由主地打了個寒噤。將頭俯到地上側耳遠聽，確是一點沒有動靜。稍事鎮定，便又臨手蹣跚地走向後門去的

『一路順風』，帶着烏鳥悽壯的呼喊，我們的X校長在銀灰色的星光下消逝了。

十年來奔走不暇，

不知來年又在何處？

爲人作嫁的人生

夏炎德 譯

法國——蒲爾陀 (Henri Bordeaux)

一 小若望已垂危

醫生俾呂諾，在階前送出他的兩個同行，他用一種哀求的口氣作最後的問詢道：

——終於……已無可救藥了嗎？

兩個醫生相顧着，好像在證實這樣的發問是徒然的了，而那年長的却耐心地答道：

——我們注射了兩次血清都無效驗，我們實已無計可施了，我的朋友！

——無計可施……你們想這孩子還能活久嗎？

——活久？年輕的詫異地答着，差不多在譏笑了。

——以我說來是幾點鐘吧。

——幾點鐘，是的，差不多。

——人是說不定的，年長的插嘴說，經驗使他變成穩健得多。總而言之，我的朋友，他不至再受苦了。

——謝謝，兩位先生。承你們老遠過來，俾呂諾醫生喃喃地說，當他兩個同行坐好在等着他們的車子裏的暖衾的時候。

其中一個醫生，已在摸出表來算他到家的時刻了。聖誕節的前夜是家家的節日，不是要闔家歡聚的嗎？驟馬受到韁繩的驅使，便挺直身子開始邁步前進了，俾呂諾醫生却呆呆地，冰立在門口不動，聽了一會規則的鈴聲：在雪的路上，那車子把他的希望帶着去遠了。

在沒有回到他看着凶險的幼小者的夫人那裏以前，他先走進他的工作室，他很心急地把種種書籍翻開又翻弄，想要從他的科學中查出一個理路一個祕方來。

天色晚了。從橫邊的窗櫺中，他一邊望見那古老的蒲浮鎮，和重重矗立的屋舍，偏促的街道，穿過土龍河的橋，另一邊又望見一個松林的斜坡覆着薄薄的霜華，多森嚴的氣象，他從薩服窪到這與世間隔的村落，叢山環伺的深谷所爲何事呢？一會兒，他彷彿回復到那些悲劇的遭遇，幾年來的生活情形又撮合在他腦中複演出來了。

貧窮支配了他的生活，貧窮不是支配了他生活的大部分嗎？他很早就結婚，沒有家私，努力學成了醫學，在一個大都市行醫，初起的主顧少，在實力上是不許他久持的。蒲浮鎮十年來是被醫生拋棄了的？這地方氣候怪壞，夏天雖好，但短短的怎抵償得常駐的嚴冬，居民勤勞敦厚，却不免粗魯而缺乏教育，這樣的地方有誰願意在此埋沒他的青春呢？鎮公所爲着要減少兒童的死亡，撥出一筆醫生的補助金，但是仍沒有用處。這筆補助金既沒有人來爭，對於物質生活上又有許多的便利，這種種的好處，誘致俾呂諾醫生的到來。人們像救世主一樣地歡迎他。

一年以後，他愛這地方無異他的滋鄉了。他的夫人亞黛麗娜是不喜歡與世俗交際的那就無需乎矯揉造作，笑逐

顏開，歌唱終日了。他們生了一個兒子，一個美麗，強健而壯胖的小孩子。後來他考察行醫的直接的效果：沒有一個村落，沒有一個田莊會被他祛除些禍殃的。在這谷中，孩子很多，但是死亡也容易：這是由於不講究衛生。不注意看護，不識得保養，以及缺乏為母者克盡厥職的醫藥知識。他盡力宣揚這種母教，巴望把這些死亡太容易抵抗力太薄弱的幼小的犧牲者從死神手裏拖回來。

他回年來所行着的這種信心，命運却使他遭到冷酷的報酬！

祇看他的兒子，他的小若望就輪到劫數，患到自喉症了。他用赭紅的血清和割開氣管的手術曾治愈了好許多人家的孩子，他自己的兒子總該易為力的吧。然而起喉症的時候，他正在外面出診，那時喉症如迅雷似地發作起來，聲音由低而啞，漸漸消失了；咳嗽阻住了；呼吸變成喘息了，窒息的病勢益加凶險了。

回來怎樣呢？他依稀還記得，從老遠趕歸，滿身是雪；他走到村市的一個鋪子裏買了些聖誕節的玩具預備賜把若望，他帶了一隻小木馬和一隻喇叭，想像着快樂的家庭，輝煌的燭光，和那晚餐中熱氣四溢的湯，他把不得一個人笑起來了。「而結果！……他夫人面色慘白地見了他幾乎要哭了。——出了什麼事呵？——快走來呵！……是為的若望」。他見勢即刻知重若望已害了重症，去使出一種有效的治療。

到了早上，隔天的治療不能奏效，他就差一個鄰人到附近的一個亞爾培城去邀兩位同行來商量，從亞爾培城到蒲孚鎮須花四個鐘點。醫生要到下午纔來，而來了又是無計可施。沒有辦法，惟有等待……等待什麼？……等待還有用嗎？

他回到病室亞黛麗娜正執着他兒子的手靠近着他，當心着他，時常向他說話。喇叭和木馬被遺棄在牀上。人個

已預備過小聖誕節了；但孩子再也不放在心上。聽見丈夫的脚聲，伊轉過頭來。伊已料到幾分了；口裏仍然問着

——他們說什麼？完了，是不是？

他把年長的醫生的話重說了一遍：

——人是說不定的。

——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聽天由命就是。

他坐在床的另一邊，面對着她。小若望疲頹已極，寒熱也幾乎沒有了，慢慢地疏軟下去，好像全身的器官都在停滯下來。有時他也撐開眼皮視而不見地看了一眼，他這雙無邪而無知的眼睛，沒有表現一點悸怖，他顯出是個這樣無關緊要的一個小東西，這真使他自疑死神爲什麼要光顧到他哩。窒息不絕如縷地發作，胸口都要破裂了。每次發作後，他父母親看着他覺得些許呼吸已幾乎回不過來，這不啻宣告他的微弱的生命的延續，要遺留到臨終的最後剎那哩。

夜已到，雪天的時候，天晚多快呵！亞黛麗娜用大力撐持了起來。

——你往那兒去？她的丈夫問道。

——點一盞燈來。

——幹什麼用？

——在他還活着的時候，爲看他活着……
放下罩子，他們倆在燈下又各歸原位。

二 又一個快死了……

在六點時分，女僕瑪莉特留神地推門進來向主人說：

——有一個薔薇鄉的人要來和先生謀面說話。

薔薇鄉是一個離蒲孚鎮有十哩之遙的村莊，在穿過土龍河和大道的一個松林的另一方面。

——我不願意見客，瑪莉特，知照他回去吧。

過一會兒她又來了：

——他不肯去，他堅欲和先生講話。

俾呂諾醫生決意親自去回絕那不速之客，這是一個像肚皮的鄉人在灶下烤火，滿肩的雪，在衣上融化下來像一查條的支流，他回頭看着這形容瘦削的客人，在着一副灰色的粗鬍鬚和一雙可驚的獸眼。

——原來是你，李蛙，你要怎麼樣？

——是我的孩子窒息。

——哦！醫生說，明天來，明天一早。

那人搖搖頭說：

——非你他今天過不去的。

——我自己的兒子也已到要死的地步。今天晚上我不能走了。

兩人相待無言，各憂各的不幸。

——這是事例之常，李蛙終於又說了，你要醫你的，不能醫我的。

——呵！我的……我的……

靜默重又包圍了他們倆，而鄉人又首先打開宅：

——我的還不至於必死，我年老得他，不會再生的了。

——明天早上，清早就來，我已答應你了。

——那太遲了。

——等我的孩子盡了眼睛來……也許在半夜時分……

——這樣你在此地也是無可如何的！鄉人大膽地挑言道。

醫生聽了這話便發怒了：

——你這樣說我無可如何嗎？你怎見得呢？他終是活着的。他活着，我不去，聽見了嗎？

鄉人將他的氈帽緊握在手中，遲疑了一會，走向門口去了。

——那麼就兩個一齊死，在他鬍髭裏喃喃地說，但也不懷恨意，好像這是必然的事情。

——慢一點，俾呂諾醫生喊回他說，他一刻不住的咳嗽呢，還是一時的狂咳呢？是不是實發的啞喉？

——初起很厲害後來漸漸減稀。這是好徵候嗎？

——不……我不能離開我的孩子，你懂得了嗎？……他怎樣呼吸呢？

——呼吸很微弱，後來突然梗住了咽喉，他就窒息起來了。

——這跟昨夜的若望是一樣的……你不要儘央求我去，這是之可能的……他時常窒息嗎？

——那差不多時常窒息的。

——呵！我可憐的朋友，我真爲你惋惜！

——他是難能的了，我也很明白。

——那倒說不定。這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也就是機會的問題。我們可再試一下注射血清，如果氣厥了，可用

割開氣管或人之裝管呼吸的辦法。

——你的孩子已無可如何，那末我的可還有辦法。

——俾呂諾醫生張開一雙可怕的眼睛向也看了一眼，而後他慨然的允道：

——等着我，我和你一同去。

——他回到病室裏，孩子的呼吸很困難，他顏色已這樣的蒼白好像已沒有一滴血了。

——亞黛麗娜，聽着我，你當時常把這小瓶子讓他呼吸，這就設了。

——爲什麼要向我說這些話呢？

——爲的我要出門了……

——你嗎，今天晚上！……

——薔薇村的小李蛙快要死了，我現在趕去也許還來得及。

——不過我們的孩子呢？

——我們的孩子的性命已非人力所能左右了，你就像我一樣照料他好了。

——我們不要離開吧。

——我是理當去的。

她在牀邊立了起來，好像一隻狼保護着她的養子一樣。

——你不愛你的兒子了。你不愛你的妻子了。你走好了。

我的愛呵……他含哀致誠地自解着。

但仍是說不明白的，他彎下身子靠着他的孩子，雖然面色蠟黃，但頰上還覺得有些溫熱透露出來，不過忽然他又迅捷地跑出房間，怕要消失了他的意志，頭也不回。

三 盡責以後的寬慰

在車子裏他們沒有交談過一句話。李蛙牽動着疲乏的騾馬的韁繩，蹄兒已深陷入初下的雪裏。醫生左手拿着他的醫包頓在他的兩腿上，右手刻板地作着手勢，被氈漸漸瀉下去。那條大路穿過一個山口，半被百年的蒼松翠柏所遮塞，底下可聽見土龍河的鳴流聲。燈籠搖搖招展着，微微的照見路旁的樹木，山石，有時還有水流。

車子在一所獨家屋前停住。無疑的裏面的人已聽到鈴聲，因為那扇門已開出來，一個女人當心地拿着一盞燈在階前出現了。

——醫生同在嗎？她問着。

——同在的。

她像得救了似地喊出一聲「呵！」遂即領了兩人走進孩子在喘息的房間。

過了三刻鐘，醫生收拾好醫具準備着動身。

——他有救了，是嗎？女人問道。

我想是如此吧。明天我再來。

——你今天晚上還回去嗎？李蛙問。

——馬上要動身。

——不過驛馬已吃力了。

孩子有了福命，人自然會想到他的畜生。他一時非常感動，就把他積貯的一枚金幣自願送給醫生。而醫生在驚奇之下拒絕了他說：

——不，我的朋友，今晚此行的代價是誰都不能付的。

歸時跟來的一樣的靜默，在途中遇到一羣一羣的人在提着燈籠走，樹林中這邊那邊都耀着淡淡的光。這些近處村裏的土人是去做那子夜彌撒的，還在唱着那聖誕夜的歌兒：

天上的神兒，他降生了。

來玩笛子，來吹風笛……

他們還狂歡地向着過路的車子喊着……

——聖誕節安好！

傳呂諾醫生毫不回答，李娃雖心懷節日，也也不敢作答。

走到蒲孚鎮附近的薔薇鄉與阿萊墟的交叉路口，他們的燈籠在黑暗中照出一個遭難受苦赤身裸露的偉大的耶穌，在落花飛絮之下凍得痙攣了。「天上的神兒，他降生了」，醫生帶着測隱之心又想起這兩聲歌。

不過從薔薇鄉動身以後，他覺到他的苦痛，他的反悔，一起一伏都沒有長久在心頭，一種莫名的寬懷的，溫軟的，與舒暢的情感佔據了他整個的心，他祇就想起小若望，在他的眼裏再也不能看見生命之火燄，他自己也在奇怪怎樣想到這些事還不感到什麼慘酷呢。小若望在時的生活是比較幸福的，如果他不生，過去的生活又怎樣呢？忍受他的痛苦毫不嗟怨，也不加一點憤慨使痛苦加深，一切都容忍在自然的誠樸中。到底它會停止失望的前進；它也就不覺到怎樣的難堪了。

當他回到家裏，他見他的夫人傷心地倒在床上，轉眼又看見那已死的兒子，他用又柔又剛的手把她抱起，

——亞黛麗娜！……我的愛呵！……他說。

——你不在這裏時！……說着他淚珠墜掉。

但他看了他的沉默，不免奇怪起來。

隨後，她投入她的懷中，降服在他一種威嚴之下了，深深的知道她缺少一種力，生活的勇氣差不多也就是愛着人生……

這是俾呂諾醫生盡責以後在薔薇鄉路上所得到的慰安。

從軍歌

陳·汝·衡·

東北淪亡，逾一載矣。國聯解決無期，熱河風雲又起。長期抵抗，徒託空言。因循不振，國將不國。幸有義勇軍血戰於白山黑水之間，為天地留正氣，為國民保人格。語云，投筆從戎，此其時矣。感而作從軍歌。

君不見九一八日遼寧之烽烟，武力不訴國聯。又不見一二八日上海之大戰，國民血淚流涓涓。男兒抱此精神痛，神州四顧空淒然。撫此昂藏軀七尺，舞文弄墨殊可憐。願隨一軍萬里去，不共仇讎戴此天。人生自古皆有死，死向沙場夢亦甜。木屐兒，汝勿顛，華人久不在眼簾。看吾踏破扶桑之三島，亞洲黃種惟我先。不作伏波與定遠，誓不班師鄉里旋。

大旱

龍旭光譯

保加利亞——米納夫(M. Minev)

織意瑪優閒地在路上走，三個匈牙利的吉卜賽人（走江湖的人）跟在她後面，他們的肩上背着皮袋，拿了手鼓，很巧妙地在那上面敲擊着；織意瑪禱告上帝降雨，同時其他三人把布施給他們的麵包收集起來，然後織意瑪開始唱她的歌：

慈愛的主呀！請賜給濃雲

使朝露得以降臨，

掩沒這些黑泥的灰塵，

在那裏面生長小麥和黍粟，

那些東西供養着災黎們，

災黎和可憐的人們；

呵！慈愛的主呀！從天上賜我們甘霖。

於是一陣傾盆大雨，淹沒了地面；在田莊的一端的一個小禮拜堂是屬於祖父借納的，爲了要紀念織意瑪才建築起來的。

我記得織意瑪——這位歌者——很清楚，誰都記得她；她的頭髮如同羅多樸柏油裏浸過的一樣黑；她的眼睛又黑又大，大得如同一個銅幣一樣，而且又非常銳利，她的目光可以透入人的心。像一條鋼棒樣；她穿着寬大的褲子，頸上圍着一串小小的珠子；她很美麗——美麗得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好像太陽降臨到地面上來。

假如有人注視她，她的臉會被諂媚得發出萬道光輝來；她不是一般少年們的毀滅者嗎？當夏季市場的時節，一個沿繩走索者曾爲她而自殺。

馬戲班子的帳幕在市的中央展開，各處的羣衆聚攏來：織意瑪也在那裏，她將她的目光投射在其中一個走索者的身上，這個人是一個熟練的堅繩行走者；她的眼睛深深地刺入他的靈魂，使他雖然完成了他的技術，終於跳在地上跌死了。

羣衆們都興奮激起來，看見一個人自己跑上自殺的路上去；那不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於有紅鼻子白粉臉的人出現，扯高了嗓子喊着：「大太們！先生們……：我請求你們，這是一個走索者生活上每天都有的變故，這裏每個走索者都把他的生命握在自己手裏，我們還是繼續我們的節目，請你們大家通通回到原來的位子上去；不過，那邊的那個小小吉卜賽人，穿了一條寬大的褲子，頸上圍了一串小珠子的，我要求她馬上離開。」

羣衆都開始作着悉悉的聲音，這種聲音好像麥田裏的悉悉之聲：「織意瑪——啊——啊……：紅鼻子的丑角向織意瑪前自陳：『年青的姑娘，你的眼睛可以引起恐怖，它是設迷人的呢。』」

「想到那個光景！他不知道怎樣跳，卻強要我和我的眼睛負責任！」織意瑪依他的要求離開了馬戲場，那不是男子們一件很不幸的事嗎？「在這裏每個走繩索者的生命都是握在他自己手裏。」這句話給了她一個微微的寬懷，

於是她自言自語道：「既然如此，我還要負責；說在他們中間造成恐怖的是我的眼睛——那完全是一句騙人的話——一句騙人的話——」

她開始向她父親草屋的路上走，年老的吉卜賽人正在修補一隻破銅鍋，他停止工作，熔鐵爐裏面的餘燼差不多快要熄滅，好像一個快要入睡的小孩子的眼睛；太陽照耀有燈心草碧綠的幃幔上——這些草都是生長在莎麗加河的邊沿——好像要逃避織意瑪黑而且大的眼睛，她這時候正預備在草屋前面，盤膝地坐下來，把兩條腿交叉着。

野鴨怪聲地叫着；一大羣牛出現在那有水的地方；在市場傍邊的羣衆中央，可以聽見從兩隻號角和銅的樂器裏面發出來的淒涼而溫和的音調，同時又發出一隻鼓伴着一陣老吸烟的人的咳嗽，宣告：

「那邊！有一個人死了……」

接着可以聽見音樂的歌聲。

「那邊！每個走索者都是拿他的性命去奏技……」

織意瑪把她的頭彎得低低地，差不多要觸到地面上，在離草屋不遠的距離內，她在草裏面打滾，弄得一身都被露水漫濕。

她被一羣吉卜賽小孩子所包圍。

織意瑪微笑着。

於是這些吉卜賽小孩子懇求她：

「再來一回，只要一回，織意瑪，」

再來一回，親愛的姐姐！再滾一下，

織意瑪！親愛的姐姐再來一回！」

假如有人正常在這時候經過，他一定可以看見他們通通躺在地上，口裏喊着：

「先生，給我一個便士！」

先生，一個便士！」

其餘的剛剛走到莎麗加橋邊，因為怕村裏的狗，就不敢再向前了。

夜的陰影反射在織意瑪黑的眼睛裏，不管晚上的輕風如何地新鮮清涼，織意瑪的心終究是煩惱，過去的一切，在她都好像是一場夢，感覺到有一種微妙的可愛處，如同莎麗加橋上的晨霧。

「織意瑪！」有人喊她。

「多柏利！你走吧，惡狗通通在外面。」

馬叫起來，馬蹄一閃，他去了。

這個聲音從那裏來的？

路旁的電綫一站一站的振動。

她僅僅只幻想多柏利一個嗎？——織意瑪……

大旱已經繼續到一月了，自從兩個祈雨舞跳過之後，又要準備第三次祈雨舞了；第三個祈雨舞快要到來，往時

常常光降的濃雲始終沒出現，蒼天把牠玉藍的目光投射到四面八方來，連爲了痛苦的人類滴一滴眼淚的夢都沒有做過，這些人頭就好像螞蟻負着麥子在大地上爬着。

播種者從早上到昏暗忙着下種子，希望每一粒種子能有百倍的收穫；即使這些還是沒有成熟，秋麥沒有長出來，春麥更沒有一點希望。

「唉！小姑娘，難道天的眼睛瞎了嗎？」

天真是瞎了眼睛，農人們期待着已經一個月了。

他們在自己身上劃了聖十字出去看他們自己的農田，在夏季的時節，他們曾經忘記一切的憂鬱；她牽着一條牛，乾燥的泥土在鋤頭之下軋軋的響起來，泥土的本身却緘默無聲。

另外一個春天是不相同的，人們的眼睛射出歡欣的光輝，但是這個春季，這個大大的不幸使得他們憂鬱慘澹，他們望着天開始咀咒起來。

一天一天不變地過去，好像有閒階級用的玻璃串珠似的粒粒一樣。

「農人們，串珠有什麼用呢？只要雨真的會落下來！」

「小姑娘，雨不落下來呀！」

農人們縐眉蹙額地注視着上天，他們渴望有一根長長的法棒，用這根棒把天擊得粉碎，使那雨能夠接連不停地下一個幾星期，各人都得到充分的雨量的快麼；但是可恨得很，這根法棒實在太短了，他們又開始咀咒。

「農夫們，不要咀咒吧。」

年青的姑娘跪下來，把她的臉靠在乾枯的地上，用着那副慈母看見死的陰影徘徊於她嬰兒的搖籃之旁一樣痛苦的神氣來哀求牠：

「祖母（指地），你在期待嗎？一滴水都沒有了。」

於是她掉下兩顆很大的淚珠，埋在乾枯的泥上。

「不幸已經加在我們頭上，祖母，我們的糧食枯萎了。」

「起來吧，小姑娘，」農夫揚起棒來回答她。

「農夫，她真乾渴呀！我們離開吧！」

於是他們低着頭走開；眼睛慘澹無光，鼻孔張開着，四肢帶着疲勞，他們越過乾枯的泥土前進，在這裏他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被毀滅了；在他們前面，牛正拖着笨重的鋤頭，痛苦地伸出頸子；在他們後面，雲一般的灰塵正在飛揚，好像從火葬堆中冒出來的烟樣；農人和他的妻正在逐着死的波浪。

他們殺了羊來獻祭，羊血流在地上。

他們求雨。

連一點雲都不見。

天是玉藍的，無際的，深宵的。

莎麗加路邊的燈心草也低低地垂下來。

他們開始從井裏汲水。

但是即刻發現一點都沒有了，人和獸都得不到飲料。

在教堂裏先知以利亞的像前，更火是通夜不停的燃燒着；信徒們爲了要做禱告，一直在這裏守着等待夜的來臨。然而他們的禱告不生一點効力。

於是祖父尼哥拉司停止他的禱告。

太陽在天上燃起猛烈的火，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把牠撲滅。

牠發着火焰，農田都燒焦了。

歌者巡禮到曠野裏，求上帝降雨。

肩上帶着他們舊的吉卜賽袋，從這條冷巷跑到那條冷巷，一面用他們醒醒的手指亂敲着手鼓：

「呵！上帝賜給我們雨水吧！」

「或者一滿桶的水可以使得牠淋下來吧！」

於是農人們把最後一滴水傾到歌者的身上，一束一束的濕草，掛在年輕的吉卜賽人的面頰上；同時也塞滿了袋子，掛在擊着鼓的年長者的肩上；從潮濕的草中落下幾點水在地上，然而馬上一切都是乾的，好像這裏從來沒有得過一滴水樣；天還是不爲人們的哀告所動，也毫不了解他們犧牲最後一點水的大量。爲了求得牠的憐憫。

在加拉布山上，村中的孩子們爲了一塊雲等了近乎有好幾個鐘頭的樣子；因爲他們能報告一塊雲差不多是得到一隻金元。

但是他們的手依然是空的——

於是他們跑回村子去。

「媽！赤裸的太陽今晚又落下去了。」

「孩子！赤裸的太陽不會帶雨來的。」

「明天又會天晴，爹——」

「呵！我的孩子，牠將把一切生物都燒焦了。」

「呵！上帝，賜給我們雨吧！聽聽這祈求的聲音！」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

沒有一滴雨。

最後織意瑪已沿路禱告過，雨一定會降下來的。

「去年大旱的時候，她禱告，雨就馬上落下來。」

「這一次她恐怕不會再禱告。」

「牙齒緊緊的咬着，兩手又在褲子上面，眼睛注視着到利哥拉去的路，她不走開，她一定是在等什麼人。」

「但是她是在等一個男人嗎？」

「她什麼也不說。」

這個年老吉卜賽人問她，她還是不做聲。

「人們都在等着你的禱告使得天會降雨！去，織意瑪！」他們提醒她去年的禱告曾經得了雨。

「不，我不願意禱告。」

「那是有乖仁慈的，織意瑪。」

「我不願意去。」

「啊！你不願意去！」於是她的父親打了她幾拳，她的眼睛上頓時留了一塊青的痕跡。

「還要打嗎？」

「不，不靠強力的，一個人要達到他的目的多半是要靠慈和的。」

黑暗降臨到田野裏，漸漸地，然後又推移到河面上；兩隻大眼睛出現好像在喊着：

「河是深的，你要溺死你自己嗎？這河裏所有的水在那裏？」

螢虫把織意瑪包圍起來。

已經是收獲的時候嗎？

自從一切東西都被燒毀之後，所有的收穫者不知變成怎樣？

「因為那些東西都已經燒毀！他們爲什麼哀告他們的痛苦；我不願意幫助他們。那是多柏利他使我害羞，我等

他等了很久了，我在夢中曾經看見他很多次數，我希望在事實上看見他。」

織意瑪正在想着這些。

她的大而黑的眼睛對着夜默想。

每個人都睡在茅屋內。

人們所能夠聽見的只有馬在山上吃草的聲音。

牠們都跑開了。

有人驚嚇了牠們。

織意瑪大而黑的眼睛注視在夜的氛圍裏。

疾馳的馬蹄光亮的閃着。

一個聲音：

「織意瑪！」

「兇惡的狗都在外面，多柏利，到路上來。」

他從馬上跳下來。

馬蹄格格作響。

「織意瑪——瑪——瑪。」

「多柏利！」

「織意瑪，用你兩隻大眼睛，使牠們求天得到降雨。」

「不。」

「我替你買一付手鐲。」

「不。」

「我將送你一條美麗的皮褲你會拒絕嗎？織意瑪。」

「我已經有了。」

「我送你一莊田做禮物。」

「沒有一個農夫，一莊田於我有何用呢？我的靈魂希望能有一個農夫，多柏利；他可以非常暴戾，他可以常常打我，這都可以；我還是要行我所是。假使你的手打我，那反使我覺得非常好過。」

「織意瑪。」

「我每天晚上都等着你，多柏利。」

「沒有這回事。」

「我的嘴唇乾焦焦的。麵包在地上燃燒，不干我事。我不是也在燃燒，我不是一樣嗎？」
她注視着他默默無言。

「你的兩隻大眼睛，織意瑪！」

「是的，牠是我的。」

「使牠們去求天降雨。」

「我追求你還沒有成功，而你却希望我去求雨？」

「去年你會求過，不是結果很好嗎？」

「是的，但是那是去年……雖然，在這長久的一年中，我會經懇求你給我一次擁抱，但是你到現在還沒有實現，你有一匹馬使得沒有人能夠追到你。」

他注視她。

他的眼睛燃着熱情之火，懇求她，如同先知以利亞像前的長明燈一樣。

「你希望我要你作未婚妻嗎？織意瑪！」

「你，多柏利？假使你早一點來，我一定和燒焦田裏麵包的太陽戰鬥；我不知道天會不會下雨，但是我一定無論如何開始去跳舞；我一定跳到那種使人永遠不能忘懷的樣子。」

她的手臂在空中盤旋，她的釧子叮吟地亂響，她的熱血洶湧激起。

「但是，假使雨落下了，我就是你的未婚妻，我一定永遠不停地注視你。」

於是她望着多柏利和他大的眼睛。

「我希望雨會落天下，織意瑪。」

「我也一樣的希望，多柏利，」她回答，把頭掉過去吐着涎，好像一條蛇那樣。

「我們——」

「明天——」

「不論怎樣早的時候——」

「天沒有亮的時候在花園裏；快到正午的時候就在田野裏。」

「到加耳文去，我一定會到村裏等你。」

「只要等我，我一定會來的。」

在鄉村的一端，一團紅血正在波流。

漸漸的大起來。

「太陽正在襲擊我們；走吧，保重！」

他跳上他的馬。

「正午！」

「你要等我，多柏利！」

「你要來，織意瑪！」

黑馬沿路揚起了塵埃。

織意瑪已經等了他好幾個晚上。在她父親的草屋前，她從新把手叉起來，眼睛半開着留心黑馬和多柏利的躍過

全村的人都看得到。

他可以看得到！他們想些什麼——做祖父借納的媳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嗎？

「不，那是不容易的。」

於是織意瑪黑眼睛裏盈盈的充滿淚珠。

草屋變成蜂房一樣地蓬勃而有生氣。

吉卜實的女人們生在火的週圍閒談，火上面的熱湯正沸騰着。

「織意瑪預備去跳舞，所以天一定會下雨的！」

「天還沒有亮她就跑去了！」

「有三個鼓手同她一起去。」

「每個人都哀求她，她總是不願意去；但是，今天！」

「魔鬼的女兒——她想做什麼，就急不及待地去做。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下過一點雨。」

「誰也不能向太陽希望雨。」

「什麼東西都晒焦了。」

那天沒有一個歌者出來作法。織意瑪出來了，沒有一個跳舞者敢同她競爭，也沒有誰敢同她鬪鬪，他們的眼睛也不敢張開來向天，使雨會降下；這裏沒有如同織意瑪那樣的眼睛。

牠們知道怎樣去哀求。

在太陽上來之前，織意瑪把她的眼睛向天釘着；太陽帶了牠的火圈注視世界；從地上，織意瑪用她的眼睛回應。

大家都向織意瑪喊着，「你——你有麵包，同時我們的是被燒焦了；把我們的奪去，那不是一種罪惡嗎？你且禁食着，你纔知道什麼是飢餓」。

手鼓響着——太陽喃喃的在說什麼——牠用牠的絲兜把地球包起來；織意瑪什麼都沒有留意；把眼睛注視太陽——她開始跳舞；她的脚赤裸裸踏在泥上，她的臂在空中揮舞好像一隻烏鴉的雙翅，她的手鐲也叮噠作響。

當太陽把她的手臂擁抱起來，同時把牠的嘴唇吻在她身上，織意瑪覺得呼吸非常困難。但是她不停止。

她跳。

手鼓響應着。

太陽再把她擁抱起來，她的嘴唇爆裂如像地上的泥土。

太陽也正在用白的手臂，擁抱着兩個青春少女，織意瑪和大地。

少女們用結婚歌的調子唱：

啊！主呀，賜我們以甘霖。

主呀，讓天降雨！

憐憫吧！

我們正在被焚！

我們快要渴死！

主呀，賜給我們一些水！

我們快要餓死，

賜給我們一些麵包。

於是整個的村子的人都圍着織意瑪。她一刻不停地跳着，正午時分，她不把麵包貢獻給太陽，她的眼睛在喊，「我們沒有麵包，你也應該沒有，你應該不要吃」。

她展視加耳文的原野，晒焦了！羣衆們把頭低下來好像站在死人的面前；多柏利凝視着她——好像只有靠她雨才會落下來，不停的落下來。

所有的一切都在說：

『拯救我們，拯救我們！』

太陽也在喊：

『拯救他們——你不能——』

太陽像在嘲笑她，她的牙齒深陷在她的唇裏如同無數尖銳的針。

她支持不住了——

她喊：

『立刻』！

她開始熱烈的跳。

手鼓湊着高的音節。

這個年青吉卜賽人的身體不斷的旋轉好像一陣狂風暴雨。

大家都舉手向天禱告！

『主呀，賜給我們雨吧。』

這幾個月我們天天哀告你

難道你沒有聽見嗎？

賜給我們黃金般的雨吧！

接着是一陣喧嘩。

『不要』

手臂通通落下來，好像成捆的小麥在鎌刀之前，目光却向着天，然後停留在織意瑪身上，她正在跳舞。

『跳』！

她在日出前已經開始跳舞，她將繼續到日落嗎？

有人在喊：

『可憐罷』！

她——

「你悶死我了。你把我擁抱得夠了！」

她繼續跳着，鼓着最後的一點力量；她再也不能支持了。

一聲大喊：

「是的，給人們麵包！」纖意瑪扯下她的外衣，用顫動的手把她的胸部獻給火一般的太陽的紅嘴。

於是她停止。

跪下來。

跌倒在地上。

「多柏利！」

「我的未婚妻！」

他跪在她的旁邊。

其餘的人都把頭低下來，太陽強烈地晒在他們頸上，把牠的唇貼到纖意瑪的胸上，好像牠已經成了習慣，如同過去三個月在地面上一樣。

同時纖意瑪的眼睛注視着天空，她的身體再旋轉一次，然後用她漸漸消失的力氣把頭抬起來；她臉上一切受苦的痕跡都沒有了，她凝視多柏利。去告訴他一切她所受的痛苦，已經太遲了。

用了一刹那的功夫她注視他，然後又從新注視太陽。

大家都抬起頭來，他們詳細地觀察天，太陽和織意瑪的黑眼睛的鬥爭是非常猛烈的；吉卜賽人們一種快樂的樣子用他們醜陋的手指擊着鼓，同時在室中揮動着，這些聲音在織意瑪的耳山回響——

這裏好像是一個馬戲場，因為那些怕她眼睛的人，都跌下去——
『太陽爲什麼不怕呢？這裏一切的走索者都是用了他們的生命去獻技——這是那個紅鼻子勇敢的人說的——這裏，她，多柏利和他有威權的眼睛克服了太陽。』

羣衆們在喊：

『織意瑪，再來一回』。

『把太陽弄下來！』

『她已經把牠轉動了』。

『很好』。

『咬牠』！

『打牠』！

『牠乏力了』！

他們咆哮！

『落下來了，落下來了！』

太陽的光芒沒有那樣厲害了。

下午很晏的時候，雷聲響起來，頑童們大聲地喊：

『一大塊黑雲落到地面上，一大塊黃金。』

各處都佈滿了大黑雲。

雨落下來了。

那天晚上他們不能在織意瑪死的地方點長明燈。

雨整夜不停地往下落。

多柏利建造一個小小的禮拜堂。

他捐了很多錢，九年之後才完成。

從此以後，在這個區域裏面總沒有發生過旱災，在靠近禮拜堂邊經過的時候，無論誰都做一個十字的記號；所有村裏一切的繁榮都是歸功於織意瑪——她是被稱為祖父借納的媳婦；多柏利沒有再同任何另外一個女子結婚的願望。

在經過小禮拜堂時，人人都做一個十字的記號，用這種方法表示他們尊崇織意瑪的犧牲。

但是這些事情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你終也不能算出這個年代。

我自己可做一個十字。

瑪杜發谷

溫梓川譯

法國——梅利美 (Prosper Mérimée)

旅客從巴都維暨奧的西北面開始走向島的中部去，漸漸覺到地面迅速地隆高了起來；走了三個鐘點頭盤曲的小路和石子堆，橫通山溪的路通過了後，那旅客才走上堆着「麥桂」的路。「麥桂」是高斯牧人所住的地方，也就是違法的人們的遁逃藪。高斯農民常常把一部分的森林燃燒，祇是爲着要使他的地土肥沃。火焰燃燒超過了需要，也是常有的事。但無論如何他可以斷定這個地方能得到豐富的收穫；因爲森林殘燼所成的肥料，已足使五穀豐收了。至於那些沒有用處的根，留到第二年的春天，又可以生出萌芽來。再過幾年，就可長成七八尺高了。這種矮樹就是「麥桂」。這種樹木和其他各種不同的樹木，很自然地雜亂地生長着，只要有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柄斧頭。便可以開成一條路道。而生得密密的「麥桂」，就是野羊也常常衝不過呢。

如果你曾殺死了一個人，只要用一枝好鎗和強力的子彈，走進維暨奧的「麥桂」叢去躲避，便可很平安地過去。但你不要忘記帶一件配着頭巾的棕色大氅，這可給你當作被擄用。牧人們會給你牛奶，牛油和粟子，而你也無須怕懼法律，或那被殺者的親戚了，除非你想到城裏去購運你的軍火，在必要的時候。

正當一八一八年，我在高斯的時候，在距離三法里「麥桂」的地方，有一個瑪杜發谷的住家，他在本村算是比較

富裕的人，起居很是美滿。那是說沒有做什麼事情，單靠着一班浪蕩的牧人們羊羣來吃他地方上的草的進款，便夠他過活。當我見他的兩年以後，我下面所敘述的故事便發生了。而他看來好像有五十多歲的人了。你看，他是一個矮小與粗暴的人，炭一般黑的鬚髮，鷹嘴似的鼻子，薄唇，大而深入的眼睛，烘過火一般的皮膚，在好鎗法普遍的他們鄉中，他的射擊術也算是超羣的了。譬如：打羊吧，瑪杜不必用打鹿的彈子，而可以把一個彈丸，照着他的選擇的地方，打到羊的頭上或肩上，並且還是在一百二十步以外呢。他在晚間，用他的鎗，也是好像在白天一般地容易；而我所敘述的關於他巧妙的鎗法，在未會到過高斯的人，也許是意想不到的；在八十步遠的地方，放着一張盆子一般大小的紙張在點着蠟燭前，他瞄準了他的目的。蠟燭熄了。在一分鐘的時間，便完全在黑暗裏一般，於是他開鎗了。打到那張紙上的鎗彈，開四鎗也還中了三鎗。

瑪杜發谷因了這超羣的鎗法，便得了很大的名望，人家說他是個熱心的朋友，但也是危險的仇人。然而他在巴都維暨奧的區域裏，安閑地住着也很寬厚與好客。不過，據說當他在哥特的時候，他因為要娶他的妻子，曾很利害地把他的一個情敵打敗了。雖然是罪在瑪杜，而至少在那個情敵在掛着鏡子的窗口刮臉時，曾吃過他一次鎗彈的虛驚。事情到後來便和平了結，瑪杜便結婚了。他的妻子傑瑟巴起初便給他生下了三個女兒，這真教他不高興。但，後來却生了一個兒子，名叫福梯奈杜，他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傳代的人。那些女兒們都已好好地嫁出了，她們的父貨還信任他的女婿們的短刀手鎗相助在他必需的時候。那兒子只有十歲，但他却已經很像一個很有多望的兒子。

一個秋天的時候，瑪杜和他的妻子一早便去看管他們的羊羣。那個地方離屋很遠，正需要有一個人留着看家。因此這父親便留下他的兒子看家。我們就要曉得他到要不要懊惱了。

他們丟了好幾個鐘頭，而小福梯瑪杜却在太陽光下很安靜地躺着，眼望着遠處的青山，和想着下禮拜日，他要到城裏，他叔叔嘉保盧的家裏吃晚飯。當他想到這裏，忽然來了一陣鎗聲；他起了身，轉過頭，向着平地上鎗聲的響處望去；接着又是幾響鎗聲在斷續地放着，而鎗聲却一響比一響來得近，於是他發現了一個人，在向着瑪杜的屋子來的路上了。他帶着頂尖帽，好像一個山人，他是有鬍子生着的，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他扶倚着他的鎗，踉蹌地拖着走，在他的膝部還有着一個鎗傷。

那人是一個匪徒，（高斯的流氓之一），他，在深夜到城裏去販運軍火，在路上給高斯兵哨截擊，後來他很勇敢地自衛着，他才得以逃脫了。然而却給緊急的放鎗追趕着，跑過了一堆一堆的石子堆。他與兵士們的距離並不遠，而他的傷處，使他不能在被捕之前躲進了「麥桂」叢裏去。他走近到福梯奈杜面前，說：「你是瑪杜發谷的兒子嗎？」

「是的」

「我是顏妮杜珊祕羅，我被「黃領子」追趕着，快躲起我吧。」

「但是我藏起了你，我父親又沒有向我允許過，不知要怎樣說呢？」

「他要說你的行為很對啦。」

「你怎麼曉得？」

「快點藏起了我吧，他們就要來了。」

「等我爸回來了再說吧。」

「天呀！我還來得及等嗎？他們在五分鐘內就要來了。來，藏起我吧！不然，我用鎗打你。」

福梯奈杜很冷靜地回答說：「你的鎗是空槍，你的帶子裏早就沒有彈子了。」

「我有刀。」

「但是你能跑得過我嗎？」

他跳到捉不到他的地方去。

「你不是瑪杜發谷的兒子，你要讓我在他的屋前被捕嗎？」

那小孩子像是感動了。

「如果我藏起了你，你有什麼東西給我？」他說着走近了。

那匪徒向腰帶的口袋裏掏出了五個法郎來，無疑的，那是他留下來要買軍火用的，福梯奈杜笑了。因為他看見了錢。他把牠接下了，對顏尼杜說：「不要怕。」

他隨即在屋傍的稻草堆，挖開了一個洞，顏尼杜躲了進去，孩子便把他蓋密，只留個呼吸的地方，在外面，是一點也看不見牠裏面藏着一個人的。他很巧妙地狡猾地把草堆好後，便把一隻貓和一羣小貓放在草堆上面，使人相信那裏從來沒有人動過似的。後來，他又很仔細地把泥沙掩了他所發見的血跡在他的屋子附近，完畢後，他裝了很安靜似的，重復躺在太陽光下。

過了些時候，一個軍官領來了六個穿着黃領的棕色制服的人：站在瑪杜門前。那個軍官是瑪杜的一個遠親（那是說在高斯親屬的關係，比旁的什麼地方的要長遠些），他的名字叫基士拉甘柏。他是個很能幹人，他曾捕捉過幾

個強盜，因此他們都非常怕他。

『小表弟，好呀！』他說着走近福梯，『你長得高啦，你有沒有看見一個人在這裏走過？』

『哦，我沒有你高，表兄。』那小孩裝着頑皮的態度回答他。

『告訴我：你有沒有看見一個人在這裏走過？』

『問我有沒有看見一個人在這裏走過嗎？』

『正是。一個戴着黑絨的尖帽，穿着紅黃色的背心的人。』

『一個戴着黑絨的尖帽，穿着紅黃色的背心的人嗎？』

『是的，快些回答我，別跟我學嘴。』

『今天早上，牧師騎了馬，在我們的門口走過，他問我爸好嗎，我答他說——』

『你這混賬小鬼，你和我竟開起玩笑來了，快些告訴我，顏妮杜從那兒走去的？我明明知道他在這裏走過的。』

『你怎樣會知道？』

『我怎樣會知道嗎？我知道你看見他的。』

『我睡着了怎能看見人走過？』

『你並不會睡着，你這小混賬，槍聲早就把你嚇醒了。』

『你以為你的槍聲會嚇醒人嗎？表哥，我爸的槍聲比你們的響呢！』

『你着了魔鬼的，你這混賬小鬼，我明明知道你看見顏妮杜的；也許你把他藏起來也說不定。弟兄們！進居子

裏搜去，看看我們的人有沒有在裏面。他只有一條腿好走。但，這壞東西也居然能夠跛着跑。多虧他還聰明，會跑「麥桂」叢裏去躲。」

「爸爸不知要怎樣說了？」福梯奈杜哈哈地笑着說。「他如果知道當他不在家時，有人竟敢搜查他的屋子。」

「你知道我能夠改變換你的語調嗎，你這光棍？」那軍官甘柏拉着他的耳朵說。「當你有被一枝劍背鞭撻一下時，你或者可以說話。」

福梯奈杜依舊是哈哈地繼續着猶笑。

「我爸是瑪杜發谷。」他用着重音說。

「你這小光棍，你知道嗎？我可以把你抓到高特或百常沙去，把你關在地窖裏，在稻草的床上，鐵鍊鎖住你的腿，如果你不告訴我顏妮杜珊祕羅在那裏，便砍你的頭。」

那孩子聽了這種不合情理的恐嚇話，却大笑了起來。

「我爸是瑪杜發谷啊。」他重複地說。

「長官，瑪杜發谷我們是不能惹的。」一個兵士低聲說。

甘柏是顯然地被窘迫了。於是他對他已經搜運了那屋子的兵士們，在低聲說話了。高斯的茅屋，單獨只有一間四方的房子，所以也不必什麼長時間去搜查，裏面所陳設的，是一張桌子，幾條板凳，幾隻箱子，和日常打獵與炊爨的用具。這時小福梯奈杜抱撫着他的貓，好像很惡毒似的感到高舉他的表兄和兵士們的狼狽。

其中有個兵士，走前草堆來，他看見了那貓，便用了槍頭上的刺刀，毫不經心似的去扒了扒草堆。聳了聳肩，

好像覺得他自己的疑團，有些不合理似的，沒有東西可被扒動了。而那小孩的臉上，連一點恐慌的神色也沒有顯露出來。

那軍官和他的兵士們在失望中，掉頭去望望平原的地方，打算要向來路上回去的樣子。但是他們的軍官，想到發谷的兒子是恐嚇不出什麼效力來的，最後，他便想到利用諂媚和贈品來了。

『我的孩子，』他說。『你是個很懂事的小孩我知道的。你可以自由。但是你和我開的玩笑，開得太危險了。如果我不是要想得罪我的親戚瑪杜的，我便把你帶了去呢。』

『呸！』

『但是，當我的親戚回來時，我將這事完全告訴了他，而他也許還要把你打死呢。』

『你怎麼知道？』

『你等着看吧。但是看這裏吧，好孩子，我要給你些東西。』

『表哥，你最好還是快點到「麥桂」叢裏去找顏妮杜吧，如果你再留在這裏久些，恐怕比你更聰明的人，也找不到呢。』

那軍官從他的袋內摸出一隻錶來，一隻價值十元的銀錶，他知道小福傑奈杜的眼光射到牠的上面了，而他却吊拿着錶的鋼練的末端。

『你這無賴，』他說，『你喜歡有這樣的一隻錶，掛在你的頭項，而你到巴都維暨奧的街上走着的時候，便很可以像孔雀一般地驕誇麼？如果人家要問你什麼時間，那你可以回答他，『看我的錶吧。』』

「等我長大了，我的叔叔嘉保盧會給我一隻表的。」

「對了，但是你叔叔的兒子却早已掛着一只沒有這般漂亮的錶，而他嗎，年紀還比你小呢。」

那孩子嘆了一口氣。

「好，你歡喜這隻錶嗎，孩子？」

福梯奈杜斜着眼睛，在望着那隻錶，有如一隻鷄放在着貓的面前一般，它的爪不敢輕易去動牠。因為它恐怕是人家開它的玩笑，但是它的眼光，却又不能不時時望着旁的地方。它的唇，不時地粘着，好像要對它的主人說，「你和我開的玩笑多殘忍的！」

雖然軍官甘柏，好像真的要將錶送給他。而福梯奈杜却没有伸出他的手，但他對他苦答着說：「爲什麼你要和我開起玩笑來呢？」

「我敢發誓，我不是開玩笑，只要你肯告訴我，顏妮杜在什麼地方，這隻錶便立刻是你的。」

福梯奈杜毫不相信似的笑着，而他的兩隻黑眼却望着那軍官，他好像要在他們的語氣中，找出可以相信的地方似的。

「願我失去了我肩頭上的金鏈。」那軍官說，「如果我不遵守我的話，不給你這隻錶。我還可以叫我的弟兄們來做個證人，那麼我便決不能反悔了。」

他說着，把錶提近到幾更可以觸着那小孩的慘白的頰。他的面上，顯然地露出了他貪婪的靈魂與殷勤款待賓客之情的衝突，他坦然的胸懷，好像裝滿了猛烈的悶氣一般。在這時候，那隻錶不住地搖幌着，和絞旋着在摸撫着他

的鼻尖。而他的右手向着那隻錶伸張去，於是他的指頭觸着牠，牠的全部的重量，慢慢地落在他的手上了。然而那軍官却還提着錶練的末端；錶面是藍色的，表匣是光澤的，半新舊的。被太陽光照着，好像會冒出火來一般，這引誘力太強了。

同時，福梯奈杜舉起了他的左手，在他的肩上，他的大姆指反着他旁邊的草堆。於是那軍官立刻明白了，便放了，便放了表練，福梯奈杜便立刻變爲這隻表的主人了。他跳躍着，好像鹿一般，站着在離草堆十尺以外的地方。於是那班兵士便開始動手翻了。

下手後不久，他們便看見了草堆蠕動了。一個流着血的人出來了。他的手裏握着匕首。這時雖然他是想站了起來，可是他麻木腿，却使他站不住，於是他又重新倒下在地上了。軍官跳上去，抓着他，搶去了他手裏的匕首他立刻被抓住了，雖然他曾竭力地抵抗。

顏倪杜被綁着躺在地上，好像一根柴一般；他轉過頭去，向着走向前來的福梯奈杜。

「好個……的兒子」他自言自語地說，輕蔑的成分却超過了怒氣。

那孩子把他給的銀幣，擲回給他，他覺得無拿取的必要；但是，那匪徒却沒有看見他這樣的動作，他只低聲對軍官說：「我親愛的甘柏，我走不動路了，你不能不把我抬進城裏去的。」

「你剛才走得和小山羊一般快，」他的獸性的捕者說：「但是你可不必擔憂，我很高興能夠把你捕着，我就是把你揹在我背上，走一法里路也不會疲乏的。弟兄們，你們把你們的外衣脫下，連同幾根樹枝給他做一張昇床，待到克尼士包尼城，我們才換馬騎吧。」

『好的，』囚人說。『我希望你多放一些稻草在昇床上，軟一點舒服些。』

兵士們正在忙着用栗樹枝做一張昇，有幾個在替顏妮杜包紮傷口的時候。忽然間，瑪杜發谷和他的妻子在那通過「麥桂」的路徑轉角處發現了，那女人曲負着一大袋重的栗子走着，她的丈夫逍遙地跟隨着，他的一隻手握着一枝槍，其他的一枝却掛在肩頭上，因為一切男人除了他自己的武器之外，是不肯拿其他的什麼東西的。

當他瞥見了那些兵士們，瑪杜起初是以爲他們是來捕拿他的；但他無須懼怕，他又不曾犯法，他在這裏是比較有着好名聲的人。比方說，他是負有特殊的榮譽的人，但是他又是個高斯山谷裏的居民；在高斯山谷的居民中，在他們已往的歷史裏，很少有找不出小錯的。如放槍或刺刀，或如相似的瑣碎之事。瑪杜的良心是比較純潔些的；因爲，有十多年他沒有把槍指向他人了。然而他是謹慎的，而他也在準預適宜的自衛，如果是在必要的時候。

『夫人，放下你的布袋，』他說，『你自己好生預備吧。』

她立刻遵命，他把掛在肩頭上的那枝槍交給她，因爲牠掛着，反礙使用在他手裏握着的槍，他握着槍準備着，慢慢地向着那屋子前進，在沿着樹木的路走，預備把他自己藏匿在最大的樹後，在等候對方開火的暗號。他的妻子在後而跟隨着他，拿着她的要用的槍和她的彈丸盒，盡一個賢妻的責任，在激鬥的時候，爲她丈夫整備軍械。

在他的對方，那軍官很恐慌似的，因爲他看見瑪杜很謹慎地緩步前來，他的槍舉了起來，手指在按着他的板機

『顏妮杜和瑪杜許是有點關係的，』他想，『或者他是他的朋友，而他要保護他，他放進了槍裏的彈丸，一定會如一封信件放進郵箱一般地射向我來，雖然他和我是有些視誼……』

正在這樣的孤疑，他厚着臉裝着老朋友般，走向瑪杜面前，告訴他是什麼的一回事，但是他們兩人，他和瑪杜

中間所距離的，却好像格外的遼遠。

「喂，呀，我的老同事，」他嚷着，「你好麼老朋友？我是你的親戚甘柏。」

瑪杜一聲不響，只是靜靜地站着，他的槍隨着那人的談話，慢慢地舉了起來；等到那軍官走到面前，而槍却已指向天空了。

「好呀，兄弟。」那軍官伸出他的手來，說：「許久找不會看見你了。」

「好呀，兄弟。」

「當我剛從這裏經過，給你和畢百表兄問安留住了的，我們今天曾走了很長的路，但我們并不怨恨，因為我們已經得到一個很好的收穫，顏妮杜珊祕羅剛剛才給我們捕拿到呢」

「謝謝天皇爺！」瑟巴說，「他在前個禮拜還偷了我們的一隻乳羊呢！」
這幾句話却安了甘柏的心。

「窮鬼，」瑪杜說：「他受餓了」：

「那個傢伙和獅子一般兇，」那軍官繼續着說，「他殺死了一個兵還不罷休，他還把查順隊長的手臂弄折了；但是這也沒有什麼要緊的，因為查順是一個法國人……算他還聰明，藏得好，就是魔王也找不到他呢，如果沒有我的小表弟福梯奈杜，我是找不到他的。」

「福梯奈杜？」瑪杜嚷着。

「福梯奈杜？」納瑟巴重複地應着。

「正是，顏妮杜是藏在你那稻草堆裏的，但多虧我的表弟福梯奈杜指示我他的鬼計。我還要告訴他的叔叔嘉保盧，送一件美麗的禮物給他作酬報。并且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我回去還得在呈報書裏給大法官知道呢。」

「多事！」瑪杜嚷着屏息住他的呼吸。

在這個時候，牠們集合了隊伍，顏妮杜已經是躺在昇席上，他們預備出發了。當他見了瑪杜和甘柏的隊伍在一起，他發出了一個奇異的笑容來，還轉過頭去，吐了一口沫在那屋子門口。

「奸賊的屋子！」他說。

沒有人敢罵發谷是奸賊的，除了他是要尋死路的人，只要刀子很迅速的一下，便無須乎再有第二下，這侮辱立刻便可擦去的，但瑪杜卻沒有什麼動作，除了把他的手攔在他的頭上之外，好像一個暈眩的人一樣。

福梯奈杜已走進屋子裏去了。當他看見了他父親回來的時候。他倒了一罐牛奶走出來，低着眼睛，供奉給顏妮杜。

「滾開！」囚人怒嚷着。

然後他轉過頭去，向着兵士中之一人說。

「朋友，給我一杯水喝。」

那兵士把樽攔在他的手裏。而那匪徒所飲的水，便是那個剛才和他交換子彈的人。後來他叫他們把他的手縛在胸前，而不綁在背後。

「我願躺得舒適些，他說」。

他們答應了他的請求，然後那軍官發了個口令，於是他們出發了。對瑪杜告別時，他也不答應一聲，而他們也很迅速地向原處去了。

瑪杜過了十分鐘後，還沒有開口，那孩子起初不安地望望他的母親，然而又望望他的父親，他靠着他的槍用了一種專注於忿怒的態度看着他。

『好，頭一樁事體，你就幹得很好。』瑪杜終於到後來用了一種息怒的聲音說，但是這種極可怕的聲音，是了解他的人才體味到的。

『爸爸，』那小孩嚷着，眼淚在他的眼裏流着，他要曲膝下跪在地上。

『給我滾開去！』瑪杜呼喝着。

那小孩站着不動，離開了他的父親幾步哽咽着。

納瑟巴走近他來，她看見了那錶鍊的一端，掛出在他的汗衫外。

『誰給你這錶？』她嚴肅地問他。

『我的表哥，那個軍官。』

發谷搶去了那錶，用力擲落在石上，當場成了粉碎。

『納瑟巴，』他說，『這像是我的兒子嗎？』

納瑟巴褐色的雙額，頓時變成了磚一般紅。

『你說些什麼，瑪杜？你知道你對誰說謊嗎？』

『不錯，這孩子在他的祖宗是第一個好賊。』

福梯奈杜的哽咽和噎氣急喘着，而發谷却用他尖利的眼光叮着他。他把槍柄的尾端，向地一擊，然後把牠措在肩上，走向「麥桂」去。并且還叫福梯奈杜跟着他走，那孩子聽命去了。

納琴巴追上瑪杜，拉住了他的手。

『他是你的兒子啊。』她說時是帶着了顫動的聲音，她瞪着了雙黑眼，望着她的丈夫，好像是想洞悉他的心事，是怎麼的一回事。

『讓我去吧，』瑪杜說，『我是他的父親。』

納琴巴吻着她的兒子，流着淚，向屋子裏進去，她在聖母像前跪下了，很誠懇地祈禱，這時發谷沿着小路，大約走了有二百步，他站着了。在一條小溪邊他走了下去，他把槍柄的尾脊了脊地土，好似找到了輕鬆容易挖掘的泥土，這地方正是他所要找的似的。

『福梯奈杜，走近那塊大石去吧。』

那孩子照着他的吩咐，然後跪下了。

『爸，爸啊，不要傷害我呀！』

『念你的禱告吧！』瑪杜用了一種可怕的聳響這麼說了

那孩子很胡混地和悲咽地念着洛德和格里特的祈禱文，他父親却大聲地應着「阿門！」在他念完每一篇的時候。

『你完全只知道了這些禱文嗎？』

「爸啊，媽母教我的聖母禱文同「利旦尼」禱文，我還記得的。」

「那是很長的，但是不要緊的。」

那孩子用了一種低微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念完「利旦尼」禱文。

「你已念完了嗎？」

「呵，爸呀，爸呀，救了我，饒了我吧，以後我再也不敢這樣了。我要去要求我叔叔嘉保盧，赦免了顏佻杜。」他還正在說話，而瑪杜却已舉起了他的槍，描準了。

「願上帝能赦免了你！」他說。

那孩子極力爬了上來，想抓住他的父親的腿，但是他的時間已來不及了，瑪杜的槍放了，而福梯奈杜便側下在石上死了。

連望也不望屍體一眼，瑪杜便走回到他的屋子裏去拿縫子來埋葬他的兒子，正當他沿着小路只走了幾步，便遇見了納瑟巴，她聞到了槍響，便衝了出來。

「你已做了什麼事？」她嚷着。

「公道！」

「他在那裏呢？」

「在那山坑裏，我正要去把他埋葬，他死得竟如一個信徒似的，我要爲他行個彌撒祭禮，讓我去把我的女婿喬它洛朋芝來和我們住在一塊。」

李石岑先生訪問記

龍旭光

哲學對話——李石岑先生與夏炎德君

朋友夏炎德君，研究文學以外，還喜歡涉獵哲學和社會科學，他對我校（暨南大學）哲學教授李石岑先生的思想學問，欽佩已久，好幾天前，要約我跟他作一次談話，同時要請他解答幾個哲學上的問題。

十月二十五日午後，秋天的天氣非常晴朗；上過「古猶太文學」一課以後，時間剛巧是四點鐘，我跟夏君一起往居之安訪李先生。居之安是一個靠近真如車站的住屋，前邊是菜畦，後邊是一條寬闊的馬路，住屋不高，但素朴有日本風。我們走近李先生的書室，在窗櫺中見到李先生在書桌上洗眼，等了一會，他見到我們，向我們招手，於是我們由主人的引進走入書室了。

李先生這時所穿的是藏青色的夾西裝，白色的領帶，黃色的皮鞋，衣履非常潔淨，中等的身裁，面容略瘦，眼部微紅，諒因多看書的關係，戴着一副黑邊的眼鏡，操着明晰的普通話，略帶一點湖南口音，儀態非常鎮靜，莊重，和藹而又懇摯，這種學者的態度，給與我們一個極深刻的印象。

書室的陳設清淨而簡朴，地板上沒有一點灰塵，幾架排成行列的書，上面中文的也有，日文的也有，法文的也有，德文的也有。兩張書桌，靠窗的一張書棹放着些聯筆大硯，同時又使我想他還是一個書法家。

進門以後，他接待我們坐下。女僕進茶，還給我們一枝烟，我們因沒有這個嗜好，故未受領。他起先問了我們的姓名，籍貫，研習的課目，因為他雖教我們的課，但同學過多，這些在平時未能一一熟悉。我們要求李先生允許我們作一個較長的談話，他連聲地答應了我們。我們三個人靠近在一起，一個細密的談話開始了。

夏君依次系統地作問，李先生循序清楚地解答，我則在旁細心地傾聽着，加以分辨，記述下來。

夏：先生前幾年留歐，到了那幾國？在那裏勾留了多少時候？民國幾年去的？

李：什麼時候去的我却記不十分清楚。遊歷了兩個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法國；總共大約有兩年半光景。

夏：先生在留歐以前曾在大夏教過課嗎？

李：是的，我在大夏曾教過一度的課。

夏：德國是一個哲學研究特別發達的地方，歷來的大哲學家產生在德國的最多。先生覺得他們的哲學與民族性有什麼關係嗎？

李：德國是一個很深刻的民族，他們的思想與民族性確有密切的關係。關於此點，說來話長。不過近來德國的思想界跟以前不同了；舊時唯心論的思想已漸漸衰退，而傾向於唯物論的方面。德國現在的思想是很夾雜的，黨派的鬥爭很厲害，德國現存的有三個大黨，一個是國家黨，一個是社會民主黨，一個是共產黨，他們時常在彼此傾軋，釀成種種政潮，現在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已不如前，祇剩着國家黨與共產黨，兩黨此起彼仆地火併着。這兩黨也就代表了兩種思想。

夏：那麼，國家黨所代表的是唯心論，共產黨所代表的是唯物論？

李：那是當然的。共產黨的思想是與俄國同一系統的。

夏：新康德派的哲學在德國現在命運如何？

李：新康德派的哲學在前幾年確有一部分勢力，現在，雖然還有些人在信仰着，但是畢竟落後了。

夏：先生在留歐時，記得在東方雜誌的通信上曾盛稱法國哲學思想的發達，為以前寓居日本時所沒有知道。不過在現代的法國哲學家中，我們除了柏格森以外，他無所知，請你介紹幾個。

李：法國的思想界近來確很不錯，不過法國的民族因歷史久遠一點，不免稍帶老大的氣質，法國以社會學著名，近來社會學之巨子要算Tarde, Durkheim 諸人，繼承 Durkheim 系統之L'ery-Bruhl, 也是一個頗堪注意的學者。不過這些人近來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所注意的倒是那些左傾的新進作家，不過他們的名字是不大為人家所知道的。德國也有同樣的情形。可是德國的新進作家，比法國更發達，德國的思想界近來十分注重俄國思想界的言論，常有惟俄國的馬首是瞻之概。

夏：俄國現在最重要的哲學家也請介紹一下。

李：俄國哲學著作家中，最可佩服的要算伊里奇，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確是一部值得精讀的好書。俄國也是少年作家執思想界的牛耳，所以從前赫赫有名的布哈林，德波林諸人，近來都受嚴重的批判。

夏：先生在歐洲研究的情形怎樣？在德國你住在一個赫椿湖畔是不是？

李：我在德國住在鄉村，就是你說的那地方。在德國的時間，大半在圖書館裏自己看書。那邊研究的環境很好，圖書館的設備非常完備，看書非常自由，沒有一點限制，在那裏可以過像家庭般的生活。在德國，有兩個大的圖

書館，一個是國家圖書館，一個是柏林大學圖書館，內容都很好，藏書極富，中國的書，也有不少。

夏：法國的情形怎樣？

李：法國的情形也很好，跟德國大體相仿，不過稍微差一點，取閱書籍，稍有限制。

夏：在歐洲的時候，先生也常跟彼方的教授接談嗎？

李：是的，有時我也跟他們談的，我覺得與他們談話，比自己看書要經濟些。

夏：先生的法文和德文，學好了去的，還是去了以後學的？

李：德文我是在日本學的，法文是到歐洲後纔學的。日本的思想近來進步得很快，你們對日文應該注重，單懂英文，唯物論方面的書籍是不容易看到的。學日文是讀書的一個捷徑，學起來很容易，下了一二年的工夫便可看書。所以我常常勸同學學日文。

夏：日本的出版界是很有成績的，他們每年出書佔了全世界的第一位還是第二位？

李：德國佔第一位，日本佔第二位。

夏：先生回國以後在那一個大學講學？

李：我回來以後，就在光華大學中國公學等校教課。

夏：先生曾教過勞動大學嗎？我就是勞大出身的。

李：我在勞動大學教過課，那是在回國以後。我教的是哲學史，我在各處教課，大概教哲學史較多。談起勞大，我對於勞大的印象非常好，我覺得像勞大學生那樣肯刻苦用功的，在上海各大學中恐怕要算第一位。學生大概能

自動研究 能苦學，苦學的精神是最值得佩服的，凡是學生能夠自動去研究的終是好的。勞大學生每年發表的文字總數在千萬字以上，有人曾作過一個統計，這是在各大學中間所難得的。而且勞大學生的文字，大都自己能夠有個立場，這個立場是很可貴的。像這樣的一個學校，現在停辦，真是非常可惜的。

夏：是的，勞大的學生大都因為家境困難，受社會的壓迫，因而都倒知道刻苦用功，能看破社會的實況，故有進步的思想表現。

夏：在一二八上海事變的時候，報載先生受了一個極大的驚嚇，究竟如何？

李：在一二八事變的時候，我住在錦雲里，那里交通很不方便，當時被日本的軍隊包圍，我也被困在中間，後來經一個日友的幫助，纔得脫險，我的傢具書籍大半已經損失。我從德國帶來的一箱書，存在東方圖書館的，也在此回付之一炬。

夏：這些書籍現在還可以看得到嗎？

李：對於各種的書名，出版的鋪子，我在歐時往各個圖書館及各家鋪子裏都調查得很清楚，寫好一個單子，只要要有錢，這些書倒可以買得到的。

夏：學一切的學問所貴乎有方法，有了方法好像有了工具，可以解剖一切，是不是？

李：方法確是最要緊的。我們抓住了一個唯物史觀的方法，那末對於一切都可使你澈底的明瞭，得到一個中心的觀念。所以我教哲學就先告訴大家研究的方法，然後再講內容，我講哲學所用的方法就是唯物史觀的方法。

夏：談學理既然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立場，所以凡是哲學史的著作，著者終必帶有批評的的意義，正像我

們學文學的知道文學史的作者大都是文學批評家。這一點，先生覺得如何？

李：哲學史的方法大概可分爲兩種：一種是敘述的，一種是批判的，敘述的重在材料的提供，批判的重在價值的判斷，我們讀史時可以看出作者特殊的見解。

夏：思想與哲學這兩個命題的意義，據我看來大部分是相一致的；不過事實上，如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社會思想與社會哲學，教育思想與教育哲學，道德思想與道德哲學，都是分立的。其間究竟有重大的分別沒有？

李：思想與哲學是有分別的；大概思想範圍比較廣，不一定有組織，哲學範圍比較狹，有系統與嚴密的組織。牠們發生的先後也不同：比方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前，即有政治思想及社會思想，而政治哲學及社會哲學之創立，則有待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其他道德思想與道德哲學，教育思想與教育哲學，都可以用這種方法說明。所以哲學是思想中加以系統化的，二者並不一致。

夏：那末，思想可說是社會大眾的，哲學是成一家言的？

李：不錯

夏：講起道德哲學，我倒想起法國提倡道德哲學的涂爾幹^①。涂爾幹的思想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論的，先生你看應歸於那一類？

李：涂爾幹講道德哲學，也並不能說他是提倡道德哲學。他的立場，他自己有說明。他說，他不是唯物論者，也不是唯心論者，乃是一個唯理論者，是科學的唯理論者，關於此點，一時不能說明。

夏！現在有不少中國的著作家，以至外國的哲學家，都把中國易經的思想看作是辨證法的思想。其共通之點究

竟在那裏？

李：有些作家研究辯證法與易經的關係，他們是用辯證法來研究易經的思想，並不是易經就是辯證法。時代與社會背景不相同，思想也不會相同的。易經產生在封建社會宗法社會，即使它有辯證法那樣的思想，也終是唯心的辯證法的成分居多。

談至此，另室有人在招呼李先生，李先生前去，談話暫時終止，隔了二三分鐘，李先生拿着晚報回來，說沒有事，於是話又開始了。

夏：法國的中國學者馬古烈博士，二年前在勞動大學講演，謂中國春秋時候縱橫家已窺透到西洋近代科學上的相對論。先生以為這話有相當的根據嗎？

李：那倒難說，因為我沒有聽到他的演講，無從作答。不過說春秋時候縱橫家已窺透到西洋近代哲學的相對論，未免有一點好奇的成分。西洋學者研究中國的學說很多是隔靴搔癢的，譬如我前幾年在德國的時候，我遇到一位講孟子的德國人，他是柏林大學的中國哲學教授。他講的孟子完全是外行。我對他說孟子與詩經的關係，說孟子的性善說，知言養氣說都是從詩經中出發的。他似乎有聞所未聞的神氣。

夏：的確，大多數的外國學者都是用好奇的眼光研究中國的學說，不覺有隔靴搔癢的毛病，日本與中國較接近些，他們所著的研究中國哲學的書很多，先生覺得還可以嗎？

李：日本人的關於中國哲學的著作，大都是博而不精。

夏：中國老莊的思想有人把他解釋作無政府主義思想，如羅素在到自由之路上便這樣主張。先生的見解以為如

何？

：老莊的思想確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羅素所引的一段馬蹄篇我也看過，不過羅素自己並不是主張無政府主義的。

夏：這個我知道，羅素是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他的主要思想怎樣？

李：羅素是一個科學的哲學家，他的中心思想，在他所著我的信仰裏面，也可以看到一點。不過他的思想，一般地看來，已經落後，如他主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便是不澈底的社會主義，沒有堅實的根據的。

夏：當十九世紀下半期，科學發達到極度的時候，哲學被藏在時代的背後，但到二十世紀的初期，又呈着蓬勃的生機，這是什麼緣故？

李：在十九世紀末期，自然科學發達，人們崇拜自然科學，認為科學萬能，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而事實上並不如此，所以結果科學萬能的迷夢終於打破。這種思想，把人的價值太抹煞了，把人生太機械化了，於是到二十世紀的初期便發生了一派主感情主意志的哲學，為絕端科學論者之反動，如歐根柏格森等皆是。

夏：梁漱溟張君勵張東蓀，胡適與先生，在我心目中，認為是中國當今思想上的領導人物，據我所知：梁漱溟所根據的是印度哲學，張君勵所根據的是歐根的哲學，張東蓀所根據的是柏格森的哲學。他們這四位已經成為新思想界攻擊的對象。請先生對於他們各人的思想加以簡單的提示與概括的批判。

李：現在分開來講：

(1) 梁漱溟先生幼年因家庭的關係，確是受到印度哲學的影響。不過他的主要思想還是在闡明孔家的哲學，他以為

精神文明足以補救物質文明之偏弊。梁氏的重要著作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這本書上面所說的東方文明是靜的，西方文明是動的，其實也並不是他個人獨創的。他的思想是一個極端唯心者的思想，至今在山東提倡村治，沒有改變他的能度。

(2) 張君勵先生以及瞿世英先生等的思想受歐根的影響確是很深的。張氏與其說是一個哲學家，毋甯說是一個政論家，他談哲學似乎有點粗而不細。他的唯心的色彩更十分濃厚。

(3) 張東蓀先生也是一個政論家，不過他對於哲學却比張君勵先生精得多。他近來對於哲學，寫過幾篇很起勁的文章，似乎比較精細，却是沒有明白的主張。他也是偏於唯心論的，或者可以說偏於唯理論的。

(5) 胡適之先生是一個考證家，考證是他的特別本領。他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哲學上說明很少。至在文學方面的貢獻實際也不如陳獨秀。他的文章，非常明晰，可是沒有力量。他的腦筋確是很清楚的，他最好的文章要算是不朽，至於說他的思想是實驗主義，並不怎樣確實，他在啓蒙運動時確是一個有力的分子，在中國文化史上他也要佔一頁的地位。

夏：先生自己的思想呢？

李：我十分慚愧，談不上思想。前幾年所受新理想主義的影響也很深，如詹姆士尼采等的思想，我一向是尊重的。近年到歐洲，看到世界大勢的轉變，社會問題的嚴重，以及思想界的大波動，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新理想主義，不能抓到一點實際，於是自己的思想也就轉變過來：從理想主義轉到現實主義，具體地說，轉到新唯物論。這便是一個大概。

夏：先生思想的轉變，可說代表了現社會一般思想的轉變，這種轉變的歷程，有空先生可以發表出來，供大家的參考。

李：是的，到相當時期我想寫一篇轉變過程的文字。

夏：現代世界思想上那一派的勢力比較最雄厚？

李：無疑的，這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思想。

夏：唯心論與唯物論，當然成爲現代哲學上的雙極 (B. Polar)，他們各有各的立場，都要把握一種絕對的真理，不過我覺得唯心論或唯物論之爲真理都不是絕對的：唯心論與唯物論的思想自古就有的，它們在歷史上此起彼仆，常一反一覆地在循環；當社會安定的時候，大家重在精神上用工夫，於是唯心論占優勢，反之，社會到了不安定的時候，大家都要解決物質生活的問題，於是爲唯物論所得勝。這兩種思想循着歷史的法則將永遠反覆下去。所以我認爲唯心論與唯物論之爲真理與否，有時代性的，非絕對的，這個觀念，當然非常幼稚，請先生爲我解釋。

李：你從社會的經濟的立場上說明唯心與唯物的嬗變，正是一種唯物史觀的說法，是非常對的。

夏：我們是學文學的。我們知道哲學對於文學定有非常的幫助，請先生略爲說明一點。

李：研究文學須注意幾個要素：第一，創作須要有生活的泉源，生活的泉源就在對生活的體驗；第二，研究文學要先有系統的思想，纔不至弄錯了對象。第三，文學的想像也要以思想作工具，方不至流於空想。所以哲學對於文學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學文學的人同時也應該注意哲學。

夏：目前的社會是新舊交替過渡時期轉變時期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處世不易。以至有許多青年都走向消

極或享樂的路上去。先生覺得現在的青年應抱着怎樣的人生觀，應付這不平常的時期？

李：現在的青年，在這過渡時代中，應當看清國際的情勢，經濟狀況的惡化，尤其應當認明世界思想的戰場上，只有兩道戰線，並沒有第三道戰線。能夠如此，非但不至涉於消極或享樂，反將感到在這時代迫切之下責任的重大，而積極起來努力。

夏：先生所說的大概是青年要把握現在的世界，看透未來的社會，而決定一個方針努力去幹，是嗎？
：正是這樣，一點不錯。

接着夏君要求李先生介紹幾本重要的哲學參考書，先生開列如下：

- (1) 伏爾佛遜著：辯證法的唯物論（林超真譯）
- (2) 恩格斯著：宗教哲學，與社會主義（林超真譯）
- (3) 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彭嘉生譯）
- (4) 恩格斯著：反杜林論（吳理屏譯）
- (5) 伊理奇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笛秋，朱鉄筆合譯）
- (6) 西洛可夫等著：辨證法唯物論教程（李達等譯）

夏：郭大力先生是先生的學生嗎？

李：是的，這位先生雖是我的學生，但我是把他當作先生看待的。他很努力，預備把經濟學的幾部重要書籍都翻譯出來（從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即亞丹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經濟學及租稅原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

翰，彌爾的經濟學原理及馬克思的資本論，其中前兩書已出版，這是一個重大的工作，將來在學術界會留着一個深刻的紀念的。這位先生爲人極好。他也住在真如，以後我可以代你們介紹。

我們表示謝意。

夏：今天我的問題非常幼稚，耽誤了先生許多寶貴的光陰。以後我們還得請先生隨時教示。

李：君等的問題很有意義，足見君等平時對於哲學的注意。這樣的討論是很有益處的。

夏君又問，先生今年多大歲數了，先生說四十一歲。我們真慚愧，他長我們二十歲，已經積了這許多學問，幹了這許多事業。

我們起身告辭了。剛走出門口，先生希望我們留個名片作爲紀念，我們沒有帶卡片，回來書室裏寫了一個詳細的地址。

我們走了，先生送着我們出來，臨走他還在告訴我們哲學的重要。他一直送至階下，纔被我們勸阻，當我們出來的時候，這位藹然仁者的大哲學家，在颯颯晚風中回到他的書室。

歐游通訊

薛覺民

覺民先生，青年篤學。於文史諸學，素有根基。近年研究社會經濟諸科，尤多心得。目下鑒於國際形勢之日趨緊張，中國認清世界局面之需要，決心赴法，專研國際政治。業於秋間放洋。巴黎為世界政治之擺的重心，於斯環境。悉心攷察，當有重獻於祖國也。茲於旅途，已有三書。異日親屆彼邦，歐陸形形色色，當可續供本刊。此書讀者可作序幕觀之，

——編者——

一 法郵船中

旭光兄等：

弟此次出國，辱荷諸兄碼頭送別，情深誼重，感何如之！

是日該輪於十時啓旋。兩日以來，風平浪靜，海波不興，有時坐讀於客廳，有時散步於甲板，心曠神怡，颯颯然有出世之感。

三等艙中，每房共住四人，分上下鋪，床為銅絲，頗為柔軟；房中有電扇自來水，洗臉盆，被褥等等，其設備足與長江輪船特別官艙相媲美，清潔則過之。船中侍役，多廣東人，略解普通話，無言語隔閡之苦。態度亦復知靄可親，船中每日四餐，早晨六時半至八時早點，有牛奶咖啡麵包等。十一時午餐，菜單每日均有變動，大都為麵包

，牛肉，洋芋頭，沙丁魚，水菓咖啡等等。下午四時進茶點，六時半晚餐。每飯均有葡萄酒二瓶置於桌上，可以任意飲之。此次同船赴歐者，共十三人，（內有女士二人）；赴英者二人，赴德者一人，餘悉爲赴法。就省份言，計江西二人，湖北二人，廣東一人，安徽二人，浙江二人，陝西一人，江蘇三人。就出身學校而言，計暨南二人，中央二人，清華一人，持志一人，武昌中華二人，大夏一人，震旦一人，日本帝大一人，復旦一人，上海某女校一人。我等爲聯絡感情起見，已組織一團體定名「九二四留歐同學會」此外同胞同船者尚有十餘人，多係赴香港，西貢，新加坡等處者。

由上海至香港，計程八百二十四英里。據船主報告，已行及半程，後日早可以抵港，約可停泊數小時，擬登岸遊覽。弟去國已遠，不知多難之祖國，近日情形如何？深爲系念，餘俟續告。敬請
文安！
弟覺民書於法郵上 九月二十五日。

一一 南國風光

旭光兄等：

由港寄上一函，想早已收到。弟自滬首途，航行三日，於廿七抵港，船泊於九龍。由醫生登輪檢驗身體畢，始許登岸。我等一行十四人，由同舟廣東人盧君，領導登陸遊覽。香港位於九龍對面，由九龍往香港，須經輪渡，歷時五分鐘即達。

香港本爲我國領土，數十年前，乃一荒島。自鴉片戰爭後，割與英國，英人銳意經營，得有今日之繁盛。香港

爲一高山，最高峯達一千八百尺。(?)。吾等乘電車上山，登高低瞰，全港在望，風景至佳。港市房屋，多依山而建，星羅棋佈，高低不一，稍似廬山牯嶺。街市不甚多，而且狹窄，但整齊清潔，則爲他處所不及。繁盛遠不若上海。此地洋貨較諸上海爲廉，蓋香港爲一自由海港，貨物進口，不須納稅。惜弟事前不知，否則出國用品，可在此間購辦，省費多矣。我等在市上所見一班女子，大都留髮，短衣褲褂，旗裝革履，反不多見，南國佳人，乃別有風味也。

當日下午離港，向西貢前行，于三十日早抵西貢之海口頭噸。頭噸之于西貢，猶吳淞之于上海。船在口外，停輪一小時之久，待潮水至，始行進口駛入西貢內河，河面甚狹，而吃水甚深，船行四小時，始抵西貢碼頭。據聞由海口至此，須經九十九個灣，其曲折可知。

西貢爲安南首鎮，素有「小巴黎」之稱。昔日爲我國藩屬；光緒九年法之役，割於法國。吾人蒞斯故土，感慨萬端，船抵西貢，有安南警察登輪檢驗護照，經其在護照上蓋印後，始許自由登陸。當日因時已晏，我等僅在碼頭附近遊玩。翌日由南圻中華總商會秘書蔡昌言君、派王君前來領導遊覽。蔡君係上海人，年已五十餘，在西貢有三十年之歷史，曾一度至巴黎，法文頗嫻熟。我國在西貢僑胞，有事向法國當局交涉，均賴蔡君爲之。蔡君此次由港返西貢，適乘此輪，交談之下，知其老於西貢，我等即請其到西貢後，領導遊覽，彼亦欣然應允。但以年老，故轉託王君代庖。是日，我等九時離輪，王君已預先僱妥汽車三輛，在碼頭等候，遂即登車逕赴動物園。面積甚大，花木滿園，芭蕉棕櫚，榕樹，椰子樹等熱帶植物，種類極繁，蒼翠可愛。此外有飛禽走獸多種，畜于園內，供人參觀。園側有博物院，規模不大，內中貯有我國瓷器，銅器，佛像等，遊畢復乘車至堤岸，堤岸距西貢約四英里，爲

僑胞商業中心。商店招牌，均係華文，置身其間，無異在國內。旋至南拆中華總商會，蔡君候於門。由彼引導登樓茶點，席間由該會坐辦鄭君致歡迎詞，兼報告僑胞在西貢狀況。彼云：年來西貢自法當局改行金本位後，商業蕭條，僑胞因不能立足，回國者日來。散會後，攝影以留紀念。後復至米廠參觀，我國僑胞，在堤岸一帶所設米廠甚多，吾等所參觀者，為最大之一。承該廠經理彭君，殷勤領導。該廠資本為一百二十萬（合國幣二百四十萬，工人及職員有四百餘人，每日出米四百噸。據彭君云：自改行金本位後，成本過高，銷路不旺，現狀極為困難，由該廠出後，原車回船，再就西貢一般情形而言。該地房屋建築，矮小玲瓏，高樓大廈，殊不多見。樹木甚多，遠望頗似畫景！當地通行安南語，粵語，法語。我既不能粵語，又不能法語，處處做啞子。

頭戴紅尖帽，身服西裝，下着圍裙，赤其足，皮膚甚黑之亞刺伯人，在此處頗多。街市紙烟店，以及兌換銀錢，大都為若輩所設。彼等頗善於經商，吾等行經其門，必含笑相迎，甚或叫一聲Hello。彼輩又能操英語，故我等甚願與之交易。

安南婦女，均頭圍一巾，衣長過膝，袖狹領短，衫又開至腰上，隨風飄揚，煞是可觀。褲長掃地，赤足木鞋，望之生厭。

殺人不見血之鴉片烟，在西貢竟亦公開發售。街上所見烟館甚多。聞法當局對於法人吸烟者，處罰極嚴，但於僑胞及安南人，則惟恐其不吸，其用心之狠毒，可以想見！

船在西貢，停留三日，貨物起卸，日夜不息。法人之視安南為東方寶庫，有由來矣！船於三日早離西貢，向新加坡前進，五日抵該處。

船抵新加坡海港，遙望船舶蟻聚，雄壯異常。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咽喉，為東西船隻往來必經之地，英國以之為東方根據地，並闢有軍港在焉。

船將達新加坡，即有土人十餘，各駕一長形之獨木舟，向船客求乞。吾等以錢擲入海中，彼輩即躍身入海，追而拾之，百無一失，其技誠巧矣。

我等于船靠碼頭後，一行七人，即僱汽車一輛，環遊全市。先至陳嘉庚公司參觀，由彼派人引導。該廠規模甚大，內部組織有條不紊。內有男女工人四千，出品以橡皮鞋，車胎，糖果等為大宗，而原料多取自國貨。吾等觀其漂染部，有白洋布多疋，來自武昌紗廠，又有機器一具，為上海某國貨公司出品。總之海外僑胞，身受異族壓迫，對於愛國觀念，實較國內人為濃厚也。

繼至博物館參觀，該館建築尚為雄壯。樓下陳列土人模形，住屋兵器等。樓上有熱帶各種動植物，搜羅甚廣。惜以走馬看花，不能詳為記錄。旋至動物園，依丘而建，樹木甚多，風景宜人。內有猿猴多隻，生畜其間。後環遊全市一週，午餐于馬來人所設飯館，菜以加厘雞著稱，但味甚辣，頗不慣食。而彼等馬來土人，吃飯不用箸筷，或羹匙，而以手送入口中，誠為半開化之種族矣。

綜觀新加坡全市建築整齊美觀，道路清潔，熱帶植物如椰子，榕樹等，遍地皆是，蒼翠欲滴，令人留連不忍去。此外尚有數點足資告者：即該地人種極雜，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歐美人，阿刺伯人，非洲人皆有之。有人種博覽會之稱，奇形怪狀為素所未見。此地站街巡捕，不用指揮棍，而以所製之長板，長約三四尺，寬約五寸許，繫於背上，車輛之往來，視其人之向背為轉移，既不須指導棍，又不須紅綠燈，可謂別開生面。新加坡黃包車，較諸國

內爲大，可並坐二人，車夫均爲國人。我國僑胞在新加坡者，不下數十萬，在商業上頗佔勢力。但年來以樹膠跌價影響，商務一蹶不振，失業回國者，亦不在少數。

是日船泊新加坡六小時，下午三時繼續前行，于六日抵檳榔嶼。船至檳榔嶼適在晚間，公司在此無碼頭，船泊海中，我等乘汽船登岸。一行十餘人，僱汽車三輛，環遊全市二小時。順道至一佛教堂參觀，該堂爲僑胞集資所建，費金三十萬，雄壯與華麗兼備，惟入內須脫鞋。

檳榔嶼爲麻六甲海峽北口一小島，亦稱威爾士太子島。該島多高山幽谷，風景甚佳。僑胞在此者爲數亦不少。船在此僅停四小時，于夜色蒼茫中，復離檳榔，向哥倫布前行。

由檳榔至哥倫布，過麻六甲海峽，即入印度洋，水色轉深黑，水天一色，一望無際。連日稍有風浪，船身搖動，時上時下，同舟暈船者有之。弟亦覺不適，但尙能勉強支持。據船中報告，明早可抵哥倫布。由滬至馬賽，到此適得行程一半。去國已歷萬餘里。回首江山，不禁淒然！過哥倫布後，橫渡印度洋，須經七晝夜，方抵亞丁。但祝風平浪靜，幸甚！

今日適爲雙十節國慶紀念日，吾等在船中，集合同人舉行茶會，以表慶祝。然一念及東北失地未復，祖國猶在風雨飄搖中，又令人迴腸百轉，無以自慰！餘再告，即祝 課安！

弟覺民上雙十節日于赴法途中

三 印非一帶

旭光兄等

由哥倫布寄上一書，諒早收到？是日船在該處停數小時，吾等又登陸遊覽一週。哥倫布爲錫蘭首府，位於印度洋中，現爲英人所統治。此地房屋建築，整齊美觀，屋均作蛋白色，覆以紅瓦，復襯以蒼翠之樹木，如入畫景。有公園一，花木競豔，風景殊佳。有博物館一，關於熱帶動植物，搜羅極富。有動物園一，週圍數十里各種動物應有盡有。當地居民，大都爲印度人，皮膚頗黑，善於經商，而狡滑異常。大小商店門中，均站有此輩，以拉主顧。吾等經過其門，動手就拉，有如四馬路野雞，至覺可厭！僑胞勢力，止於檳榔嶼，一至此間，華人卽不常見，而滿街遍地皆爲黑鬼矣。

過哥倫布後，經七日夜之航行，始抵法屬非洲之直布的。一入非洲境界所見兩峯山崗，牛山濯濯，寸草不生。船泊定後，吾等買舟登陸，僱汽車環遊一週。此地除沿海一帶，有少許西人所建築之房屋外，實無街市可言。居民均爲非洲黑種，見之令人可怕。彼等居住，簡陋已極，實與牛欄馬廄，不相上下。然在此萬事退化中，獨有娼妓存在。吾等汽車經一矮屋前，卽有黑婦一羣，袒胸露臂，蜂擁而前，阻止汽車前進，吾等亦爲好奇心所動，遂隨彼等而往，入一小室中，黑婦五人，赤身露體，一絲不掛，載歌載舞。給以法郎十枚，須臾卽出，世界之大，直無奇不有。此地氣候之熱，爲前此所經各埠時未有，驕陽灼灼，有如火焚，置身此土，極覺難受。

離直布的，駛入紅海。紅海並無紅的象徵，惟兩岸爲大沙漠，天空中時呈黃色，有如刮風。陽光極烈，反射海中，隱現紅色，或卽以此而名之。紅海之熱，較之直布的又過之。房中似火，不能立足，日夜在甲板上過生活。所幸無風浪，不然關在裏面，真要悶煞！

航行三日抵蘇彝士埠。船停四小時，吾等以距岸甚遠，氣候復熱，故未登陸。惟在舟中遙望岸山房屋櫛比，頗爲雄壯。如欲往埃及國都開羅參觀古代金字塔及尼羅河者，可由此登岸乘車前往。翌日仍在波賽登輪。輪船公司並可任招待之責，惟以所費合國幣百元左右，同行中無一人往者。埃及之遊，只得作罷。

船出蘇彝士埠，卽入蘇彝士運河。蘇彝士運河，起于蘇彝士埠，而終於波賽。此河開鑿于一八五九年，而成于一八六九年。爲時十載，費資達一千四百萬磅。長凡八十八哩。自此河完成後，溝通紅海與地中海。歐亞航程，縮短三分之一，其影響於世界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實非淺鮮。通過全河須十二小時。河之狹處，僅容一舟之通過。惜在夜間，未得一觀兩岸風景。引以爲憾！

經一夜之航行，于廿三早抵河之北口波賽。波賽在運河開鑿時，僅爲技師居留地。自運河告成，因其地處歐亞非交通之樞紐，商務日趨繁盛。此地房屋，悉爲歐化。居民大都爲亞刺伯人，歐人亦復不少。因係自由海港，貨物頗廉，而當地歐人開設之商店，亦極善于經商。吾等至一衣服店，百般兜售，幾爲其所窘。然空手而出，不購物件，亦復不以惡聲相向，而含笑相送矣。

離波賽以後，駛入地中海。又是一片汪洋。地中海素以多風聞。數日以來果然狂風怒吼，浪花四濺。所幸風雖大，浪雖高，船尚不顛播，我等仍安然自在，不以爲苦。一路平安，于今日抵馬賽。定當晚搭車赴巴黎。

月餘海上生活，已告結束，行將登法蘭西之土。中心之欣慰，莫可言宣。然一念及到巴黎後，一切問題，又令人戛然。但願各事順遂進行，幸甚！餘至巴黎後再談卽祝課安！

覺民十月廿八，

文壇情報

國際

本年的諾貝爾與霍桑甸獎金得者

本年的諾貝爾獎金 (Nobel Prize) 與霍桑甸 (Hawthornden Prize) 的得者已正式決定了，得到前項獎金的是
宓達耳教授 (Professor Ramon Pidal)，得到後項獎金的是鄂勃玲女士 (Miss O'Brien)

宓達耳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得到這項文學獎金的屈指到他已第三個了，以前那個有名戲曲家倍那文德 (Benavente) 也曾得到這項獎金，但是今年輪到宓達耳，却有點奇怪了，因為宓達耳這名字在我們耳朵中還是聞所未聞呢。

其實，宓達爾的所以不被我們所聞見只是因為他沒有創作的作品，他的學問在西班牙學術界是早有地位的。他

雖然不是一個文學的創作家，詩人，然而他是一個文學的研究者，學者。他曾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教授，當過好幾任教育的行政官長。對於史學，詩學，文字學，哲學都有精湛的研究，發表的西班牙語探討 (*Revista de Filologia Espanola*) 與西特評註本 (*Poema de mis Cid*) 等著作，都被學術界當作研究的要籍。他以一八六九年生於哥賴那 (*Corana*)，今年六十三歲。德高望重，在西班牙學術界已尊為泰斗，前年在他六十壽慶的時候，有無數的生徒為他祝福。現在得到這項獎金，不是偶然的吧。

鄂勃林女士是英國產，霍桑獎金只限是贈與英國作家的，而且須要是想像性的作品。鄂勃林女士的得到這個獎金，不是由於她的學問高超，理論透徹，而是由於她的創作——處女作沒有我的大衣 (*Without my cloals*) 一書，為文壇所一致的推許，認為是傑出的作品。女士一九〇一年生於列梅列克 (*Limerick*)，今年纔三十一歲。她的成功由於她的天才。

創作所需要的是天才，研究所需要的是經驗，這兩者性質不同，但一個三十一歲和一個六十三歲所得到的成功是一樣的，(德)

歐美文壇新鬼錄

這幾個月來，歐美文壇上殞落的文星達七人之多。消息傳來，不勝哀悼。特表而出之，以誌紀念。計法國二人，美國三人，英國二人。

(一) 法國

巴散 (Rene Bazin 一八五三——一九三二) 巴散是一個法國現代很有聲望的作家。曾被選入法蘭西學院 (L'Academie Francaise)。一生寫述的小說很多，他的小說大都是描寫法國鄉村生活的。戰前以「鄉村生活迷人的畫家」著稱，戰後以至現在仍是如此，而且往往歸宿到宗教與道德，鼓勵人們的為善。在現代法國小說家中是比較保守的一個。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一) 新奧柏萊們 (Les Nouveaux Oberles)、(二) 門檻上的雪 (La Neige sur les pas)、(三) 死地 (La terre qui meurt)、(四) 亞爾薩斯姑娘的靈魂 (L'Âme d'Alsacienne)、(五) 一個老處女的回想錄 (memoires d'une vieille fille)、與(六) 張着的眼睛 (Les yeux qui s'ouvrent) 等。巴散今年已有七十九歲之高齡，最近以在巴黎逝世聞。

吉普 (Gyp 一八四九——一九三二) 吉普為法國現代著名女流小說家。她的真名是馬德爾伯爵夫人 (Comtesse de Martel de Janville)，吉普是她的筆名。她是法蘭西大革命時革命黨人米拉波 (Mirabeau) 的後裔。她是一個多產的

作家，所著的小說不下百餘篇之數，大多描寫巴黎社會的形形色色，以幽默的筆調寫出巴黎人的聲色，以諷刺的筆鋒，譏誦自幼嬌養者的意識。當國家主義運動的時候，她也是搖旗吶喊的一份子寫了好些政治論文的小冊子。後來倦於這種生涯，走到純文學的路上。創作兒童趣味的東西，寫出許多天真活潑，無邪而好玩的女孩子，在小說中她像劇本一樣地時常運用着生動有趣的對話，她的作品，最著名的有：(一)毫無意義的婚姻 (Le mariage de Chiffon) (二)夏娃姑娘 (Mlle de Eve)，(三)伯多祿姑娘的心 (Le Coeur de Pierrette)，(四)母親 (Maman)，(五)一件婚事 (Un Mariage)，(六)小魯勃 (Petite Rob)，及(七)最後的呼聲 (Dernier Cri)等。這位夫人今年已是八十二歲的太太，死時已有許多的兒孫子媳。

(11) 美國

瑪西 (John Macy 一八七七——一九三二) 瑪西是一個美國著名的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生於密西根省的賓屈羅亞特 (Detroit) 地方，哈佛大學出身，畢業後先後曾主過波斯頓導報 (Boston Herald) 青年之友 (The youth's companion) 及民族周刊 (The Nation) 諸刊物文藝欄的筆政，還擔任過哈佛大學的文學講席，近年專門從事著作，他的重要著作有：(一) 坡的生涯 (The life of Poe)，(二) 讀書指南 (Guide to study)，(三) 婦女論 (About Woman)，(四) 美國文學的精神 (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與(五) 世界文學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等，最後一書尤其蜚聲世界，以簡而不繁的筆，寫出世界各民族有史以來的偉大文學及其相互關係，該書已譯成中文。瑪西本年還在斯屈魯茨堡 (Strondburg)，演講美國初級文學；可是猛烈的心臟，使他不及完成他的演講，而遽於八月二十六日逝世。惜哉！

陀梅夫人 (Mrs. Margery Latimer Toomer 一八九九——一九三二)

她是美國著名的女流小說家。生於威士康辛省的普推琪 (Portage) 地方。去年與若望陀梅 (Jean Toomer) 結婚，她的丈夫是一個小品文作家。夫人的小說以短篇著名。她的著作有：(一)我們是不可相信的 (We are Incredible)，(二)納莉花開及其他 (Nellie Bloom and other stories) (短篇小說集)，(三)這是我身體 (This is my body)，還有行將刊行的短篇小說續集監護天使及其他 (The Guardian Angel and other stories) 等，陀梅夫人是一個少婦，今年纔三十三歲，八月十六日因產女，翌日去世，她有含苞欲放的天才還沒有充分表現出來，這是文壇上的一個損失。

奧本漢 (James Oppenheim 一八八二——一九三二) 他是一個美國著名的詩人，也是一個小說家。早年是一個熱情的理想主義者，晚年專心於心理分析的研究。歐戰時曾主編一個雜誌，名七藝 (Seven Arts)，他的詩歌小說戲曲共十餘種，最著名的詩集是新時代曲 (Song for the new Age)。今年已五十歲，死於病。茲錄其名詩一首，以供讀者吟味：

釋奴曲

釋奴繩鎖還自由。

依然奴抱舊時愁。

卑心懶意難解脫，

愚膽癡懷纏不休；

繩鎖來去身外物，

奴根盤旋性中留。

寄言世上釋奴者：

自由人自釋自由。

〈原詩〉 The SLAVE

They set the slave free, striking off his chains,

Then he was as much of a slave as ever.

He was still chained to servility,

He was still manaded to idnolence and sloth,

He was still bound by fear and superstition,

By ignorance, suspicion, and savagery.....

Nis slavery was not in the Chains,

But in himself.....

They can only set men free.....

And there no need of that:
Free men set themselves free.

(三)英國

格拉亨 (Kenneth Grahame 一八五九——一九三二) 他是蘇格蘭人，生平並不怎樣活動，在文學界也並沒有什麼大名。關於他的生平事蹟，記載很少，惟一九二九年的名人錄中有他的名字，略略介紹。他生於愛丁堡，二十歲娶了一個女子名愛爾斯佩絲 (Ellopath) 的為妻，他雖也很有文學的天才，但是主要的時間則埋頭於數學。自三十九歲到四十九歲間，充英格蘭銀行的秘書，在英國文壇上的名字也就被遺忘了。然而他的作品雖少，但都是傳世的力作，有不朽的價值。所以他的文名在死後又被書報雜誌所認知。他留下的著名作品有四種：(一)異教文獻 (Pagan Papers)，(二)黃金時代 (The Golden Age)，(三)夢裏日，(四)楊柳風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孟羅 (Harold Monro 一八七九——一九三一) 孟羅是英國的詩人，出版家，編輯，又是書商。他是劍橋出身，曾漫游愛爾蘭及義大利歐陸各國。後因感到英國詩壇的岑寂，在倫敦開了一家「詩歌商店」(The Poetry Bookshop)，專售詩歌戲曲這兩種書。他在書店曾創辦一種詩刊 (Poetry Review)，後改詩歌與戲曲 (Poetry and Drama)。歐戰發生，孟羅從軍，惟戰後仍從事詩作，在書店中設詩歌特別講座。孟羅對於詩歌的努力，出版的努力是可驚的：他虧了本開書店，放棄了一切來從事詩歌，終於「詩歌書店」成了倫敦文學的中心，好像法國十七世紀的朗布意夫人沙龍一樣。他的作品有：(一)詩集 (Poems)，(二)日出以前 (Fora Dawn)，(三)猶太 (Judas)，(四)愛的兒童 (Children of Love)，(五)樹 (Trees)，(六)奇遇 (Strange Meeting)，(七)真的產業 (Real Property)，與(八)出

售的土地 (The Earth for sale)，皆詩集。尚有文評二集：一名喬治時代的詩 (Georgian Poetry)，一名幾個現代詩人 (Some contemporary Poets)。(德)

德國長篇小說新著

本年德國出版長篇小說中，有四部值得介紹的：

(一)三百萬人中的三個人 (Von drei Millionen drei)

弗蘭克 (Leonhard Frank) 作，柏林費協爾書店 (S. Fischer) 版。

這部小說的作者，雖是一個德國人，然而描寫的範圍却不限於德國，其他英國，法國南部，以及南美洲的巴西，都曾涉及。書中有三個主角：一個是書記，一個是成衣匠，一個是工廠的工人。作者因為是個沒有政治背景的人，所以描寫的人物，都是操守很堅，雖是在饑寒交迫艱難困苦之中，不左傾，也不右傾。他們經過長時期的流浪生活，後來三人中的一個得到了一個奇異的英國人與一個銀行的巨額支票，三個人纔靠此達到巴西的京城里約熱內盧。到那里三個人都找到了工作。不幸其中一個不久死了。其餘兩人因歐洲市場不景氣，百業蕭條，輸出銳減，終於無事可做，迫着作歸計。途中曾一度寄食於馬賽與幾訥瓦 (Jenova)，仍找不到一個生計。回到故鄉，故鄉的農村已日益凋零，大非昔比。失業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多，然而和藹親誠的態度却倒沒有消失。這是他們在失望中的一點安慰。全書一個失業的悲劇，描寫力非常尖銳，能在莊嚴沈重處傳出豐富的情致，這是此書的特出的長處。

(11) 夠了 (Esist Genug)

凱賽 (George Kaiser) 作，柏林屈蘭斯馬書店 (Transmare) 版。

作者凱賽是一個表現派的大戲曲家，他的從黎明到夜半一劇早已馳名全球，但今年却寫起夠了這部長篇小說來。這個作品並沒有表現派的意味。全篇的情節在描寫A君自他的妻子伊莎 (Isaac) 死後念念不忘已逝的愛情，在極端的苦悶與失望中幾次想自殺，但沒有實行。接着便卜居在海濱的一個小村莊上，以忘他的憂思，他跟一個青年名叫亞爾陀 (Aldo) 的兄妹兩人同居。不過亞爾陀的行動非常神祕，見到他的妹子時常終是規避，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原因。後來他自殺了，遺書說他對於他的妹子心懷着一種不正當的愛情，既沒有法子實行，也沒有法子抑制，無可如何，只能以一死了之。亞爾陀死後，A君跟亞的妹子發生愛情，兩人生了一個女兒。他們兩人的關係不儘延續下去。亞的妹子後來嫁了一個船夫，A君仍是孑然一生。有一天，A君在途中邂逅遇到一個少女，形貌活像他的亡妻，在驚喜交集之中，他以為就是伊莎復活。兩人訂交，A君以與亡妻的愛情愛着這個少女，不久他發覺她這是他親生的女兒。他們原是要訂婚的，但是因為種種葛藤又不能實現。最後A君決計放棄初意走了，臨去給他女兒一封信，上面搖晃的言語使人難能懂，竟究這是夢還是事實，我們也不知道了。

(11) 帶鍊者 (Der Keantträger)

寇爾曼 (Von Kuhlmann) 作。柏林費協爾書店 (S. Fischer) 版。

寇爾曼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外交家，他的小說大多描寫擁有巨資的大地主。帶鍊者就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全書描寫一九三〇年德國的生活狀況，以一個美麗而富有歷史意味的城堡格雷芬斯甸 (Greifenstein) 為背景，堡主柏

多特 (Berthold) 公爵和他的妻子伊倫納 (Irene) 都是喜歡養士的，他們的門客有：(一) 娜達 (Nada)，一個美麗的被流放的俄國貴族女子，(二) 法國神父杜洛克 (Duros)，及(三) 商人克利絲朵夫 (Christoph) 等。他們常常聚會，討論藝術與時事問題。柏多特後來因為德國失地的關係，他在薛萊西亞 (Silesia) 的土地也就淪失；但是他家基雄厚，同時從事投機事業，得利了一筆巨大的款項，這一點並不會給與他若何打擊。不過一九三〇年，其重要財政家自殺，某銀行也因之倒閉，柏多特的款項無從領取，頓時無法維持了。迫不得已，只得求助於克利絲朵夫的朋友荷蘭富翁瑪爾貢 (Marcon)。克利絲朵夫受着柏多特他的委託去跟瑪爾貢商量；在柏多特以為總有多少把握，但是結果克却失望地回來。他除了沒落沒有什麼辦法。柏多特的沒落代表了全世界的布爾喬亞在這種經濟恐慌下的沒落。

(四) 大輪子 (Das Riesenrad)

慕倫 (Hervnuia zur Muhlen) 作。斯圖加城 (Stuttgart) 恩格龍書店 (J. Engelhorn) 版。

慕倫是奧國人，以用德文翻譯英國小說著名。大輪子的女主角是瑪莉 (Marie Leine)，奧國產。父母很有資產，她從小在聖心修道院裏長大，有時與她的二姨同住，因而跟父母隔離。後來瑪莉因患肺病，出了修道院，跟着父母往利維拉 (Riviera)，她的父母世俗的慾念很重；父親既在外尋花問柳，母親亦復楊花水性。但是瑪莉因自幼生長在修道院中，天真爛漫，對於這些事情，只是如墜王里霧中。我們真奇怪這十四歲的女兒竟這樣不通世故。但是由此也可以知道現代的惡劣社會怎樣地與自然狀態一天一天在背馳而隔膜了。(德)

武漢文藝界的一瞥

武漢在當年是革命的發祥地，文藝的園地中，也有相當的熱鬧，可是而今呢？寂寞了。武漢如今並不是沒有作家，像曾經握文藝界威權的陳源（西滢），不是在武漢嗎？可是陳先生如今祇做教授，而不做作家了。在荒涼了的武漢，出版物祇有下列的數種：（一）武漢文藝。這是一個比較充實的月刊，由唐性天主編，有康駒問鵬等的作品。（二）洪荒，這刊物最初是三日刊，近來改成半月刊了。作品如痛沉，芸巔，小波等的，還可以一看，詩歌是很少成熟的。（三）沙漠，這也是半月刊，內容也還充實，作品有馬耘砂，譚颶風，陳曼引，熊壽農等的翻譯和創作。（四）明日，牠附刊在新民報上，是最近武漢文壇上一朵美麗的花兒，不過終以篇幅無多，沒有多大的進展。（五）在武漢，牠也是附刊在新民報上的一個刊物，牠好像一顆光耀的星元，和明日給半死的武漢的文藝界，添了不少的生趣。牠是由湖南的作家楊世驥，唐梅邨等主辦的。（磊）

文藝學院籌辦的先聲

聽說文藝作家華林，徐悲鴻，徐仲年等，因為鑑於中國沒有一個健全的研究文藝的學校，使一班有志於文藝的青年，徘徊在歧路上，不知道怎樣的前進，所以預備在上海創辦一個文藝學院，現在已着手計劃了。（磊）

編校後記

「南風」初次與讀者見面了。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讀到「南風」發刊辭的一首詩，讀者的第一個印象終會感到他是那樣脆弱的吧，然而不然，我們是有比較有意識有力量的卷首語的，但是結果要換上現在所用的辭句，純然非我們意料所及。我們本不是脆弱的，而終於成爲脆弱。這一點，編者是有編者的苦衷，讀者願有讀者的了解。

南風的發刊基於南風文社的組織。南風文社在想像中的存在不自今日始；而存立得未久者：這裏有一段故事。在學友中，有志研究文學或正在從事於文學的，不乏其人。一九三一年新秋的時候，我們就有組織文社的企圖。但是鎮定不久，九一八的大炮一聲帶來了一片悲壯與恐怖；在成天的抗日宣傳與軍事訓練的緊張而嚴肅的雰圍氣中，使南風的降臨成爲不可能。一二八之役，我們的校舍淪爲敵營，學友星散；雖然不久得在上海易地廣續絃歌，而地位偏促，時間短少，一切集團的研究不易着手。直到一九三二年的秋天，學校在掙扎中恢復了固有的秩序；經學友們的熱心與努力，教授們的獎勵與指導，「南風文社」不久就成立起來，預備從演講與出版兩方面着手工作。校長 鄭詔覺先生也很勸勉我們，允許爲我們印刷月刊。

這一期文稿的編成，還是三個月以前的事。我們原定是要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出版的。那時諸社友都能勤懇地趕稿，諸教授也在忙繁中爲我們撰文：正在新秋時節，陳中凡先生爲我們寫成他的「詩騷中所表現之新秋」，胡秋原先生在三天內爲我們譯成佛理采的長文「藝術之社會底意義」，華林先生的「但丁與焦陀」，是整個著作的一段，姚名達先生的「論歌謠」，在短短的篇幅中可以看出歷史學者的見解，顧仲彝先生的「我們來提倡小劇場運動」，是當今戲劇藝術衰落時的一種補救劑。章石承君的「哥德評傳」是哥德百年祭的禮品，龍旭光君的「李石岑先生訪問記」，可給我們許多哲理上的啓導。其他如任竹安君，宗琳君，及龍旭光君等之小說，張鳳先生，萌東君，及彭成慧君等之詩，或撰或譯，都表示努力的熱誠。編者的一篇「文學上的主觀論與客觀論」也在匆忙中草出，佔上了篇幅。從文社的成立到這一期文稿的編成，其間僅隔一月；雖然在草率中我們不能自己滿意，而如朋友曼炎君所說的「不意「南風」之誕生竟這樣飄然」，也多少可留爲文社的紀念。然而我們却意想不到：學校印刷所規模之小，印件之多，竟把「南風」延擱了三月之久，到這個時候纔得刊出，有負相知者的盼望與問詢之勞。而且，如中凡先生的詩文，石承君的紀念文，以至文壇情報及通訊等，不免都有明日黃花之慨。這是我們最引爲遺憾的。

我們原定是出月刊的，今印刷上既發生如是的阻礙，這個計劃也就無法實現，與其定期而不能遵守，不如不定期可以自由。此後終當盡我們的力量，來繼續這個出刊的工作。

這一期文稿的編成既然這樣倉卒，排印又這樣遲緩，我們不敢說這是我們些許的成績，只是表示我們在文學方面的一點傾向。在此我們敬候着文壇諸先進與讀者諸君子的賜稿或賜教！

夏炎德，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

南風

第一卷第一期

二十二年一月一日

(以姓字筆劃多寡為序)

本 社 董 事

鄭 洪 年

本 社 顧 問

洪 陳 楊 張 顧 龍
深 凡 中 裕 仲 沐
龍 旭 光

本 社 理 事

夏 章 龍
炎 石 旭
德 承 光

特 約 撰 述

王 伍 余 李 李 胡 姚 曹 陳 華 張 顧
禮 彜 楠 冰 青 秋 名 聚 汝 海 君
錫 甫 秋 若 崖 原 達 仁 衡 林 曙 誼

本 刊 文 字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轉 載

本期特價大洋二角

編輯者 南風文社

發行者 南風文社

印刷者 國立暨南大學印刷所

發售處 上海現代書局

上海作者書社

真茹南新書社

不定期

寄費

國內另加五分國外另加二

如欲掛號須另加掛號費郵

票通用作九五折計

函購處

南風文社

上海真茹國立暨南大學

女子書店

新出版物

中國婦女的過去和將來

黃心勉女士著

實價大洋四角

本書瀝述中國婦女過去生活的痛苦，推究其原因，實由於體力智力經濟力之喪失，並頌揚國民政府新民法親屬篇及繼承篇之有利於婦女，勸婦女利用此法律以獲得福利。語語皆有來歷，鋒銜逼露，文章流利，百讀不厭，可作一般婦女之座右銘，亦可作一般男子之針石。

看月樓詞

章衣萍先生作

實價三角

這是章先生在可憐而浪漫的的心情中寫的，自序說「我的悲哀和煩惱只有寄托在我的傷感的詞中，」所以寫得非常纏綿沉痛，天真流露，不用典故，明白如話。柳亞子先生推為「白描好手。」喜讀李後主納蘭性德的詞的人，讀了這書，不禁有先後媲美之感。

朝鮮民間故事

法人 Serge Paraky 原譯

劉小蕙女士轉譯

實價大洋六角

周作人先生云：「這册朝鮮童話集內共二十篇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給兒童看，可以消遣，大人看了可以從其中得些研究比較的資料。這回由劉女士以她在巴黎本地學來的法文及家學淵源的漢文，把牠譯出，又經過半農的訂校，譯文的美善是我覺得可以保證的。」

一個女學生的日記

本書對於課堂生活，課外活動，自然現象，社會情形，國家時事，家庭瑣屑，都有活潑的，天真的，細緻的，美妙的描寫，她的生活背景是浙東奉化一個小學，她的行動，言語，學問，品行，可以激發他們愛國愛羣的情感，可以鼓勵他們好學讀書的意志，實在是小學校最良好的補充讀物。

國韻女士作

實價大洋三角

詩經情詩今譯

陳漱琴女士編譯

詩經字義艱深，古人解釋多誤，其抒情詩一部份尤其被人附會穿鑿。直至最近方纔有大膽的學者把她的本義研究出來，譯為白話，本書便是這種工作的成績。內含胡適之顧頡剛吳景澄魏建功儲皖峯陳澧等十餘人的譯文數十首，每首後皆有詳細解釋。千年隱義，一旦豁然。明白如話，深雋如醇。

實價大洋四角

店址暫設上海圓明園路29號三樓。分銷處遍設全國及南洋各埠各大書局。付印之書，已二十種，日內陸續出版。歡迎讀者郵購，著作家投稿。同業批發。